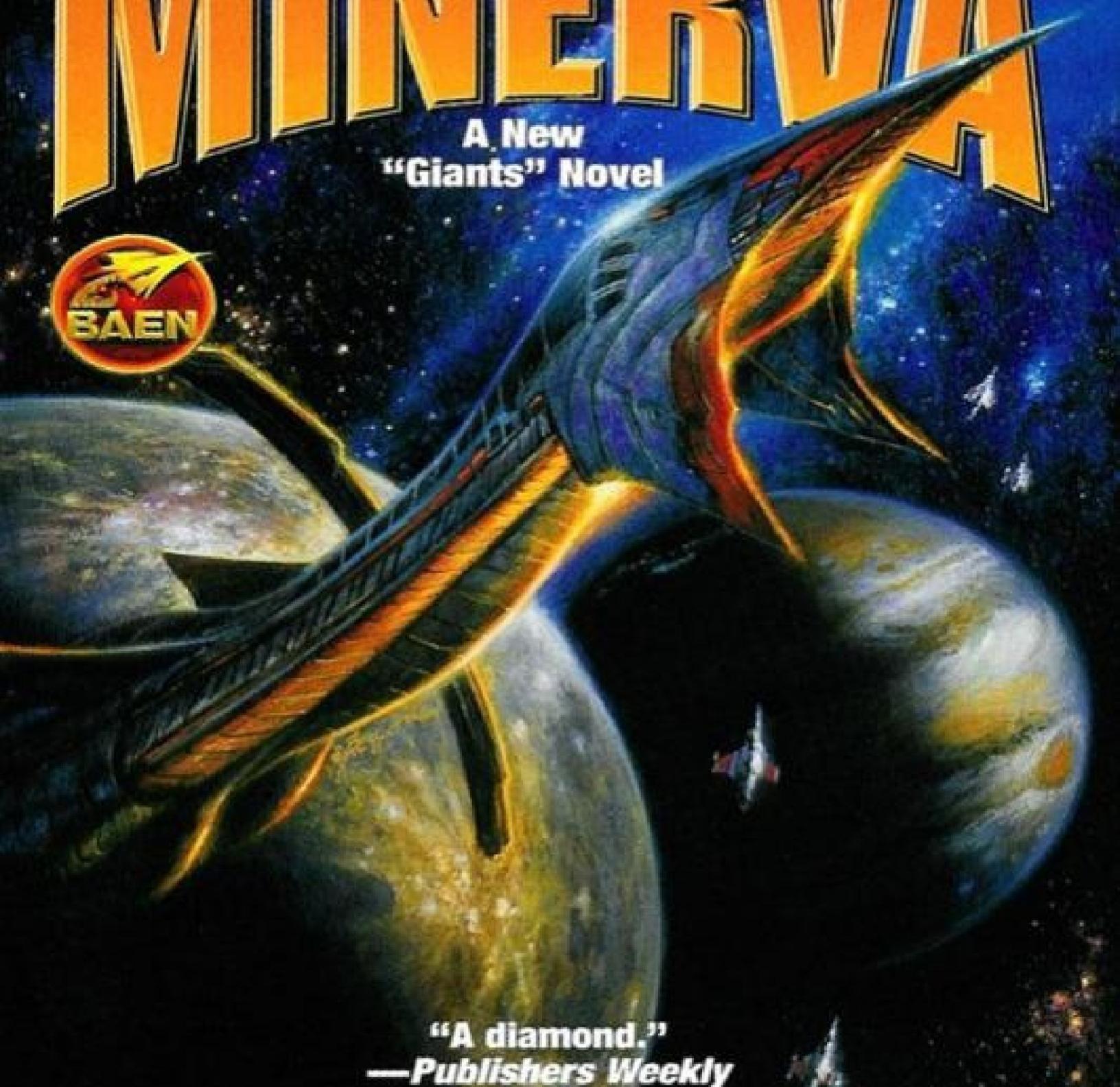


# JAMES P. HOGAN

# MISSION TO

# MINERVA

A New  
“Giants” Novel



“A diamond.”  
—Publishers Weekly

## 序幕

到二十一世紀的第四個十年，地球上的國家終於下定決心或學會忍受差異，這些差異使他們的歷史成為剝削和衝突的故事。新的合作精神和對未來的樂觀態度的一個主要表現形式是在作為聯合國組成部分的太空軍的指導下開展的太陽系探索聯合計劃。隨著曾經服務於臃腫的國防部門的資源和產業的重新定向，該計劃被視為技術和理性統一力量的勝利，以及向外伸向星空的前奏。隨著永久性基地出現在月球和火星上，載人任務船到達外行星，人們自信地認為，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科學由此證明為人類知識的持續擴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基本的信仰結構是安全的。雖然宇宙無疑有更多的啟示和驚喜要傳遞，但已經確立的事實主體是堅不可摧的，可以滿足任何重大的修改需求。

這種幸福自信的時刻總是緊接而來最大的翻滾。在短短幾年內，一系列令人震驚的發現不僅為太陽系的歷史增添了一個全新的維度，而且揭示了一個關於人類起源的奇怪的、完全出乎意料的故事。

距現在 2500 萬年前，一個非暴力的、身高 8 英尺的巨人種族在太陽系中繁衍生息，並超越了人類所取得的一切成就。“Ganymeans” 所謂的“Ganymeans”當他們存在的第一個跡像被發現時，發現的形式是一艘失事的航天器，埋在 Ganymede 的冰下，最大的木星衛星。起源於一顆被命名為 Minerva 的行星，它曾經佔據了地球火星和木星之間的位置。當木衛三文明達到高級階段時，密涅瓦的氣候條件正在惡化。不出所料，他們的發現之旅將他們帶到了地球，作為大規模生物工程研究項目的一部分，他們從那裡將漸新世晚期至中新世早期的大量植物和動物形態運回了他們自己的世界解決問題。Terran 生命比 Ganymeans 擁有更強的毒性抵抗力，他們希望將適當的遺傳結構整合到他們自己的生命中。

為了讓自己能夠容忍改變密涅瓦的大氣層，從而增強其自然溫室機制。然而，這些努力都失敗了，木衛三遷移到後來被稱為巨人之星的地方，它位於距地球 20 光年的金牛座方向。

在隨後的數百萬年裡，進口的陸生動物留在密涅瓦取代了大部分密涅瓦本土形式，由於早期密涅瓦生物學的特殊性阻止了陸地食肉動物的出現，密涅瓦無法有效競爭。陸地形式包括與當時地球上存在的任何東西一樣先進的靈長類動物種群，此外，它們還在 Ganymean 實驗計劃過程中進行了基因改造。五萬年前，當地球上發展的各種原始人系仍處於使用石頭的文化階段時，第二個先進的太空種族已經出現在密涅瓦上，成為現代人類的第一個版本。在 21 世紀的月球探索過程中發現了他們存在的證據後，他們被命名為“Lunarians”。（請參閱繼承星星。）在月球人出現時，不同的太陽條件正在使地球上最近的冰河時代開始，而對密涅瓦的更大影響有可能使地球無法居住。Lunarians 做出回應，共同努力將他們的空間和工業技術發展到允許大規模遷移到地球上更宜居氣候的水平。但是，就像他們之前的 Ganymean 一樣，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落空了。當 Lunarians 幾乎可以實現他們的目標時，他們世代工作的合作精神隨著他們的文明分化為兩個超級大國 Cerios 和 Lambia 而瓦解。本可以集中用於拯救種族的資源被浪費在毀滅性的軍事競爭上。結果是一場災難性的行星戰爭，密涅瓦在戰爭中被摧毀。

與此同時，木衛三文化進入了長期的停滯期，這是由於生物科學的發展所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影響，以至於幾乎可以無限期地延長生命。當後果變得明朗時，他們決定恢復自然狀態，並接受死亡作為體驗因動力和變化而豐富的生活的代價。到 Minerva 事件發生時，他們已經建立了以巨人星系的 Thurien 行星為中心的繁榮的星際文明。Thuriens 對他們認為他們的祖先遺棄了一個基因突變的智慧物種並在密涅瓦的生存競技場中碰運氣的做法感到不自在，並跟隨

隨後出現的 Lunarians 帶著內疚和日益增長的敬畏。但當這一切以災難告終時，圖里安人放鬆了他們一直遵守的不干涉政策，並派出救援團去拯救倖存者。用於運輸 Thurien 船的緊急方法引起的引力劇變將 Minerva 的剩餘部分拋入偏心外軌道成為冥王星，而較小的碎片在木星的潮汐作用下分散為小行星。密涅瓦的孤兒衛星向內落向太陽，後來被地球捕獲，地球在此之前一直作為一個單獨的物體存在。

即使在他們經歷了所有的經歷並失去了他們的世界之後，他們之間的敵意 Cerians 和 Lambians 堅持不懈，使他們無法團結起來重建他們的文化。 Lambians 和 Thuriens 一起回去，並被安置在一個叫做 Jevlen 的星球上，在那裡他們成長為 Thurien 文明的完全人類元素。 Cerians 應他們自己的要求返回了他們的起源世界地球，卻幾乎被密涅瓦衛星的到來造成的氣候和潮汐破壞所淹沒。他們的殘餘勢力重新陷入野蠻狀態，在滅絕的邊緣掙扎了幾千年。除了從古代流傳下來的神話，其意義已被遺忘，所有關於它們起源的記憶都消失了。只有在現代，當他們終於再次掌握空間並冒險向外尋找過去的痕跡時，他們才能夠將故事的各個部分拼湊起來。其餘的是在現代地球上的人類居民與以月球祖先的形式創造了他們的古代加尼米亞種族之間重新建立聯繫時發生的反常事件添加的。（參見木衛三的溫柔巨人。）

Jevlenese 從未停止將自己視為 Lambians，而 Terrans 則是持續不斷的競爭對手，如果機會出現，他們會再次挑戰他們。作為消除感知到的威脅計劃的一部分，他們發起了一場運動來阻止地球重新發現科學的進程，同時他們自己吸收了 Thurien 技術並獲得了對自己事務的自主權。他們完全是人類，通過在歷史上滲透代理人來傳播非理性的信仰並發現非理性的邪教，將能量從重新獲得真知的道路上轉移，從而阻礙了地球的發展。

隨著耶夫林領導人的信心和傲慢的增長，他們的對 Thuriens 對他們的野心的限制感到不滿。

利用 Ganymean 心理與生俱來的無法懷疑動機的能力，他們控制了 Thuriens 為在 Minerva 遭遇災難後監視地球而設立的監視行動。

Jevlenese 向軍事化地球的 Thuriens 提供偽造的賬戶

準備從太陽系中爆發出來，並通過利用其影響，誘導 Thuriens 制定對策來隔離和遏制威脅。

但 Jevlenese 的意圖是自己控制反制措施並遏制 Thuriens，與他們的 Cerian 舊對手算賬，然後自己控制 Thurien 管理的世界系統。如果不是古代 Ganymean Minerva 時代失落的星艦再次出現，這個計劃本來可以實現的。

### 科學任務船 Shapieron 被派去進行實驗

如果基於大氣再造和生物改造的嘗試失敗，改變遙遠恆星的輻射動力學來評估改變太陽輸出作為密涅瓦問題替代解決方案的可行性。但是這顆恆星變得不穩定，迫使 Shapieron 在對其驅動系統進行大修時緊急離開，該驅動系統通過產生局部時空扭曲來運行。結果是這艘船經歷了一次人為的複合時間膨脹，其中 2500 萬年過去了，它才能夠重新融入當地的太陽參考系，而這艘船的時間只有 20 年。

因此，它返回時發現太陽系的配置發生了變化，密涅瓦走了，一個新的地球人類種族在行星之間進行太空旅行。

“巨人”來到地球，在那裡他們受到了熱情的接待，並停留了六個月。但他們存在的重要結果是開啟了地球與 Thuriens 之間的第一次直接接觸，繞過了長期先例建立的 Jevlenese 中介。耶夫林人如何計劃延緩地球發展並歪曲其現代狀況的故事終於曝光。在隨後的對抗中，一直在秘密進行軍事準備的耶夫林人宣布獨立，展示實力，並要求圖里安人屈服。但是他們的手是被迫的；當 Terrans 和 Thuriens 合作通過發明一種完全在支持 Thuriens 的星際文明的超級計算實體 VISAR 中製造的虛構的 Terran 戰鬥部隊，將 Jevlenese 自己的欺騙策略轉向他們時，投標為時過早並且失敗了。（參見巨人之星。）耶夫倫的領導人相信了欺騙並投降了，之後耶夫倫世界被置於 Ganymean 和 Terran 的管理之下，同時正在製定改革後的政府體系。由於耶夫林人一直堅持的自治和私密性來處理自己的事務，這是外人第一次有機會仔細了解那裡發生的事情。他們發現了什麼

甚至比以前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更奇怪。

對征服的痴迷和對過去的非理性想法的執著

引進地球並不是所有耶夫林人的普遍特徵。他們源於種族中突然出現的一個心懷不滿但有影響力的小團體。他們更深層次的心理似乎使他們有別於大多數耶夫林人。他們是對魔法和超自然力量的信仰的源泉，這些信仰無視所有經驗，從未在 Ganymean 或 Lunarians 中出現，但卻源於不可動搖的內在信念。就好像他們對世界的本質和在其中運作的力量的直覺是由不同的現實塑造的。

事實證明，事實確實如此。因為“Ents”來自“Entoverse”或“Universe Within”，

作為它們起源的獨特領域而被命名。根本不是我們熟悉的空間、時間、物質和物理世界的產物。在建立他們自己的行星管理機構時，耶夫倫人創建了一個獨立的計算綜合體，JEVEX，以達到與 Thuriens 的 VISAR 類似的目的。在一個特殊的並發情況下，信息量子扮演了類似於物質粒子的角色，相互作用並結合形成數據空間連續體中的結構，這些結構對應於物理空間中的分子和更複雜的配置。一個完整的現象學“宇宙”產生了，最終產生了足夠的自組織實體

複雜到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並將自己視為世界的居民。但是，引導那個世界中事件展開的“力量”並非來自外部宇宙的物理學，而是來自系統程序員強加的潛在內部規則。

遵循 Thurien 實踐，與 JEVEX 接口的主要方法

是通過直接神經耦合到用戶的心理過程。一些樹人發現他們可以與流經他們世界的數據流互動，並從他們那裡提取了對“更高空間”的感知，超越了他們所在的空間，那裡有高級存在，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發生。樹人中的行家學會了將他們的精神投射到這些“潮流”中並將自己轉移到這個世界

“超越”，在那裡他們成為了真正被附身的主人的佔領者。因此，耶夫林人中的反常因素並不是那些在塑造了加尼美人、月球人和地球人思想的同一個經驗世界中獲得了侵略性、不安全感和奇怪的因果關係觀念的變態；他們是一種外星人入侵的受害者，這種入侵比科幻小說想像的還要怪異。（參見 Entoverse。）這種“附身”的 Jevelenese 被 Ent 人格接管，似乎也有

是在 Lunarian 企業幾乎成功時顛覆它的分裂的根源 比 JEVEX 還早五萬年 !這怎麼可能 ?

繼早期的木衛三飛船推進技術之後 ,圖里恩星際交通和通信網絡利用人為操縱時空來繞過普通空間的限制 。所涉及的物理數學也承認暗示了通過時間轉移的可能性的解決方案 。由於 Thuriens 從未能夠對此進行物理解釋 ,因此他們將其視為理論上的好奇心 。但隨後 ,在 “偽戰爭”的最後階段 ,耶夫林人認為自己即將遭到襲擊

在 VISAR 假想的人族入侵艦隊的影響下 ,他們的領導層試圖逃到他們秘密建造的一個遙遠的星球上作為堡壘 。當 JEVEX 開始創建一個轉運港來運輸他們的船隻時 ,VISAR 進行了乾預以抵消它 。沒有人知道當兩台超級計算機

跨越光年爭奪對同一個時空結的控制權時發生了什麼 除了逃跑的耶夫林飛船被捲入了抽搐 。之後 ,他們的所有踪跡都消失了 。到處 。

但從緊追不放的監視探測器收到的最後圖像顯示 ,他們已經在某處重新出現 。有星星的背景 。有一個世界 。世界是密涅瓦 ,完好無損 ,一如既往 。

星域顯示的時間 ,已經是月族晚期 。

事實上 ,就在蘭比亞人對塞里奧斯採取好戰和不妥協的政策之前 。這絕對不是巧合 。

隨著 Jevlen 的平息和緩刑 ,其居民適應了不受 Ents 影響的生活 ,Thurien 和地球的科學家們可以自由地將注意力轉向最新的 ,也許是最令人費解的謎團 。

(另見 Attila Torkos 博士編撰的 “巨人年表” ,第 403 頁。)

## 第一部分 :多元宇宙

### 第一章

該物體突然出現在太陽的地球一側，大約在地球和火星的平均軌道之間。它的體積噴射出恰好佔據它實體化體積的太陽風粒子流和宇宙射線光子流，並產生適合其數萬噸當量質量的溫和引力波紋。但除此之外，它的到來和它的出現一樣平淡無奇。

它大約有一台家用洗衣機那麼大，形狀有點像立方體，儘管在它四面八方雜亂無章的大量天線和傳感器附件中，任何清晰的線條都消失了。有一段時間它懸在太空中，從周圍環境中採樣和處理信息，並將其發現的結果發送回它來自的領域。然後，就像它來的突然一樣，它又消失了。

它經過校正後的位置位於月球軌道內，位於地球表面上方約兩萬二千英里處，位於同步通信衛星使用的帶內。又一次搬遷，它就位以攔截來自緬因州 comnet 地面站的波束，該地面站處理進入美國的主要幹線之一。外星設備使用標準的 Terran 通信協議連接到系統，並傳輸了位於馬里蘭州戈達德中心的聯合國太空軍高級科學部的電話號碼，戈達德中心是過去幾年美國宇航局的所在地之一。

\*\*\*

在離戈達德幾英里的附近一家名為 Happy Days 的酒吧里，Dr. 維克多·亨特靠在靠窗的角落亭子裡，欣賞著這一幕。那是六月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六早晨。人們正在充分利用這個美好的周末。在過道對面，三名男子早些時候停在一輛滿載木材的皮卡上，正在服用一些預防性止渴藥，看起來像是在前往家庭改造項目的路上。遠端的一些年輕人正在為稍後舉行的巴爾的摩金鶯隊與亞特蘭大勇士隊的比賽提前鼓起熱情。一對夫婦手牽著手坐在其中一張桌子上，幸福地沒有意識到其他任何事情。對於亨特來說，抓緊時間的放鬆是一種難得的奢侈。他作為 UNSA Advanced Sciences 物理學副主任的職位使他處於吸收 Thurien 科學知識而不破壞地球社會和環境的努力的中心。

經濟結構。一些曾經被認為永遠無法質疑的最受珍視的觀念已經被遺忘。大多數人認為構成商業和生產不可避免的基礎的整個價值體系必鬚根據 Thurien 的存在進行重新思考，證明更深入、更少對抗的方式來激發創造力和合作是可能的。沒有人知道未來十年或二十年會發生什麼。

矛盾的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一切加起來就是或多或少地正常進行。現在正在運動的巨大力量將不可逆轉地改變他們的生活，超出了他們的任何能力。

一個留著亂蓬蓬的小鬍子、穿著鮮紅色襯衫和短褲的黝黑身影從吧台轉身走了過來，端著兩杯黑色、奶油色的吉尼斯黑啤酒。傑里·桑特洛 (Jerry Santello) 是亨特 (Hunt) 的鄰居，住在城鎮邊緣一處風景優美的住宅開發區的相鄰公寓單元。他們早上在綜合大樓的健身房鍛煉後出來吃點點心。傑里把眼鏡放在桌子上，推了一個過來，然後坐回對面的座位上。

“乾杯，”亨特承認，在他拿起它時舉起他的敬禮。

傑瑞喝了一口，舔了舔嘴唇。“我永遠不會相信。我真的很喜歡這些東西。”

“也差不多了。打敗那種冒泡的黃色混合物。太甜了。我不是當然，我也喜歡 Clydesdales 的內涵。”

“酒保問我是否要將它們與啤酒混合。這在英國也很正常嗎？”

“黑色和棕褐色，”Hunt 點頭回答。

“哦真的嗎？”

“一半一半。這就是他們所說的。這是輔助的名字  
英國人在愛爾蘭使用的軍事單位支持它在麻煩時期  
.. 1920 年左右，或任何時候。他們的製服一半是警察  
和一半的軍隊。”

“不久前那裡還不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嗎？”

“正確的。北方最初留在英國 當其餘部分成為共和國時。”

“那些狗屎是怎麼回事？我一直想不通。”

亨特聳聳肩。“平常事，傑里。天主教徒太多了。新教徒太多了。

沒有基督徒。”他移開視線，又喝了一口。一個叫朱莉的女孩在 ASD 的一個行政部門工作，她和另外兩個他不認識的人一起進來了。傑瑞繼續說下去。

“無論如何，維克，就像我說的，這些傢伙正在購買的這個計劃……”

人們工作的時間越來越少，退休的時間越來越早，當家庭長大並離開時，他們會搬到一個小一點的房子裡，而且是有償的。”他做了一個張開手的手勢。“他們有錢。可支配的收入不再和孩子們在一起了。

到他們離開學校時，其中一半的學分已經用完了。”

傑里是情報機構的前僱員。隨著世界逐漸解決 20 世紀政治荒謬的遺留問題，允許人們與他們選擇的人生活在一起，間諜業務顯著減少。在存入一筆遣散費後，他發現自己對回到公司式工作場所的想法不太感興趣，他一直在尋找投資機會，以提供必要的資金來維持一段時期強制支付的安逸和自由。離開讓他變得習慣了。最新的計劃是建立一系列帶有酒廊酒吧和舞池的劇院餐廳，以迎合更成熟的顧客。這是一個有趣的想法，亨特不得不同意。可能有成千上萬這樣的夫妻，或者想成為半夫妻的單身人士，他們躲在郊區，無處可去適合他們的口味。亨特本人才四十多歲，可以爭取。

“我一直想擁有一家夜總會，”他說。“我喜歡這個形象。它必須多年前看到卡薩布蘭卡。你知道，鮑嘉身著白色燕尾服，翻領上插著康乃馨。鋼琴酒吧和所有這些東西……。這些天你看不到那

種風格。你認為我們能把它帶回來嗎，傑瑞？”

傑瑞舉起一隻手。“誰知道？一切皆有可能。那意思是，你進來了？”

“我們談了多少？”

“其他人要來十個大獎。”

“嗯……我需要多考慮一下。你需要多久才能知道？”

“該交易的選擇權將於下週末結束。”

“好吧，到時候我會以一種或另一種方式讓你知道。”

“你不能輸，維克。很多人一直在等待類似的東西。這個，誰不喜歡去酒吧現場。出去見朋友、吃飯、看表演的地方……

您不必成為某種痙攣性癲癇症或某種可以跳舞的音樂……”

“博士。打獵？”亨特抬起頭。朱莉和她的兩個朋友來到了展位。她身材高挑苗條，有一頭金發，鼻子周圍散落著幾顆雀斑，就在這時，臉上帶著緊張不安的笑容。“我看到你在這裡，只是想過來打個招呼。希望你不要介意。”

“一點也不。很高興你做到了。”亨特疑惑地看了她一會兒。

“朱莉，來自主要管理部門，對吧？”

“那就對了！”朱莉似乎印象深刻。

亨特瞥了一眼在後面徘徊的另外兩個女孩。“那我們要什麼 開派對？”

“哦。這是貝基，她從弗吉尼亞來訪……還有達娜。”

亨特指了指隔間。“傑瑞，我的鄰居。”

“你住在這附近？”

“紅蕨峽谷 在西邊。”

“我想我知道。他們把所有的山谷和山脊都切入山丘，所以它看起來像加利福尼亞州的某個地方。中間有一條小溪和池塘。”

“而已。”

看起來有點敬畏的貝基終於找到了自己的聲音。“當外星人回來時，這確實是 Hunt 博士 ..... 在木衛三的人，而且

然後在 Jevlen 的計算機中發現了整個世界？她搖搖頭。“我一直認為你在節目中看到和在雜誌上讀到的人都是開著豪華轎車到處飛，住在有安全門和圍欄的地方。但你在這裡，只是當地酒吧里的一個普通人。”

“我希望我們沒有打擾到什麼，”Dana 說。

“今天早上幾個小時的健康鍛煉讓我們大口大口地喝掉所有的好處，”亨特回答道。“但我一直有這樣一種理論，即過多的健康對你有害。”

“所以那味道真的很好，我敢打賭。”朱莉指了指他們的飲料。

“第一個沒有碰到下降的兩側，”傑里說。

“實際上，傑里試圖向我推銷一項商業提議。像我們這樣的老化石可以出去逛逛的餐廳夜總會。你怎麼看？

朱莉看起來很困惑。“我不確定該說什麼。亨特博士，你不會越過山丘之類的地方看一眼。

“哦，別擔心，”亨特高興地告訴她。“人們有錯態度。越過山坡有什麼不好？想一想自行車上會發生什麼。所有的辛苦工作都結束了。您只需將一切交給重力，坐下來，欣賞美景，然後加快速度。生活也一樣。這就是為什麼每個人都說時間過得更快。你知道 .....”他腰帶上掛著的 seefone 的通話音被打斷了。“打擾一下。”他把它拿出來，翻開，然後按下接受按鈕。屏幕上映入眼簾的是一個身穿白襯衫的青年人的腦袋和肩膀。下面的標題給出了發送代碼，並表明該電話來自 UNSA 戈達德中心。“你好。維克亨特在這裡。”

“博士。亨特，這是 ASD。我們有一個外星來電處於保留狀態。這來電者找你。”

地外？亨特並沒有特別期待那種性質的事情。由於傳播延遲，來自比月球更遠的距離的 UNSA 通信通常以錄音形式出現。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交互式呼叫更有可能來自 Thuriens 的星際網絡，該網絡通過旋轉的微型黑洞環形線圈幾乎即時通信，並通過地球軌道中繼衛星連接到 Terran 系統。“這是誰？”

他一邊問道，一邊用眼神向周圍的人傳達著歉意。但屏幕上的臉卻有些遲疑，似乎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沒關係，”亨特說。“把它通過。”片刻之後，他完全迷惑地難以置信地盯著看。

回頭看他的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人，曬黑的皮膚，線條分明，給人一種警覺而活躍的感覺，波浪形的棕色頭髮開始顯示出在火柴盒大小的屏幕上剛好可以辨別的灰色。他似乎被逗樂了，甚至有些放肆，等待了幾秒鐘，彷彿在最大限度地品嚐這種效果。最後，他說，“我想這一定讓人有點震驚。”

這可能是亨特所有作品中最輕描淡寫的說法之一  
多年經驗。因為這張臉是他自己的。他正在和某個奇怪的版本交談 存在於其他某個地方，據他所知，另一個

“當”他自己。他什麼也做不了，只能坐在那裡，目瞪口呆，無法做出連貫的反應。三個女孩疑惑地交換了一個眼神。然後傑瑞說：“你還好嗎，維克？”

這句話讓亨特震驚到足以讓他抬起頭來，儘管此刻他對周圍的環境仍然只有微弱的意識。最後，他努力讓自己的能力恢復到正常工作狀態。“呃，我很抱歉，”他說著站了起來。“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需要私下處理這件事。”

他穿過出口離開。

“那是什麼，幽靈？”傑瑞對其他人喃喃自語。

在外面的停車場，亨特爬上他的車，關上了門。這他另一個自己的臉還在那裡，等待在 seefone 的屏幕上。

“好吧，我放棄了，”他告訴它。“所以……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會盡量簡短，因為時間可能不多，”圖片

回答。“首先，Thuriens 嘗試了錯誤的方法。它不是他們假設的 h 空間物理學的擴展。這只適用於特定的波浪解決方案，垂直發展並表現出內部空間和時間分離。水平運動涉及不同的概念。

想想我們在 JEVEX 中發現的數據結構的動態

測試運行。我們還沒有學會如何測試時間保護沒有多餘多時間。這是一個早期的計算矩陣……。

我這裡有一個壓縮文件，它將為您提供到目前為止我們設法弄清楚的內容。您需要了解的主要內容是收斂。但代碼可能不同，即使在鄰近地區之間也是如此。你能給我發送一些東西來掃描我們可能需要做的任何傳輸修正嗎？”

“什麼……？”亨特仍然因震驚而麻木。

“一個文件從你的系統那裡出來。任何事物。我們需要知道密碼你正在使用，所以這裡的那個可以設置為匹配。”

“哦……正確的……。”亨特使自己充分行動起來，提出了一個他的個人圖書館目錄，並標記了其中一項要傳輸的項目。

“使用電話，”他的另一個自我觀察到。“我在哪裡抓到你了？”

……我在Happy S外面的停車場。我和傑里·桑特洛在一起。.

“呃。在這裡，它現在正在通過。”

“好，知道了。讓我們看看，現在……”alter-Hunt 移開了視線。“什麼時候是嗎？他一邊工作一邊詢問，顯然是在諮詢屏幕外的神諭。

“一個星期六 管理員的朱莉和她的幾個人一起出現的時間朋友們。稍後將進行金鶯隊與勇士隊的比賽。”

“我不記得了。在這個時間線上可能有所不同。平行性可以顯示出令人驚訝的不連續性。”然後，用更大的聲音，顯然是對附近的人說：“我們拿到了嗎？”

“傑里又在推銷餐廳-舞廳-酒吧的東西了，”亨特說。

“哦這個。是的。告訴他忘記它。這是一個騙局。他得到的小冊子上的圖片是偽造的。這是一家空殼公司，由一家烏克蘭公司設立，拿了錢就棄牌。如果你想要更好的交易，請在奧斯汀購買 Formaflex。小型試點實驗。還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Thurien 物質複製器技術的交易許可有限。事情會鬧大的。”

Alter-Hunt 眨了眨眼，然後又移開了視線。“好的？我們準備好了嗎？我可以送

連接消失了，因為在地球表面上方 22000 英里處，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物體溶解成一團煙霧，消散和消退，什麼也沒有留下。

亨特等了 15 分鐘，但沒有更多消息通過。

## 第二章

甚至在與 Ganymean 第一次接觸之前，當來自古代密涅瓦的 Shapieron 從正常時空的奇怪流放中返回時，地球上的大多數物理學家已經開始支持被稱為多世界解釋或 MWI 的量子怪異解釋。它的說法是如此離奇和違反直覺，以至於許多人堅持認為它不可能是人類無助的想像力或不知情的自欺欺人所構想出來的。因此，它必須是真實的。一個先進的、星際旅行的外星人種族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這一發現似乎是一種任何人都希望得到的強有力的認可，並且幾乎贏得了最後一個懷疑者的支持。

當存在於某種特定狀態的光子或電子等量子實體系統在可能出現多種新狀態時轉變為某種不同狀態時，教科書和多年前的通俗作家所津津樂道的“量子悖論”就出現了。例子可能是一個高能激發的原子，它可以通過幾個中間能級的可選序列中的任何一個放鬆回到它的最小能量“基”態，或者一個光子撞擊半鍍銀鏡，這給了它五五十的機會被反射或傳輸。大自然如何從各種可能性中“選擇”實際發生的可能性？

從表面上看，情況似乎與賭徒的骰子沒有什麼不同，從滾動狀態可以呈現六個離散最終狀態中的任何一個，每個顯示不同的數字。移動物體的力學原理很好理解，只是無法精確指定模具的形狀、質量和運動，導致每次都無法可靠地預測結果。換句話說，沒有神秘感。結果是確定的，但不完善的知識使它變得不可預測。不過，這也不過是換句話說，情況本來就不一樣。在量子層面，情況並非如此。所研究的系統在可以建立的所有方面都是相同的。那麼，為什麼他們的行為會有所不同呢？

量子物體在不與環境相互作用時就好像它們同時是一切，但一旦它們遇到另一個能夠將它們固定下來的實體。例如，測量儀器中的一個探測器，旨在找出關於它們的一些東西。它們就會突然從可用的可能狀態選擇中選擇一個。不足為奇的是，對於那些習慣於一個事物自知其然並在無人注視它們的情況下繼續如此的世界的生物來說，這種怪異現象並沒有引起人們的共鳴。

關於量子悖論令人費解的累積的科學辯論在 20 世紀的前二十年肆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緊接著就開始了一系列自信的保證，即物質的一切都是已知的，科學實際上是一本合上的書。

但是，無數實驗的結果似乎表明了這一點，這是無法逃避的。挑戰在於以一種描述“真正”發生的事情的方式來解釋它們。

有些人根本拒絕捲入這個問題，而是採取了觀點：科學只是一個實用的過程，用於生成與實驗結果進行比較的數字，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主流觀點認為任何事物都不存在。直到一個觀察行為使它隨機地假設一組可能的屬性（“狀態”）。究竟什麼構成了“觀察”是另一個爭論的來源，意見涵蓋了從與另一個量子物體的任何相互作用到最終記錄對人類意識的印象的步驟範圍。其他人通過堅持認為所謂的相同物體實際上並不完全相同，而是在目前無法檢測到的一些微妙方式上有所不同，從而避免了這種方法令人不安的神秘含義。然而，這樣做的問題在於，它要求宇宙中的一切都能夠，同樣微妙地，立即影響其他一切，許多人認為這一概念與所說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樣神秘，如果不是更神秘的話所以。

到 20 世紀末，科學界已經接受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無論他們確定什麼答案，按照正常標準來看，無論如何都是離奇的，所以他們還不如習慣於拋棄所有先入之見，只專注於什麼事實似乎是要說的。

事實是這樣說的，當形式主義只看表面價值而不強加一些數學沒有提到的任意波函數“坍縮”，是世界顯示出同時成為一切的證據，因為它同時成為一切；它之所以沒有那樣出現，是因為日常意識只理解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根據最終出現的圖片，無論是激發的原子還是撞擊的光子都不會從一組可能的狀態中“選擇”一個狀態。因此引發了關於如何、何時以及為什麼做出這種選擇的無休止的爭論；每一種可能性都已實現。但每一種都在其自己獨立的現實中，然後繼續演變導致它的特定選擇的各種後果。各種現實都包含其居民的版本，這些版本與構成該現實的事件的展開一致，對所有其他現實保持不知情。一個現實中的擲骰子者擲出一個

棚車 ,雙六 ,破產 ,退休富有 ;他的對手在 36 種可能的雙骰子變體中的另一個變體中翻滾 ,失去了他的襯衫 ,然後跳下了一座橋 。這形成了量子力學多世界解釋的本質 。

許多流行的說法都談到了宇宙 “分裂”成另類形式 ,構成分支點的概念從 “每個量子相互作用”到人類認為足夠重要的任何事件不等 此後繼續存在的現實相鄰但分離和離散 ,有點像書頁 。因此 ,術語 “平行宇宙” 。但是 ,雖然可能更容易形象化 ,但這並沒有準確地捕捉到 MWI 的製定者所提出的奇怪的事態 。新的宇宙不會在每次需要做出某種決定時從無到有地出現 ,就像紐約或波士頓不會因為司機在高速公路的交叉路口向右或向左行駛而突然出現一樣 。他們已經在那裡 ,而且一直在那裡 ,就像路線圖上所有其他可能的目的地一樣 。

以類似的方式 ,不僅所有可能從一個給定的 “現在”產生的未來 ,而且所有可能已經發生的不同 “現在” ,都作為一個巨大的、分支的整體的一部分存在 ,所有這些都是平等的真實的 。

在其中 ,每一個量子選擇都導致了一個獨特的結果現實 ,這個現實至少在細節上與其他所有不同 。它不像一堆頁面 ,它的本質更像是一個連續的變化 ,存在於盡可能多的方向上 。變化的種類取決於所採取的方向 ,有時是逐漸發生的 ,有時是突然發生的 。因此 ,一個世界可能與另一個世界不同的每一種可能的方式都對應於連續體中的變化軸 ,賦予它無限數量的維度 。整體本身是不變的和永恆的 。由物理學測量的時間現像是作為事件序列的構造而出現的 ,事件序列是通過追蹤通過分支選擇樹的特定路徑而產生的 。每條這樣的路徑都定義了自己的離散現實或 “宇宙” 。對時間的感知是從一種意識中產生的 ,這種意識遵循這樣一條路徑 ,通過它遇到的選擇 。物理學家留給哲學家、神學家和神秘主義者去解釋的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 。

宇宙中正常的 “前向”體驗流沿著  
分支時間線 。對存在於這個世界的其他現實的直接知識  
“雙方”似乎被排除在外 除了乾涉悖論  
由最微小的信息洩漏造成的 ,從中可以推斷出整個令人震驚的整體的必然存在 。當然 ,這並不能阻止人們猜測是否有某種交流方式

“水平” 在分支之間 可能是可能的。即使這樣，也沒有人知道如何實現這樣的事情。它仍然只是一個有趣的假設，對哲學博士有好處。論文，在晦澀的期刊上廣為人知，並在雞尾酒會上進行討論。

整個歷史上沒有任何先例表明要認真對待這個問題……。

然後，最後的照片從追捕的探測器傳回逃離 Jevlenese 宇宙飛船，表明它們被拋出穿越光年的太空並回到數萬年的時間，在 Ganymean 離開很久之後，在月球人居住的時代重新出現在密涅瓦星球附近。毫無疑問，證據就在那裡，它已經發生了。突然結束了關於是否可能發生這種情況的任何進一步猜測的演示被稱為“密涅瓦事件”。

\*\*\*

在他以某種身份擔任 Hunt 的老闆多年之後，Gregg Caldwell 認為他再也無法出其不意了。四年前，也就是 2028 年，當在月球上發現了月球人的第一個證據，即一具 5 萬年前穿著宇航服的屍體時，考德威爾作為 UNSA 前導航和通信部的負責人，讓人們熱情洋溢英國人的任務是解開“查理”從何而來的謎團。重建已消失文明的照片與駕駛 UNSA 航天器和維持其在太陽系周圍的通信的業務究竟有什麼關係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但考德威爾一直是一個強迫性的帝國建設者。他處理事情的方式是在其他人爭論分界線時提出完成某事的要求，佔有是法律的十分之九，就像他最近聽到的一些量子物理學的想法一樣，他創造了什麼變成了現實。亨特和他的生物學家同夥、現任外星生命科學部主任的克里斯蒂安·丹切克 (Christian Danchekker) 的回應是，從頭開始重寫人類起源的故事。當考德威爾派他們兩人去木星調查一些消失已久的外星人遺跡，這些遺跡不久後在木衛三上重見天日時，他們帶著一艘滿載活人的星際飛船回來了。他們被派往 Jevelen 幫助查明當地人大規模精神錯亂的根源，他們發現了一個完整的功能宇宙，由一個行星大小的計算機內的數據結構演化而來。

但最近的這個消息讓考德威爾難以相信，即使是現在。

他坐在辦公桌前，一側是一堵顯示屏牆，在他的

在高級科學大樓頂層的辦公室裡，亨特用手指敲著椅子的扶手，而亨特則在俯瞰戈達德建築群的觀景窗前踱步。考德威爾身材魁梧，一頭鋼鐵般的灰色短髮剪得很短，臉龐輪廓分明，下巴厚重，讓人聯想到花崗岩板和月球峭壁。儘管亨特仍舊無法抑制興奮，但他的表情依然面無表情。考德威爾並不確定，如果一個人與另一個版本的自己交談過，從另一個宇宙打電話過來，應該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如果這個故事不是來自維克·亨特以外的任何人，他只會拒絕相信。亨特不久前還戒掉了他一生的吸煙習慣，這可能增加了戲劇效果。

“格雷格，這意味著他們已經在多元宇宙的另一部分的某個地方找到了答案，”亨特說，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某個地方對應於我們現在所在位置之前的未來。”通常，他會保持自己的思維過程井井有條，以避免此類重複。考德威爾承認這些情況有些不尋常。“跨時空通道的建立，一定是某種考驗。他們打算向我們發送一份包含他們所知道的信息的文件，但鏈接很快就失效了。我的上帝，格雷格！

你能想像如果這成為例行公事會意味著什麼嗎？假設你能得到一部他在我們的歷史上從未寫過的新莎士比亞戲劇的副本！

或者真實地講述金字塔是如何建造的！你認為這種跨文化融合可能值多少錢？”

“讓我們暫時不要被它沖昏頭腦，只要堅持基本原則，”考德威爾建議道。“我們認為它一定是出現在軌道上的某種通信中繼。”戈達德的消息路由日誌顯示信號是通過一個不存在的頻道進入的。信號轉向延遲表明它不可能比同步衛星帶更遠，兩萬二千英里。亨特推斷它一定是一個中繼裝置而不是某種載人船隻，因為提前終止表明一個實驗項目仍處於早期階段。亨特絕對不會像那樣爬進魔術師的盒子，在遊戲的那個階段被射入另一個宇宙。這似乎是一個相當安全的賭注，畢竟亨特的同一個自己也不會擁有其他版本。

考德威爾無法反駁這一點。

“以與我們現在擁有的 Thurien 中繼衛星相同的方式連接到 Terran comnet，”Hunt 肯定地說。這將使該設備變得龐大，但不一定很大。信息進出 Thurien 星際通信系統所使用的領域，

稱為 h 空間，是通過旋轉人工生成的微型黑洞環形線圈實現的。將它們送入軌道避免了將設備放置在地球表面可能導致的重量問題。整個太陽系的各個 Terran 前哨站也配備了 Thurien 繼電器。當網絡建成後，這意味著例如從位於木星的 UNSA 基地到戈達德的鏈路可以通過 Thurien 系統路由，從而使通信周轉延遲數小時或更長時間成為過去。

“而你……他，另一個亨特，不管怎樣，不得不說的要點是 Eesyan 和他的手下正在以錯誤的方式行事，”Caldwell 繼續說道。

“它需要一種不同的物理學。多元宇宙更像是 JEVEX 計算矩陣？”

涉及逃離的 Jevlenese 的 Minerva 事件證明了跨多重宇宙轉移是可能的。自從它發生以來，Thurien 的科學家們一直在努力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希望能夠重現這種影響。Porthik Eesyan 是 Thuriens 的主要科學人物之一，隸屬於他們在主要城市 Thurios 的政府中心的文化最高行政機構。亨特從窗戶後退，走到考德威爾的辦公桌前，皺著眉頭整理思緒。

#### VISAR，管理 Thurien 技術的計算實體

文明，是一個分佈式系統，分散在他們傳播到的所有星系中。相比之下，Jevlenese 將 VISAR 的對應物構建為一個物理上位於同一個星球上的集中式系統，其中的工作負載在一個巨大的、連續的、三維的單元矩陣中處理，每個單元都結合了計算、存儲和存儲的功能。溝通。

在計算過程中，通過矩陣從一個相鄰單元傳播到另一個單元的狀態變化的行為方式類似於基本粒子在物理空間中的移動，這很有趣，但只不過是一個不起眼的類比。但事情並沒有就此停止。Jevlenese 系統設計者採用的規則來控制細胞之間的相互作用，導致出現了驚人地模仿質量、電荷、能量和動量等特性的行為。

這些反過來又產生了由相反力量的平衡以分子方式形成的擴展結構，從這些結構中出現了一個圍繞著數據輻射“太陽”運行的世界的宇宙，並最終庇護了它自己形式的奇特的、愛爭吵的、有知覺的生物。聽起來好像亨特是在說多元宇宙的潛在本質是相似的。

“看起來它可能是整件事的關鍵，”亨特說。“忘記所有

你以前聽過的物理學，它談論的是質量和能量在空間中的移動。這就是發生在你恰好是其中一部分的多元宇宙現實中的物理學。”

“你的意思是在某個特定的時間線上 比如我們現在所處的時間線？”

“確切地。序列排序引起變化的感知，以微分方程描述的方式展開。普通物理學也包括所有 Thurien h 空間業務，都是用變化的語言來表達的。但多元宇宙本身是不變的。因此，穿越它必須涉及身體運動以外的其他事情。在 JEVEX 矩陣中，實際上沒有任何東西在移動。細胞只是在狀態之間翻轉。”

考德威爾邊消化邊盯著他看。一旦它被拼寫出來，它似乎幾乎是顯而易見的。“相同的底層細胞結構不會適用於所有地方，包括這裡嗎？”他問道。“都是同一個MV的一部分。”

“是的，”亨特同意。“事實上，狄拉克提出了一個非常相似的東西：一個充滿負能量狀態粒子‘海’的宇宙。當它們被提升到積極狀態時，它們就會變得可見。反粒子是留下的洞。它們也可以四處移動，就好像它們是粒子一樣就像半導體中的孔一樣。”

“繼續，”考德威爾說。

亨特回到窗前，凝視了一會兒，然後轉過身來，雙臂沿著窗台向兩側展開。“矩陣支持兩種物理。第一，我們剛剛提到：熟悉的描述變化的類型，適用於沿時間線排列的事件序列。另一個涉及不同形式的交叉傳播細胞狀態。”

“你認為我們談論的傳播速度是什麼樣的？”

考德威爾問道。

亨特搖搖頭。“我不知道。”

“你和 Sonnebrandt 談過了嗎？” Josef Sonnebrandt 是一個量子柏林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理論家，他對 Entoverse 物理學的了解可能比 Jevlen 鏈路地球端的任何人都多。

亨特點點頭。“他認為我們可能正在談論普朗克時間中普朗克長度切換維度的基本元素或類似的東西，但其中任何一個將如何轉化為我們測量事物的維度現在還不可能說。Thuriens 可能更適合猜測。

他們一直在做實驗。我們和他們需要齊心協力。”

考德威爾凝視著桌面，咬著牙。沉默持續了大約半分鐘。亨特轉過身，凝視著生物科學大樓的深色大理石和玻璃主體，隱約可見遠處的樹木

其中一個空中移動停車區。

“那麼讓我們開始吧，”考德威爾說。

亨特再次轉身面對他。考德威爾覺得這就是他一直在尋找的東西。“我們是在談論圖里恩之旅嗎？這就是它所需要的，Gregg。那會開嗎？

考德威爾若有所思地看了他很久，然後點了點頭。“好的。”

“嚴重地？”

“如果我說它在，它就在。”考德威爾又打量了他一會兒。“你知道，維克，你似乎不像過去那樣驚訝。發生了什麼？是不是隨著年齡的增長？”

“不，是因為認識你。再也沒有什麼能讓我感到驚訝了。”

“嗯，這是雙向的。”考德威爾轉向一邊，摸了一把鑰匙在辦公桌上。外面辦公室裡他的秘書米茲的臉出現了。

“你和法瑞爾談過了嗎？”他問。

“是的，我做到了。他說明天十點怎麼樣？那你就清楚了。

“沒關係。還有一件事，米茲。你能上 h-net 看看是否 VISAR 可以在 Thurien 培養 Porthik Eesyan 嗎？此外，我還想知道 Thurien 艦船的時間表，它們將在此處以及下個月結束的時間。”

“去度假嗎？”

“我想我們可能已經為 Vic 找到了另一份工作。”

“我早該猜到的。會做。”

考德威爾冷靜下來，回頭看著亨特。“我想我也幾乎沒有驚喜了。上次我送你去任何地方時，你帶著一個宇宙回來了。這次是整個多元宇宙。就是這樣，極致。它一定要是。

沒有比這更大的了。我對嗎？”

他們對視了一秒鐘。然後亨特的臉上露出了笑容。

他們又開始做生意了。他顯然喜歡這種感覺。考德威爾讓他崎嶇的特徵變得柔和，露出一絲微笑，然後哼了一聲。

“柏林的約瑟夫呢？”他問，回到正軌。“你覺得你也可以一起使用他嗎？

“當然。如果他能做到的話。要我試探他嗎？

“是的，就那樣做。我想不用說 Chris Danchekker 也想參與其中。在你宣布重大消息後，我們可以在今晚歐文的晚宴上告訴他。”

“聽起來不錯，”亨特同意道。

到目前為止，亨特與另一個版本的自己接觸的故事還沒有超越了 UNSA 高級管理人員和科學人員中的少數人。

那天晚上舉行了一場晚宴，以紀念一位最初的 UNSA 正在退休的創始人，亨特將代表運營的物理科學方面說一些讚賞的話。有人提出，這或許是一個將亨特奇異經歷公之於眾的好機會。考德威爾最初的反應是消極的，因為畢竟這樣一個重磅炸彈可能會讓歐文在本該屬於他的夜晚黯然失色。亨特認為它也可以以另一種方式發揮作用：將一個人的退休晚宴作為世界被告知的場合被引用可能是任何人都希望的一生工作的最好紀念。最後他們決定把它交給歐文，讓他來決定。

歐文的回答是，他認為沒有比讓自己的名字與可能成為有史以來最激動人心的科學發現之一聯繫在一起更大的榮譽了。

“我認為我們仍在前進，”考德威爾說。人們確實對這樣的事情有了第二個想法。

“我打算在我起身發言之前與歐文再次核實，”亨特回答道。“如果他改變主意，我總是可以改用愛爾蘭笑話之類的後備套路。”考德威爾點點頭，表示他們的想法是一樣的。

他肘邊的屏幕再次出現，顯示出一個加長的加尼米亞人頭，深灰色，突出的下巴和垂直的哥特式線條勾勒出大卵形眼睛。肩膀上覆蓋著淺橙色束腰外衣，脖子上圍著黃色衣領。考德威爾學會了認出外星人的笑容，臉上的表情變得緊繃起來。

“Porthik Eesyan，”Mitzi 的聲音宣布。“我告訴他維克和你在一起。他說這聽起來像是未來有麻煩的明確跡象。”

### 第三章

Christian Danchekker 教授感到困惑。被認為是生物學理論無可置疑的普遍原則的基石之一看起來好像可能立足於搖搖欲墜的基礎上。公認的科學信念並非輕率地形成，他也不是輕率改變它們的本性。

他坐在戈達德生物科學大樓的辦公室裡，身體瘦削，禿頭的身軀和瘦削的四肢在其中一把椅子上以奇怪的角度張開，無論他嘗試了多少種模型，尺寸或形狀似乎都不合適，他皺著眉頭看著散落在桌子上的違規文件，同時擦亮了桌子他不合時宜的金邊眼鏡的鏡片。

然後他把它們放回鼻樑上，將注意力轉回到他在側面板上的一個顯示器上列出的參考資料上。這些報告是關於在世界各地所做的工作，以復制和擴展澳大利亞一個研究小組在某些細菌菌株中進行的關於營養代謝途徑的一些實驗。

一般來說，每種細菌都依賴於它擁有分解和利用基因的主要食物。最熟悉的例子可能是人類常見的大腸桿菌，它需要糖乳糖。有時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如果消化主要食物的機制被禁用，則可能會發生突變，從而產生一種替代的代謝途徑來利用不同的食物。就大腸桿菌而言，同時發生的兩個特定點突變使其能夠以不同的糖為食。

突變率是已知的，在典型的實驗室實驗條件下，預計大約十萬年一起發生一次。在實踐中，幾天之內就觀察到了很多例子。

但這只有在用於培養的營養液中存在替代目標糖時才會發生。

這意味著突變不是隨機的，因為生物學學說已經堅定地維持了一個多世紀，而是由環境中的線索觸發的。這反過來意味著，響應這些線索的遺傳“程序”肯定已經存在於細菌基因組中。它們不是經過數百萬年從隨機突變中反複試驗選擇出來的。實現它的過程以信使蛋白的形式被發現，信使蛋白編碼外部獲得的信息，這些信息被特殊用途的酶寫入基因組

被誤解為病毒抗體的成分，但事實證明這些抗體根本不存在，並且是過去幾年巨大醫療醜聞和大量集體訴訟的起因。進化論的中心教條之一因此被證明被違反了。說得客氣一點，整個事情遠比人們自信地想像的要復雜得多，這是可以對它做出的最不麻煩的解釋。

Danchekker 仍然不確定在 UNSA 層級中擔任高級主管職位，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官僚瑣事和對學術慣例的尊重，是否真的適合他。在他比較安靜的時候，當他在自己的公寓裡聽著馬勒或柏遼茲的音樂放鬆，或者坐在波托馬克河某個僻靜的支流旁凝視著樹木時，他的思緒仍然隨著木星任務船翱翔到木衛三冰冷的荒原，再次看到在高聳的外星城市景觀之上，耶夫倫淡綠色、橙色條紋的天空。在 Thuriens 所涉足的廣闊世界中，居住著比有生之年所能瞥見的更多奇特而奇妙的生命形式。在克雷西斯島上，有一種既是動物又是植物的生物，當條件適宜時，它會紮根在地裡，當條件改變時，它會繼續前進。

Yaborian Two 以某種方式產生了一種逆轉的行星化學，其中基於氧碳的生命在甲烷的還原大氣中蓬勃發展。

當他的技術助理 Sandy Holmes 從辦公室外的實驗室區域探出頭來時，他意識到自己又陷入了沉思。

不管是否是部門主管，Danchekker 都不會讓行政事務妨礙他實際操作。照顧好他們才是員工的職責所在。他在工作時拒絕接聽電話。

“對不起，教授？”

“嗯？什麼？…哦。” Danchekker 不情願地回到了地球。他嘆了口氣，指了指放在他面前的文件。“看來我們認為毫無疑問的許多事情可能必須從基礎開始重新考慮，桑迪。有機體的發展與環境的聯繫比現有理論所能解釋的要緊密得多。你需要閱讀這個。.

. .不管怎樣，那是什麼？”

“米爾德里德在樓下的接待處。你應該和她共進午餐，記得嗎？”

“沒錯。”通常，Danchekker 一提到這個名字就臉色發白。他來自奧地利的表妹在華盛頓特區露營了幾個月，同時研究了她關於 Thurien 文化和社會學的最新著作。她將 Danchekker 作為她的主要參考和研究來源。可今天，他倒是很期待見到她。“你是否可以

桑迪，為我們安排一輛出租車到前門？”

“它正在路上。我告訴他們，橄欖樹。可以嗎？”

“那就太好了。”

“Mulling 女士讓我提醒你，你正在見 Vic Hunt 和

Gregg Caldwell 今晚六點三十分在 Carnarvon。” Mulling 女士是 Danchekker 的私人秘書，謝天謝地，Danchekker 離開了她，負責管理位於頂層另一側的她的行政和財政事務，而她正是從那裡管理這座大樓的。她是隨著他在 UNSA 重組洗牌中被任命為主任而來的，這也是他在沉浸在他感興趣的事情中時拒絕接聽電話的主要原因。她的名字通常也足以引起反射性的鬼臉，但這次 Danchekker 脫下實驗室外套，把它披在門內的架子上，只是實事求是地點點頭。“你今天看起來精神很好，教授，”桑迪一邊說，一邊和他一起穿過實驗室區域，回到她和一名準備顯微鏡載玻片的技術人員一起工作的地方。

“看來我們狡猾的計劃就要奏效了，”丹切克輕快地回答道。“一周後，我們執著而纏人的女作家將啟程前往遙遠的銀河系，王國將重歸和平。”

“你收到弗倫納的回音了嗎？”

“今天早上早些時候。它和安排的一樣好。你知道 Thuriens 是多麼不拘禮節。我會在午餐時立即傳達這個喜訊，我相信表妹米爾德麗德一定會非常興奮。”

“我很高興它成功了。享受你的午餐。”

“哦，毫無疑問。”

Danchekker 在電梯裡一路哼著歌，完全沒有注意到那個拿著一捆文件從八樓進來，在五樓離開的店員。當一樓的門打開時，他滿臉笑容地走出去，迎接在遠處大廳等候的堂兄。

米爾德麗德一時吃了一驚，但很快就回過神來。

“克里斯蒂安，你來得正是時候！你今天看起來相當高高在上。”

“那麼為何不？我可能會問。我們不應該讓我們單調生活的瑣事破壞這樣一個天堂般的日子的輝煌。從頂層的窗戶裡，我可以看到比一大群妖精還多的綠色。”

Danchekker 親切地把大門拉到一邊，讓 Mildred 進來。

她不確定地看著他。

“你沒事兒吧？”

“從來沒有更好的。你看起來也容光煥發。這是對春天的恰當致敬。”

事實上，Danchekker 認為她穿著其中一件衣服看起來有點可笑

連他自己都知道已經過時多年的帶花的鬆軟寬邊帽子，一件無疑實用但看起來像老太婆的碎花連衣裙，一雙同樣實用的輕便靴子，可能在阿巴拉契亞小徑上有用過。但除此之外，她說話了。

他們出來的時候，出租車已經在大樓的前院等著了。它一起飛，米爾德麗德就回到了圖里恩政治社會的話題上。

“我知道他們不太在意標籤和正式組織之類的東西，但當你認真分析他們的系統運作方式時，它確實是社會主義理想的典範，克里斯蒂安。你很難要求比在星際之間旅行作為例行公事並且沒有“戰爭”一詞的文化更好的辯護

直到他們遇見我們，你能嗎？我知道自從上個世紀末的混亂局面以來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但你必須承認，世界上太多的思想仍然受到不安全感和對毫無意義的對抗的衝動的影響。我的意思是，這一切都是這樣一種青少年拘束的心態：追求財富和權力。這只是另一種說法，對財產的執著和一意孤行而不顧對他人的後果。

這幾乎不是我們通常認為的個人成熟的標誌，是嗎？所有這些都強調競爭。作為一個物種，我們天生就更善於合作。相比之下，這讓 Thuriens 一家顯得那麼成熟；更多的

……更精神。你知道我的意思？到目前為止，他們已經過了物質滿足意味著一切的階段。他們可以考慮更長遠的問題。

八十年代末在俄羅斯崩潰的不是社會主義。列寧和斯大林創造的東西與社會主義的關係與宗教裁判所和焚燒女巫與基督教的關係一樣多。崩潰的是脅迫和試圖通過武力強加一個制度。但最終總會如此。人們不喜歡看到害怕表達意見，看到他們的鄰居被拖到戰俘營。你會認為這已經足夠明顯了，不是嗎？但政府，不管怎樣

似乎總是無法理解它。這就是當你看不到短期權宜之計時會發生的事情。你不這麼認為嗎？

“你可能是對的，”Danchekker 同意道。

當她在錢包裡翻找了一副帶紫色蝴蝶形鏡框的橢圓形眼鏡後，瞇著眼睛看菜單時，她已經轉向了歐洲分部的新聞。“艾瑪，你還記得她嗎？如果你今天看到她，你不會認出她來的。像她祖母那樣高高的烏黑頭髮。她結識了某種烏克蘭藝術家，他們像波希米亞人一樣生活在克羅地亞一個改建的穀倉裡。瑪莎，那是她的母親。對此非常生氣。Stefan 說如果她不這樣做，他就會剝奪她的繼承權

回過神來。順便說一句，他過得很好。你真的可以嘗試多保持聯繫，你知道的，克里斯蒂安。他的公司剛剛在維也納開設了一家新辦事處。他們在航天器的某種自我修復材料和人們非常感興趣的東西上有了一條新生產線。但他現在擔心 Thuriens 可能會開始進口一些會破壞一切的高級材料。不過，我認為他們不會，對嗎？我知道他們沒有我們所知道的經濟體系，或者有很多限制。但他們不是那種會不假思索地闖入並破壞另一種文化穩定的人……。

海鮮阿爾弗雷多聽起來不錯。你有什麼？”

“哦，今天只是簡單的事情。今晚我必須參加那些糟糕的黑色領帶晚宴。為了紀念即將退休的人。一些 UNSA 人員為此從日內瓦趕來。”

“可憐的基督徒。你從來不是那種事的人，是嗎？

“主要目標似乎是在正確的桌子上坐下並被看到，而不是欣賞一頓美餐。坦率地說，我寧願他們把他帶到這裡來。”

“Thuriens 永遠不會去做那種胡說八道，對嗎？”

米爾德麗德說，把這個話題重新提到沙拉課程的最後。

“從我讀過的所有內容來看，他們根本沒有任何競爭或貶低對方的概念。如果你說服他們，他們在某些事情上是錯的，他們就會承認。為什麼我們不能更像那樣？這太愚蠢了！我的意思是，你有多少次在雞尾酒會上看到一個人不會退縮？……因為他怕丟臉！但他做他正在做的事最丟臉，不是嗎？……當房間裡的每個人都認為他是個傻瓜。但偶爾你會看到一個可以停下來，這樣想過。在我眼裡，那樣的人一下子高了十英尺。

你想，我的上帝，多麼美妙！那為什麼這麼難呢？但是所有的 Thuriens 就是這樣，不是嗎？它真的可以追溯到密涅瓦上沒有陸地食肉動物和掠食者的遠古祖先嗎？我讀過你寫的所有這些。它解釋了他們今天的社會結構。我真的需要學習更多。”

Danchekker 認為他的機會來了。米爾德麗德一定見過他或透過他的眼鏡捕捉到他眼睛裡閃爍的期待，因為她正要繼續說下去時停了下來，好奇地看著他。

“您想如何從您可能希望的最佳資源中直接了解您想知道的一切？”他問她。米爾德麗德皺著眉頭，不知道該怎麼辦。Danchekker 用餐巾擦了擦嘴

並慷慨地伸出另一隻手。“來自 Thurien 的心理學家、生物學家和社會幻想家們！他們所有人，任何你想接觸的人，他們的所有記錄和理論、計劃和歷史都是可用的和可訪問的。你自己說過他們是多麼不拘禮節。”

米爾德麗德搖了搖頭，偏離了軌道，不知所措。“克里斯蒂安，我不認為我完全理解……你到底在說什麼？”

Danchekker 以某人終於洩露他的秘密的方式微笑不能再包含了。“我已經設法為你安排了這樣一個機會：親自去那裡，去 Thurien，會見他們一些最傑出的科學人物和社會領袖。他們將非常樂意為您提供所需的一切幫助。一個作家一生難得的機會！”

米爾德麗德難以置信地看著他。“我？去圖里恩？……你是認真的嗎？我……我想我不太知道該說什麼。”

Danchekker 用拇指拂去翻領上想像中的麵包屑。“考慮到我有幸在那裡結識的熟人，我至少可以做一點微薄的貢獻，”他告訴她。“Frenua Showm，他們最高決策機構的內部成員，會親自照顧你，安排合適的介紹。”

“天哪，這是……”米爾德麗德用手摀住嘴，搖了搖頭再次。“很震驚，你明白的。”

“我相信你會令人欽佩地接受它。”

米爾德麗德長長地吐出一口氣，吞了口水杯。  
“這應該在什麼時候發生？”

“一艘名為 Ishtar 的 Thurien 船隻目前在地球上空運行，與訪問東亞的技術和文化交流任務有關。  
七日後它會回來。我冒昧地為你保留了一個位置。

“7天！我的話……”米爾德麗德虛弱地把手放在胸前。

Danchekker漫不經心地揮了揮手。“我知道 Thuriens 很樂於助人，而且一個人只需要問。但這意味著他們船上的位置往往會很快被填滿。顯然，伊什塔爾號只是一艘小型飛船。我不想冒讓你失望的風險。”

“克里斯蒂安，這是你的主意嗎？”米爾德麗德的聲音裡隱隱透出一絲懷疑。

Danchekker 攤開手掌，一臉不知所措的純真表情  
一個男孩堅持說他不知道青蛙是怎麼跑到他姐姐床上的。“我一直和 Frenua 交談，碰巧提到了你的項目及其研究需求。報價完全是他們的。”一陣輕微的不適感一閃而過

話音剛落，閃電卻沒有劈下。

最後，米爾德麗德吸收了他的話。她坐回椅子上，不可置信地看著他。“嗯……我說什麼呢？我知道我會找對人。”

“這是否意味著你同意？”

“在這種通知下組織起來會有點匆忙……。

但是

當然。正如你所說，一個作家一生難得的機會。”

“燦爛。它需要一瓶酒，你不覺得嗎？”Danchekker 左右轉過頭，尋找服務員。

“我以為你不喝酒，”米爾德里德說。

Danchekker 抿了抿嘴唇片刻，然後聳了聳肩。“生活中的某些時刻可能會允許罕見的例外，”他回答道。

一個小時後，當他在戈達德付清出租車費時，他還在咯咯地笑著，在回來的路上把米爾德麗德送到了她的旅館，開始為她做安排。

## 第四章

亨特的一位名叫麗塔的朋友喪偶，魅力四射，世故，而且非常單身，他經營著一家土耳其美食餐廳，他不時去銀泉光顧。幾個月前，她說服他護送她去參加一個大學時代的老朋友的婚禮。一切都進行得非常愉快，他又邀請她作為歐文在卡那封舉行的退休晚宴的晚餐伴侶。六點剛過，當他來接她時，她立即出現了。她身材高挑，身材勻稱，蜜金色的頭髮高高梳起，閃閃發光的橙色禮服外罩著白色披肩，高領無袖東方風格。“今晚 Susie Wong，是嗎？”亨特挽著他的胳膊走向他剛來的那架空中機動車 租來的 打趣道。

“它與這位詹姆斯·邦迪甚長相的英國人的燕尾服形象相得益彰。  
你也帶槍嗎？”

“我知道我忘記了什麼。”亨特看到她坐在副駕駛座上，關上車門，然後繞到司機身邊。

“所有那些科學家和 UNSA 的人都會感到沉悶和可怕的技術嗎？”他爬進去時，麗塔問道。

亨特為飛行計算機確定了目的地並啟動了渦輪機，花了很長時間才做出答复。不管怎樣，他要發布的公告很快就會為公眾所知，他開始告訴自己。但另一方面，也有職業禮儀之類的東西。

如果他現在開始這樣做，他會陷入尷尬的境地，歐文改變了主意。“哦，我想你會發現它很有趣，”他最後說了這麼多。

他們是接待處較早到達的人之一，但房間很快就坐滿了。Caldwell 和他的妻子 Maeve 一起來了，還帶來了他的秘書 Mitzi 和她的丈夫。Danchekker 獨自出現，穿著黑色領帶，看起來就像一隻穿著芭蕾舞緊身褲的鴕鳥。亨特和麗塔進行了必要的社交活動，交換了商店和閒聊，會見了來自日內瓦的兩位訪客，並向歐文表達了敬意。麗塔鎮定自若地完成了這一切，輕鬆自然地融入其中，讓與他們交談的每個人都感到溫暖。亨特發現自己在想，他是否應該認真考慮適應一個更傳統的角色，並為自己找到一個永久的生活伴侶，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按照所有應該重要的標準，他不會比這個緊緊抓住他的手臂並迷住他的人做得更好

現在的同事，甚至 Danchekker。

但是 … 他無法指出是什麼地方感覺不對。

決定生活中有一個空位並四處尋找人來填補它似乎不是辦法。合適的人會創造自己的位置。還是像他這種不安分、孤獨的性格，一旦生活受到威脅，變得過於安全和可預測，就會強迫性地改變他的生活，不可能有一個“正確的”人選？

他們坐在考德威爾主持的桌子旁，其中還包括 Danchekker、Owen 和兩個歐洲人。談話圍繞著歐文打算如何利用他的時間展開。歐文說他打算寫一本自傳，講述他在任期間 UNSA 參與的非同尋常的事件。考德威爾同意需要一個內部人士的故事。歐文知道 Danchekker 有一個寫書的堂兄嗎？

不，歐文沒有。考德威爾看著對面的丹切克。“事實上，她現在不是來這裡嗎，克里斯？”

“正在為一本關於 Thuriens 的書做研究，”Mitzi 插話說。

“她在這個問題上擁有像她表妹這樣的權威，這一定是非常幸運的，”梅芙評論道。

Danchekker 看起來受寵若驚，但遺憾地嘆了口氣。“然而，看來，我們的專業協會將是短暫的，”他告訴桌子。

“表姐米爾德里德是一個足智多謀的女人。她設法利用了一個比我希望提供的任何東西都要全面得多的材料庫：Thurien 本身，不亞於此。”

“你是說通過虛擬旅行聯播？”歐文說。Thuriens 家族在世界範圍內開展的大部分業務都是通過將目的地的信息帶給“旅行者”而不是相反的方式來實現的。來自源頭的傳感器數據以一種使體驗與實際處於遠程位置無法區分的方式傳遞到他們的神經系統中。連接到 Thurien 系統的神經耦合器已安裝在地球上的多個位置，包括戈達德。

丹切克喝了一勺湯，搖了搖頭。“不，她真的要去。”

“真的？去圖里安？麗塔驚呼道。“多麼棒的體驗！”

“據我所知，他們的一艘船將離開這裡返回，大約一周後，”Danchekker 證實。“她對此有所保留。”

“這令人難以置信，”其中一位歐洲人倫納德說，總體上看了一下桌子。“沒有什麼比得付車費更重要的了。你只要問他們。如果有空位，他們會帶你去。”

“所以我們畢竟不會經常見到米爾德麗德，教授，”梅芙

總結。

“不幸的是，我擔心。” Danchekker 鄭重地點點頭。亨特看到考德威爾敏銳地看了他一兩秒鐘，好像要進一步討論這個話題；但隨後他引起了亨特的注意，轉身對另一個歐洲人莎拉說了些什麼。

亨特看著對面的歐文，以一種挑出他的方式抬起頭從一般的談話。“歐文，你還樂意讓我談論它嗎？”他問。“如果你有第二個想法，現在改變還為時不晚。我們可以在明天正式發布消息。這是你的電話。

“嗯，是的，我已經考慮了更多，”歐文回答道。有那麼一刻，亨特以為他改變了主意。但 Owen 繼續說道，“我想做的是在我的致謝辭中親自做出廣泛的宣布。

然後我可以交給你填寫細節。你覺得怎麼樣？”

“更好，”亨特說。“這是你的節目。砰的一聲過去，嗯？

“這是什麼？”麗塔問道。她壓低聲音，提高他們的男高音。

“我們今晚有消息嗎？”

“你會看到的，”亨特回答。“我說過你會覺得很有趣。”麗塔提出她的眉毛和無奈地微笑著，表示她可以等待。

但很少錯過任何事情的考德威爾揮手示意他繼續。

“沒關係，維克，”他說。“我們只談論從現在開始的幾分鐘。

無論如何，它會在今晚結束前公開。”亨特詢問地看著歐文。歐文聳了聳肩，表示他沒問題。亨特回頭看著麗塔。

“前幾天我接到一個不尋常的電話，”他告訴她。

“哦？”

“你對量子物理學和平行多元宇宙了解很多嗎？”

麗塔責備地看著他。“我以為你說過它不會變得技術性。”

“相信我。這將是值得的。”

“關於所有可能的宇宙……。我們只生活在一小部分。這是怎麼回事。可能發生的一切都在某處發生。”

“這說得很好。它們包含我們自己的其他可能版本。按照傳統理論，除了微觀層面的干擾外，信息不會在它們之間流動。他們無法溝通。我們認為……。

然後，當 Broghuilio 和他最後的衣架從耶夫倫起飛時，他們的船不知何故被踢回了早期密涅瓦的版本。”當然，麗塔會知道的。當時，它已經在新聞中被剖析了數週。Imares Broghuilio 是

耶夫林政變未遂。

“那你是什麼……”麗塔聽他暗示的意思頓住了。她瞪大了眼睛。桌旁的其他談話隨著公司其他人的關注而一個接一個地消失了。麗塔現在代表所有人發言。“你不是說這個電話來自其他……現實，宇宙……隨便什麼？”

亨特點點頭，現在非常嚴肅。“正是這樣。”

麗塔試圖吸收它，難以置信地笑了笑，搖了搖頭。“在通電話？經常打電話嗎？當然那太瘋狂了……”但同時她表情說她不知道為什麼。

“有什麼更好的溝通方式？”亨特回答說，現在環顧四周向整個公司致辭。“我們認為它是通過一個以某種方式投射到地球軌道的中繼設備發出的，就像連接到 Thurien h-net 的衛星一樣。”

在場還不知道這件事的人，已經用難以置信的目光投來，幾乎像是在期待這是一個笑話。倫納德等了一會兒，避免聽起來帶有挑釁性的懷疑，然後說，“你怎麼能確定它來自另一個現實，博士？能不能肯定排除是騙局的可能？”

這正是亨特所期待的。“哦，當然，”他向他們保證。

“來電者不可能愚弄我。我太了解他了。”他環顧四周以強調這一點。“你看，是我。與我交談的人是我的另一個版本。”

在這頓飯剩下的時間裡，整個驚人的故事都浮出水面。通話來自某個替代未來的結論提出了時間旅行矛盾的問題，莎拉承認自從與 Jevlenese 的交易以來一直不清楚。回到過去改變了它，她堅持說，那沒有意義。

“不是用單一現實和單一時間線的舊觀念，”亨特同意道。

“但回到不同時間線上的更早一點可以避免矛盾。它可以任意接近你來自的那個，但仍然不是同一個。”

歐文進來了。“你無法改變自己的過去。沒有人來自未來的人曾經出現過帶來任何變化。這是真的。”

“但你也在同樣地改變另一個，”莎拉反對道。歐文看著亨特。

“多元宇宙整體本身是永恆的，”亨特說。“無論如何，它並沒有真正改變。

“那麼我們都看到的這種變化是什麼？它從何而來？”倫納德

問。

“現在你正在進入哲學家和神學家的領地，”亨特回答。“我只處理物理學所說的。”

“某種意識結構，”考德威爾提出。

“意識以某種方式在整體中導航。”他聳聳肩。

“也許這就是意識。”

這方面引起了Danchekker的興趣。他的第一反應通常是拒絕任何激進的東西，但亨特現在已經和他一起經歷過好幾次了。

看來克里斯一直在思考更多。“影響是深遠的，”他告訴考德威爾。“也許這是科學史上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在量子水平上將物理科學和生物科學結合在一起。將‘意識’概括為任何形式的自我激發的行為改變，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看待生命系統的全新方式。”

“你聽起來好像想要更多地參與其中，克里斯，”考德威爾評論道。他鋼鐵般的灰色眼睛閃爍著古怪的光芒。

“嗯，當然，”Danchekker同意道。“在我的位置上誰不會？我是說-”

主桌上方講台上主持人敲擊木槌的聲音被打斷了。

甜點餐具的咔噠聲現在已經消失了，服務員們正在供應咖啡、波特酒和利口酒。當最後的談話聲消失時，MC環顧四周。“謝謝大家，女士們，先生們。現在每個人都喝了酒，心滿意足，吃飽了，我很高興帶我們去參加當晚的主要活動……”

隨後進行了集結，概述了歐文的職業生涯和成就。隨後有幾位發言者講述了他們的個人軼事，亨特最後上台發表主旨演講。一切順利。司儀把歐文從地板上叫起來回應，最後全場起立為他鼓掌。但隨後歐文留在了領獎台上。疑惑的目光在房間裡來回掃視。甚至MC似乎也失去了平衡。

“現在我有更多的事情要告訴大家，”歐文說。“今晚將成為我們一生中真正值得紀念的時刻。幾天前，在離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幾英里處發生了一件事，我相信這可能預示著我們物種整個歷史上最驚人的發展之一，對未來具有無法估量的影響。

作為我代表UNSA的最後一次公務，我應該說這是很恰當的。因為我所代表的發現時代已經結束。一個新的即將開始……”

當亨特再次起身完成這個故事時，當晚的雷聲已經真正發揮到應有的地步了。所有害怕搶歐文表演的恐懼都被遺忘了。房間裡幾乎一片寂靜，一動不動，只有一兩個人影不顯眼地向出口走去，亨特猜他們是急著發表報導的媒體人。

接下來是一些問題，通常與考德威爾餐桌上已經聽到的問題相呼應，但數量不多。毫無疑問，因為大多數聽眾需要時間來完全理解他們所聽到的內容。亨特也這麼認為。

這是慶祝晚宴，而不是技術會議。

但它似乎達到了目的。歐文對這個時刻永垂不朽表示滿意。人們坐在他們的桌子旁，以激烈、活躍的群體交談，而不是像通常那樣分手並開始離開。“那將是一個艱難的過程，”麗塔說，亨特在與一些想了解更多在路上阻止他的人交換聯繫方式後回來坐下。

Caldwell 一直等到 Danchekker 注意到他，然後從他的杯子裡啜了一口酒，他定定地看了他一會兒。“現在這一切都是官方的，我有更多消息要告訴你，克里斯，”他說。

“我？” Danchekker 疑惑地皺起眉頭。“什麼樣的消息？”

“我一直在與 Calazar 討論 Vic 的矩陣傳播想法。” Calazar 領導著 Thurien 的行星管理。“他同意他們的科學家和我們的科學家需要就此達成共識。在演講之前，您剛剛開始告訴我們生物科學和物理學是如何相互關聯的。所以我們已經安排你和 Vic 帶著一個小團隊轉移到 Thurien 並與他們一起工作。”

“維克和我？到圖里安？…什麼時候？”

“一周後 在你提到的那艘船上。它被稱為伊什塔爾。一些去過亞洲各地的 Thuriens 正乘著它回家。”

梅芙看起來很高興。“為什麼，那太好了，教授！”她驚呼。

“你表弟要乘坐的是同一艘船。所以你不會輸。畢竟要聯繫她。”

“我也是這麼想的，”考德威爾說。“我毫不懷疑她能照顧好自己，但另一個星球的外星文化需要大量適應。我自己也嚐過。就算她自己獨立安排，我們也是地球的官方航天局，我覺得我們有責任。所以我希望你能代表 UNSA 關注她，克里斯，如果你願意的話。” Danchekker 似乎已經凍僵了。他坐著，從桌上的盤子裡取出一顆葡萄，懸在嘴邊。

考德威爾的眉頭皺了起來。“好的，克里斯？”

“當然，我很樂意，”Danchekker 終於用平淡的聲音說道。

Danchekker 的嘴巴兩側機械地向上移動以露出牙齒，但他的其餘部分保持不動。亨特這才看到金邊眼鏡後的眼底閃過一絲驚恐。然後，一定發生的事情的片段突然就位了。亨特從桌上抓起餐巾，把它放在嘴邊，發出劈裡啪啦的聲音，他偽裝成咳嗽。麗塔在一旁看到了他極力掩飾的表情。

“它是什麼？”她在他耳邊嘶嘶地說。“有什麼好笑的？”

“我稍後會告訴你，”亨特喃喃地說，擦去眼淚。

## 第五章

為格雷格·考德威爾 (Gregg Caldwell) 工作的其中一件適合亨特的事情是，考德威爾能夠在大型官僚機構中運作，而無需獲得官僚機構的思維定式。在加入 UNSA 之前，亨特在英國擔任核子學科學家，他發現由有能力和敬業的個人組成的小團體比為大型、管理上就職的研究項目集結的軍隊更有效，在這些項目中，過多的精力往往會毫無結果地浪費在溝通上越來越少。

考德威爾簡潔地表達了這一點，他說：“如果一艘船需要五天時間才能通過大西洋，這並不意味著五艘船可以在一天內完成。”

Danchekker 必然被引向相同的哲學，因為無論如何，他通常能夠容忍的人限制了他個人工作空間的有效視野。

在接下來的一周內匆忙組織的團隊包括除了兩位資深科學家之外，還有四個人，亨特名義上被指定為負責人，因為主題是多元宇宙物理學，而物理學實際上是他的部門。陪同他的是 Duncan Watt，他在 Navcomms 時代的長期助手，也搬到了戈達德，而 Danchekker 將以同樣的方式帶上 Sandy Holmes，這是為數不多的掌握他的檔案系統的人之一，他可以破譯他的檔案筆記。Duncan 和 Sandy 還陪同 Hunt 和 Danchekker 前往 Jevlen 調查導致發現 Entoverse 的大規模精神病。約瑟夫·索內布蘭特 (Josef Sonnebrandt) 是在沒有太多說服力的情況下被招募的。

反過來，他又敦促包括一位與他一起工作的中國理論家 Xyen Chien 女士，Xyen Chien 女士在新疆建立了一個實驗室，該實驗室已經在復制早期 Ganymean 物理學的某些方面，涉及人工時空變形。一如既往的直接，考德威爾親自聯繫了她，她在電話結束前就同意了。其餘的都非常簡單。儘管中國仍然保留著過去威權主義的一些痕跡，但沒有人會拒絕邀請他們的一位主要科學家前往圖里恩。事實上，Xyen 女士就在目前在東亞的 Thurians—一行人安排的訪問名單上，她將與他們一起直接返回軌道上的伊什塔爾，與那裡的其他人族集團會面。UNSA 管理部門需要為該項目命名。由於目的是調查 TRAns

Muliverse communication ,Hunt 選定了“Tramline”。

在 Ishtar 的前一天 ,Sonnebrandt 在 Goddard 加入了團隊的其他成員預定出發時間進行概覽和簡報。他們第二天一早飛出 ,從弗吉尼亞州的 UNSA 發射站送入軌道。

正如命運所願 ,上行航班竟然是旅行社為米爾德麗德預訂的同一班航班 ,米爾德麗德也是從華盛頓特區出發。

“真是個驚喜 ,克里斯蒂安 !”她上船時宣布 ,身上掛滿了袋子和錢包 ,並在那裡找到了它們。“你一直在阻止我 。這件事你早有預謀 !”

“我能告訴你什麼 ?”丹切克回答道 。這與什麼都不說卻說些什麼一樣好 。

Thurien 星際運輸與他們的通信基於相同的基礎 ,這涉及旋轉人工產生的帶電黑洞 ,使其達到將它們拉出環形的速度 。奇點變形成為穿過中心的孔徑 ,可以在沒有災難性潮汐效應的情況下軸向接近它 ,並可以進入被稱為  $h$  空間的超領域 ,它連接著宇宙 (或者 ,現在更嚴格地說 ,“我們的”宇宙 ,在無數構成多元宇宙的宇宙)繞過普通時空限制的路徑 。然而 ,不同之處在於 ,雖然通信可以通過衛星上靠近地球的微型端口進行 ,或者以一些重型結構工程為代價 ,在地面上進行 ,但運輸需要足夠大的端口以容納任何正在發生的事情運輸 。在需要的時間和地點規劃這些港口是 VISAR 作為 Thurien 文明賴以生存的基礎設施總經理職能的一部分處理的事情之一 。產生環形線圈的能量也是通過  $h$  空間引導的 , $h$  空間是在本地星系較舊部分建造的巨大發電系統中燃燒殆盡的恆星核心消耗物質產生的 。

將運輸規模的港口投射到行星系統中會產生足以對時鐘和日曆造成破壞的引力擾動 。

因此 ,標準做法是將它們投射到足夠遠的地方 ,以使此類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因此 ,需要船隻才能到達它們。 Thurien 星際飛船使用常規重力驅動 基本上是 Shapieron 建造的原理前往入口 ,然後從出口到達最終目的地 。這意味著恆星系統之間典型的點對點旅程大約需要幾天時間 。

將 Hunt 和早期團隊帶到 Jevlen 的 Thurien 飛船是巨大的 更多的是 Thuriens 用來在銀河系偏遠地區長期停留的迷人人造世界的性質 ,有些人選擇居住在其中

永久。相比之下，伊什塔爾更符合大多數地球人所認為的“船”的尺寸。隨著來自弗吉尼亞州的航天飛機關閉，它在機艙內的前方顯示屏上變大了：明亮的金黃色，光滑流線型，在尾部張開成兩個交叉的彎曲三角形，設計得像大多數 Thurien 飛船一樣，可以下降通過沒有軌道中間轉移的繁瑣的行星大氣層。然而，在地球上，幾個計劃中的地面基地及其服務設施仍在建設中。

與此同時，不需要為 Thurien 和 Terran 船隻配備兼容的對接硬件等笨拙的規定。伊什塔爾號只是從它的對接端口側發射一枚力彈，在它自己和航天飛機之間封閉一個區域，並充滿空氣。乘客被傳送穿過中間的空間，通過類似的方式，在一條看不見的傳送帶上向虛空和星星敞開。這對初學者來說有點令人不安，但又快又容易。對於更大的 Thurien 飛船，事情就更簡單了：它們包含內部停靠艙，可以打開以容納整個水面航天飛機，一次能夠容納十幾艘或更多艘。

Thuriens 的一個小型接待委員會正在入口處等候迎接抵達者。第一個手續是給每個人發一個肉色的圓盤，大約一角硬幣大小，附在耳朵後面並耦合到神經系統中，以提供與 VISAR 的視聽鏈接，然後 VISAR 可以充當解釋器。這些設備被稱為“avcos”視聽耦合器可以在地球上使用。

存在可以與軌道上的 Thurien h 空間中繼器通信的設備。在戈達德，情況確實如此，亨特的辦公桌抽屜裡還保留著他上次旅行時使用的其中一台設備。但出於習慣，他更喜歡在家時堅持使用普通的老式 seefone。那裡的一些人炫耀地佩戴著他們的 Thurien avco 磁盤作為身份的象徵，大肆展示如何移除、重新安裝和假裝清潔它們。

“歡迎回來，Vic，”VISAR 熟悉的聲音在他耳邊說道  
但實際上在他的腦海中激活了。“我看你又開始坐立不安了。”

當需要時，磁盤還會將圖像投射到視野中。這不是完整的 Thurien 全神經體驗，但它提供了到任何地方的通用語音通信，並且可以從發送者的光學神經元中有效地使用他們的眼睛作為電視攝像機產生補充視覺效果。

亨特猜想，一旦它流行起來，人類電話業務就會走到盡頭。

“你好，維薩。是的，我們又回到了你們的領地。”亨特面對等待的圖里恩斯。“那麼我們這裡有誰？”

代表團由伊什塔爾號的大副布雷辛·奈萊克率領，他代表艦長前來致意。看來 Calazar 親自發了一張紙條，以確保 Hunt 的一行人得到妥善照顧。Xyen Chien 女士在船上，在他們安頓下來後會加入他們。按照現在 Thurien 對被派往地球的船隻的正常做法，船的一部分已經根據 Terran 的口味和比例進行了調整。Ganymean 的平均身高約為 8 英尺。帶他們過去之後，圖里恩斯一家會在休息區稍作停留。

“我從誰那裡聽到的？”米爾德里德問道，環顧四周試驗她的磁盤。“你是司機嗎？”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想你可以說，”VISAR 回答說，自從她提出這個問題以來，她就出現在每個人的巡迴賽中。

“你能告訴我關於 Lynx 的事嗎？她還好嗎？她提著行李提著箱子上來了。”

“林克斯是誰？”亨特低聲問道。

“她的貓，”VISAR 回答道。然後，用一種聽起來更公開的聲音，“再好不過了。管家會把她帶到您的船艙裡。”

“啊，太棒了。我不能把她留在華盛頓。我知道那裡沒有人會正確地餵她。她非常緊張，對飲食很敏感，你知道的。”

“上帝保佑我們所有人，”亨特聽到 Danchekker 喃喃自語，轉過頭去。

就像在他們家鄉的城市一樣，Thuriens 也利用他們的重力技術來塑造他們航天器內的環境。由於“向上”和

“向下”可以在當地定義，並且隨著地點的不同而逐漸變化，內部結構不符合幾乎所有 Terran 設計中反映的多層盒子主題，無論是否試圖掩飾它。一切都融合在走廊、豎井和交叉空間的混亂中，在一個地方充當地板的表面在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時彎曲成牆壁，在其他地方沒有旋轉感。自始至終，Thuriens 都被這樣那樣的力量無憂無慮地傳送著，就像把新來的人從航天飛機上帶出來一樣，像看不見的電梯一樣在各個方向穿過船。但當他們來到飛船的人族部分時，一切突然都變成了直線，垂直度再次顯現，可辨認的牆壁和地板出現在通往一排排門的走廊周圍。因為那是人族所習慣的，也是他們喜歡的事情。

當派對的 Thurien 護送時，Hunt 的行李已經到達他的船艙送他上門。當然，VISAR 可以引導他們，但個人風格很好，大概是機組人員對 Calazar 的回應的一部分。

提示。室內很舒適，顯示出 Thurien 慣有的凡事都要考慮周到的訣竅，Hunt 看到了他放下隨身攜帶的辦公箱，並將外套掛在壁櫥裡。邊桌上放著咖啡壺和食材，浴室裡擺著浴袍和拖鞋。他回到船艙的主房間，檢查了上面咖啡機和櫃子旁邊的冷庫裡的飲料和零食的選擇。

“啊哈，明白了，VISAR，”他低聲說。“你滑倒了。沒有吉尼斯。”

“在休息區的酒吧點擊，”電腦回答道。亨特嘆了口氣，從船艙裡出來，找到休息區，他在那裡安排了與約瑟夫·索內布蘭特的會面。

Sonnebrandt 已經在那兒，坐在一張轉角桌旁的扶手椅上，身邊坐著一位東方女性，亨特從她的各種作品的圖片中認出了她，他讀過的是 Xyen Chien。Danchekker 和 Mildred 在不遠處，還有兩個 Thuriens，他們似乎是 Mildred 關注的焦點。其他一些亨特沒見過的人族也散佈在房間周圍，其中許多人又是亞洲人。顯然，一群人正和伊什塔爾一起回去，以回報圖里恩的訪問。亨特注意到，酒吧里擺放著東方啤酒、葡萄酒、其他飲料和食品。

當亨特加入他們時，德國人站了起來。這是一種很少見的姿勢。這些日子，他中等身材和身材，一頭濃密的深色捲髮，隨意穿著一件有胸袋和肩章的卡其布襯衣，外面套著一件西式棕色皮背心。“博士。打獵。

我們終於見面了，”他打招呼。“所以這是一艘 Thurien 星艦。當然，你以前也參加過。至少，我們會在這部分保持理智，是嗎？在那裡就像被帶到埃舍爾的畫作中。”

據亨特判斷，Xyen 夫人大概五十歲左右，允許因為他注意到東方人看起來比西方人認為的更年輕。她的頭髮高高紮起，用鑲有寶石的銀髮夾固定，穿著一件樸素的淡紫色連衣裙，披著深藍色的披肩。她渾身散發著沉著的氣息，深邃而深邃的黑眼珠久久地註視著亨特，那雙眼睛似乎能讀懂外表所能傳達的一切；但當他自我介紹時，她的臉柔和下來，露出了輕鬆的笑容。亨特的第一印象是一個完全掌控一切的人，她看清了這個世界的本來面目，沒有偽裝或妄想，並反過來向它揭示了她自己和她所選擇的想法。

一個四英尺高的服務機器人漂浮在離地面幾英寸的地方。一種 Thurien G-cushion 來到餐桌旁，詢問 Hunt 它能為他帶來什麼。他點了一壺中國綠茶和一道聽起來像辣肉蔬菜皮塔麵包三明治的印尼菜。“你有沒有

我們應該使用的名字？他問餐桌服務員。

“不，先生。從來沒有這樣的習俗。”不可思議的是，無論是什麼引導它，它都再現了完美的 Jeeves 語調。

“那從現在開始，你就是……”亨特看著它銀色的金屬曲線，搬運托盤，機械手若有所思地附肢，

“維欽格托里克斯……不，等等，Vercingetorix 爵士。恰如其分地被稱為 Ver 爵士。你覺得怎麼樣？”

“如您所願，先生。”

錢安得意地笑了笑。“太棒了，”Sonnebrandt 承認道，向亨特舉起酒杯。它看起來好像裝的是啤酒。

“這是你的副業之一嗎，VISAR？”當機器人吉維斯利地滑走時，亨特問道。

“我想你可以說，一個遠房表親，”VISAR 在腦海中回答道。

“主要是本地自治，但當它遇到類似的事情時，它會與我核對。”

經過一些初步的社交之後，談話進入正題。Sonnebrandt 和 Chien 想聽的第一件事是亨特用他自己的話講述了與另一個自我相遇的經歷。這是亨特為數不多的幾次後悔沒有像許多人那樣選擇保留他的電話交換記錄的選項之一。也許這與他在英國的成長經歷有關，但在他看來，這總是帶有訴訟恐懼症、安全偏執症和神經質社會的其他做法的味道，這些做法現在正逐漸成為歷史。一直有傳言說，通信公司仍然保留著通過其渠道傳輸的所有內容的副本，但 UNSA 高層的要求強調了此事的重要性，卻只得到了道歉的否認，並保證該說法是都市傳說從很久以前就不會死。他回顧了交流期間所說的話和此後重複的所有分析，並給出了他相信該裝置是被送入軌道的無人中繼器的理由。他說話的時候，他的茶和點心到了。

“與狄拉克海的類比很有趣，”亨特結束後，錢說。他在與 Sonnebrandt 的通信中重申了他對 Caldwell 提出的觀點，Sonnebrandt 已將其轉達給 Chien。

“以 Jevlenese 處理矩陣的方式傳播可以很好地解釋對產生和湮滅。”Hunt 和 Sonnebrandt 也有同樣的想法。

“我們對實際傳播機制了解多少？”錢問。

“我們能說說所涉及的物理類型嗎？那是什麼

真的會切換‘狀態’嗎？”

“我有一種預感，它是由我們觀察到的電磁輻射的縱向模式引起的，” Sonnebrandt 說。“我一直在研究可能的影響。我想可能就是這樣。” Hunt 和 Chien 意識到麥克斯韋方程組的標準形式只產生橫向振動。他們描述了在垂直於波浪運動方向的方向上變化的電場和磁場，就像波浪沿著搖晃的繩索傳播，或者當水波經過時軟木塞上下擺動。

沒有什麼能比得上傳播方向上交替壓縮和稀疏的波，例如聲音。

“這是否意味著我們也在談論可比較的速度？”亨特問道。

索內布蘭特搖了搖頭。“不必要。速度常數  $c$  來從適用於我們所感知的那種不斷變化的宇宙的微分方程中。縱向傳播將涉及完全不同的一組幅度。相同的底層矩陣，但完全不同的物理學。水可以同時攜帶聲波和表面波。

但它們是完全不同的現象。”亨特點點頭。這是關於他告訴考德威爾的話。

“另一個版本的你提到的這些‘融合’呢？”

錢問。“他們聽起來很重要。你能做到嗎？他的意思還有什麼？

“不是真的，”亨特承認道。“起初我想知道它是否參考了我們在這裡討論的這種思路。矩陣傳播與 Thuriens 一直在試驗的  $h$  空間方法收斂，但這似乎太模糊了。我們已經很清楚了。正如你剛才所說，這聽起來像是更重要的事情。”

“我認為它可能指的是某種數學收斂，但我沒有發現任何可以適用的東西，”Sonnebrandt 說。

“VISAR 也檢查了 Josef 發送的方程式，”Hunt 告訴他們。“它也想不出任何東西。” Sonnebrandt 聳了聳肩，表示他對此無能為力。

“那麼當我們與 Thuriens 聚在一起時，讓我們希望更多人出現，”錢總結道。

亨特吃完點心，用餐巾擦了擦嘴。“告訴我更多關於你和他們在新疆沙漠中進行的這個項目，”他對 Chien 說。他知道目標是在 Thuriens  $h$  空間電網中建立一個實驗性分接頭，以期在以後擴展其在地球上的可用性。一些人對經濟增長表示擔憂。

影響。

“也許最簡單的事情就是讓你來看看我們當我們回來的時候你自己，”Chien 建議道。

“我願意，”亨特說。事實上，他一直在考慮嘗試安排那。“在可預見的未來，它的普及前景如何？”他問。“嚴重地。我聽到很多關於它的擔憂。”

錢以一種遙遠的方式淡淡地微笑，似乎非常睿智和世俗。“擔心美國的談話？”

“嗯，是的，當然……”

“它會發生的，亨特博士。你不能讓時鐘倒轉。我們很快就會沉浸在普遍豐富的經濟中。這將是資本主義的終結，它在被操縱的稀缺性基礎上運作。但這最終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沒有 Thuriens。世界將不得不比其他方式更快地學習和適應新的思維方式。”

亨特邊想邊喝完最後一口茶。這不是他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情緒表達，但他不確定現在是不是該和一個他幾乎不認識的人談一談。他決定暫時保持輕鬆。“你應該和 Chris Danchekker 的堂兄談談，”他說，指著 Mildred 坐的那張桌子。“從他告訴我的情況來看，聽起來你們在那裡有很多共同點。”

簡在座位上直起身子。“是的，我必須這樣做。我還沒有見過他們。”她把聲音壓低到耳語。“自從得知她要和我們一起去後，我就一直在翻閱她的一本書。關於企業中的政治意識形態專業人員如何被洗腦和適應的問題。非常有趣和有見地。你讀過嗎？

亨特搖搖頭。“恐怕不是。過來吧我給你介紹一下。”

“你能原諒我嗎？”錢恩對索內布蘭特說道。

“我馬上回來，”亨特告訴他。

“當然。我們稍後再談。”當 Chien 起身和 Hunt 一起去時，Sonnebrandt 又站了起來。亨特想知道這是否會成為永久性的事情。當他們離開時，Sonnebrandt 招呼 Vercingetorix 過來，又要了一杯啤酒。

“還有一個給我，”亨特回道。

Hunt 介紹了 Chien，並告訴 Mildred 她是她的粉絲。米爾德里德似乎高興和受寵若驚。Danchekker 和兩個 Thuriens 以適當的歡樂回應。

“就在你進來之前，鄧肯和桑迪去探索了這艘船，”

Danchekker 告訴亨特。鄧肯和桑迪自從他們在一起以來就一直在舒適地約會

從遠征返回耶夫倫。“這似乎是個絕妙的主意。我們正要這樣做。你願意加入我們嗎？”

“想像一下，一艘外星飛船！”米爾德里德很興奮。

“當然。我怎麼可能拒絕？”錢同意了。亨特拒絕了，說他只是暫時離開索訥布蘭特。無論如何，他已經看夠了外星飛船。寒暄了幾句，看到他們走後，他又回到了另一張桌子。

“所以你從未結婚，我想你告訴過我一次？”Sonnebrandt 說，傾斜回到房間。

“沒做過。”

“從來沒有找到合適的女人，嗯？”

“哦，是的，非常接近，一次或兩次。唯一的問題是，他們還在尋找合適的人選。你呢？”

“哦，幾年前我曾經是，但沒有成功。他們可以是如此苛刻的生物。我以為嫁給他們就足夠了。我不知道你也應該和他們住在一起。”

他們談論了與德國人相比在 UNSA 科學部門的生活學術界。Sonnebrandt 曾在日內瓦附近的大型歐洲核子學設施工作過一段時間。事實上，當時他在地球上逗留期間在瑞士安置了來自夏皮隆的許多 Ganymean。雖然亨特當時就在附近，但他們的路徑顯然沒有交叉。

Sonnebrandt 在那裡的工作涉及多重宇宙干涉實驗和量子糾纏系統的隱形傳態。起初，在許多人看來，這似乎是解釋 Jevlenese 船隻如何被拋回古代密涅瓦的關鍵，最近，隨著媒體對 Owen 的 UNSA 退休晚宴上的揭露事件的憤怒，預測從它來自的任何其他宇宙到這個宇宙的中繼。但是 Hunt 和 Sonnebrandt 一致認為，人類實驗室中熟悉的那種量子隱形傳態，Thuriens 以各種方式經常使用的量子隱形傳態並不是答案。從本質上講，問題是原則上不可能提前同步另一端的任何接收設備，而這正是實現這種效果的原因。傳送到另一個宇宙需要一些可以“投射”的“獨立”的東西。比如在瓶子裡發送信息，而不是傳輸到已經存在的調諧收音機。但是你是如何讓瓶子去你想去的地方，然後知道足夠多的信息以便能夠在它到達那裡時宣布自己呢？很明顯，顯示了很多機載功能。但他們至少在一個地方的同行成功地工作了。

出來。

“當 VISAR 適當參與時，我們會突然開始取得進展，”Hunt 說。

“你這麼認為？”

“如果必須的話，那將是我的猜測。”

“‘適當地’是什麼意思？”索內布蘭特問道。

“新的見解和直覺似乎仍然是生物學的專長，”亨特回答道。“我們不知道我們是怎麼做到的，所以很難將它的本質指定給機器，不管它可能包含在關聯網絡和學習算法中有多少。即使對於 Thurien 系統，歸納也不容易。但是一旦你給了它想法，它就會跟著它運行，並在幾分鐘內告訴你什麼符合你的假設，什麼不符合。

VISAR 偽造偽戰爭的真實性令人震驚，這讓 Broghulio 的 Jevlenese 感到恐慌。但首先是我們提出的。”

“誰？你是說你和 Chris Danchekker？”

“哦，當時還有更多人參與其中。但是所有的人族，是的。

Thuriens 一家承認，他們永遠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狡猾的想法和欺騙不是他們的事。”

Sonnebrandt 將手指放在耳後的 avco 磁盤上。“出於好奇，VISAR 是否參與了這次對話？”

亨特搖搖頭。“它不會偷聽。Thuriens 對這樣的事情很挑剔。”

“你怎麼知道它什麼時候在線，什麼時候不在線？”

“你學會提示它。這是你學會的訣竅。

Sonnebrandt 用指尖在設備上輕輕摩擦，描繪出它的輪廓。“這不是人們談論的 Thurien 全感官的東西，對吧？”他檢查。“這只是一個視聽子集。這就是 avco 的意思。”“你從未嘗試過完整的 Thurien 系統？”亨特很驚訝。對於一些原因是想像像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這樣的所有主要科學機構都在某處隱藏了一兩個 Thurien 神經耦合器。但是 Sonnebrandt 搖了搖頭。亨特撥動了心理開關以升起 VISAR。“我假設你在這個地方的不同位置都安裝了耦合器？”

他查了一下。

“當然。這是一艘 Thurien 船。隨附所有固定裝置。”

“約瑟夫從來沒有用過。認為我們可以給他介紹一下嗎？”

“沒問題，”VISAR 回答道。“喝完你的啤酒，我會帶你去最近的可用的。”

## 第六章

Thurien 工程往往不打擾或炫耀。 VISAR 指引 Hunt 和 Sonnebrandt 沿著一條走廊從飛船的人族休息區來到一個被分成許多隔間的空間。

他們進入其中一個，發現了一個看起來相當標準的帶軟墊的躺椅，五顏六色的水晶馬賽克面板位於頭枕的後面和旁邊，其方式隱約讓人聯想到隔音室中的隔音板。一系列視頻和其他傳感器從高處的牆壁和其他方向覆蓋該區域，以從各個角度捕捉對象，從而生成準確的虛擬代理人。否則，除了一側的便利架、衣架和一面鏡子外，小隔間是光禿禿的。有趣的藝術設計圖案緩解了牆壁的單調。“而已。坐吧，”亨特說著做了個手勢。

Sonnebrandt 環顧四周，顯然有些驚訝。“什麼，沒有閃爍燈光和電線森林？你不把頭戴在頭盔裡，或者類似的東西嗎？”

“一切都隨著蒸汽收音機消失了。這比剪頭髮容易多了。”  
“蒸汽收音機？”

“哦，一個英語表達。這裡。跳上 VISAR 快車。”

Sonnebrandt 轉身坐下，看起來有點拘謹。“這耦合到整個神經系統，是嗎？”他說。“我到底要做什麼？”

“當你重新放鬆時，它就會激活。VISAR 將引導您完成。你的感官輸入被系統直接傳送到你大腦的東西所抑制和取代。同樣，它會監控你的運動和其他反應，並製造一個你認為自己實際身處的完整環境，以及一個完整的替代自我。因此，與其將你的身體送到中國去體驗那裡正在發生的事情，不如將信息帶到你。更快更靈活。

在一個小時內從 Thurien 飛到 Jevlen 和他們的另外 12 個星系，然後回家吃午飯。”

“它不會知道中國發生了什麼，”Sonnebrandt 指出。

“我選了一個不好的例子，”亨特承認道。“Thurien 世界是完全有線的。他們可以發送數據來重現任何地方發生的事情。所以你被注入了一個真實的背景。它實際存在的方式。”

“看來要付出很多努力。”

“Thurien 的心理是不同的。他們對必須把一切都完全正確有這種掛斷。如果這樣的事情成為地球上的標準，

你是對的 我們永遠不會遇到那麼多麻煩。我們可能會進行大量的推斷和模擬。VISAR 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例如當您想感受身處無人居住或荒涼之地的感覺時。

但在他們可以的地方，Thuriens 有這樣的東西，那就是讓它成為現實……。

無論如何，正如他們所說，躺下來享受吧。我會掛在隔壁。心理空間見。”

亨特把索內布蘭特留給隱私，他走進隔壁的小隔間，坐下，然後躺下。這早已成為一種熟悉的慣例。一種完全放鬆的溫暖感覺籠罩著他。他感覺到系統正在調整他的神經過程。片刻之後，它就處於被動接收模式，等待他的指示。對於 Sonnebrandt，第一次需要的時間會更長一些。

該系統需要運行一系列感官校準測試來修復用戶的視覺和聽覺範圍、熱和觸覺敏感度等，以便創建看似正常的輸入。然而，一旦完成，配置文件就會被存儲起來，並可以在以後的場合立即調用。定期更新它是個好主意。有點像在接近事物開始變得模糊的年齡時不時檢查眼睛。

亨特放下雙腿坐了起來。或者至少，他視野中的一切，躺椅上真實的壓力感和衣服的摩擦力，以及肌肉和關節的模擬內部反饋，都告訴他他做到了。只是因為他過去的經驗，他知道他在躺椅上真的仍然一動不動，而且會一直這樣，直到他與系統脫鉤。早些時候，他發現有必要傳達他的願望，例如他想“去”哪裡，或者他想聯繫誰，作為對 VISAR 的明確指示。現在，他與系統的交互已經變得微妙到足以讓系統響應他的無聲意志。

當他起身時，他身後的躺椅顯得空蕩蕩的。現在他所看到的是從耦合器進入他的頭腦，而不是從他的眼睛。他繞回隔壁的隔間，漫不經心地靠在門口的一側。Sonnebrandt 顯然處於昏迷狀態，仍在接受剖析過程。花了幾分鐘，但主觀上看起來少了很多。“把他也找出來，”他在心裡說，喚起了 VISAR。

“讓我們看看他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完成它。”

“還是忍不住開個玩笑，嗯？” VISAR 觀察到。

“把它當作一個實驗。純粹的科學好奇心。”

Sonnebrandt 動了動，集中註意力回到小隔間的範圍內。為了有那麼一會兒，他似乎不確定自己身在何處，就像從沉睡中甦醒一樣。他看到亨特，先把頭轉向一邊，然後轉向另一邊，觀察周圍的環境，然後坐起來，轉身看著躺椅。他顯然是

使困惑。最後，他回頭看了看亨特。“我們有技術障礙嗎？”

亨特聳聳肩。“我想這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他不置可否地說。

“想四處逛逛嗎？我們可以稍後再回到這裡。”

“當然。”Sonnebrandt 的一隻鞋在腳趾附近有一個磨損痕跡，Hunt 早些時候注意到。我們在那裡，忠實地複制在他的虛擬鞋上。

太棒了，亨特心想。

“我希望這不是一件很常見的事情，”Sonnebrandt 在他們離開時開玩笑說。隔間。“我的意思是，在數小時內被困在這艘穿越太陽系的星際飛船中。

意識到事情可能會出錯並不是很令人放心。”

“哦，我認為你可以信任 Thuriens，Josef，”Hunt 神秘地回答。

然後，大聲喊叫 Sonnebrandt，“VISAR，願意做導遊嗎？”

“控制和指揮甲板、通信中心、來自 h 空間網格的機載電源拾取器以及推進控制怎麼樣？”VISAR 建議。

由於亨特發起了公開對話，索內布蘭特聽到了回應，也。

“聽起來不錯嗎？”亨特問索內布蘭特。

“他們不會介意？遊客進來在那樣的地方呆呆地看著嗎？”

“我看得出來你還不習慣和 Thuriens 在一起。”

“好吧，我想說的是，在不久的將來，這將得到糾正。”

他們走路時，索內布蘭特轉過頭看了亨特一眼。“在那兒關於 Thuriens 有什麼我應該知道的嗎？我是說和他們打交道。他們有什麼不高興的嗎？冒犯他們的事情？”

“你不會冒犯他們的，約瑟夫。他們沒有讓人類因自卑或不足而產生防禦心理的競爭基礎。這不是他們的本性。出於同樣的原因，試圖通過咄咄逼人或爭論來贏得你的觀點是沒有用的。他們不會回應。我們認為堅定和自豪的東西，他們更有可能認為是毫無意義的固執和有點荒謬。如果您意識到自己錯了，就像他們那樣說出來。如果你是對的，請不要吹噓它。明白我的意思了嗎？沒有任何針對單人優勢點數的遊戲。他們的想法不是那樣的。”

“嗯……你讓他們聽起來很有耐心。這是來自這樣一個古老文明的東西嗎？”

“他們有時會讓你覺得自己像個孩子，”亨特同意道。作為一個事後，他補充說，“也許你應該和 Chien 談談。”

他們來到一條交叉走廊，轉向船的圖里恩部分。Danchekker、Chien、Mildred 和兩個 Thuriens 就在拐角處，研究著來自各個 Thurien 行星的現場壁畫。

一時間，亨特只能站在原地看著他們，一臉茫然。這個

沒有意義。

Hunt 和 Sonnebrandt 是代理人 存在於他們的虛擬創作中自己的思想 ,投射到 VISAR 提供的環境中 ,在這種情況下 ,恰好是 Thuriens 嵌入到他們建造的所有東西中的傳感器捕捉到的船的內部。確實 ,VISAR 可以將碰巧在那裡的人的圖像作為該環境的一部分 或者將它們編輯掉 ;這取決於將體驗傳遞給的用戶想要什麼 。但在這種複合情況下 ,“背景”人物 比如 Danchekker 和其他人 ,他們身在現場 ,圖像來自那裡 無法與代理人互動 比如 Hunt 和 Sonnebrandt 他們不在場 。但 Danchekker 正在互動 無言地張著嘴 ,表現出和 Hunt 一樣對他們的會面感到驚訝的所有跡象 。亨特迷惑不解的唯一解釋是 ,索內布蘭特是對的 ,而亨特才是被愚弄的人 。出於某種原因 ,在亨特的經歷中前所未有的是 ,Thurien 技術未能發揮作用…… 。

或者 VISAR 可能就是那個在開玩笑的人 ?亨特以前曾遇到過一些奇怪的幽默點子 。

“博士 。打獵 。你趕上了我們 ,”Chien 說 。 “我們並沒有走多遠 ,我耽心 。您的同事 Danchekker 教授將向我們展示 Thurien 虛擬旅行系統 。不過目前好像是down了 。我希望這不是 Thurien 工程的一般指標 。”

“太不一般了 !”索內布蘭特驚呼道 。 “我們也這樣做了 。我說的和你剛才說的一模一樣 。”錢笑了 。兩個 Thuriens 仍然和另一群人在一起 ,以一種奇怪的方式保持超然 。

但 Danchekker 並沒有笑 。他看著亨特 ,表情就像一個人面對不可能的事情 ,卻不知道如何提出問題來表達它 。看來他遇到了同樣的問題 ,這意味著他和亨特的想法是一樣的 或者直到剛才 。但這可能只是因為他也試圖對他的同伴們玩同樣的把戲 。

“好的 ,VISAR ,一個很好的 ,”亨特朝它開了一槍 。

“你是什麼意思 ,維克 ?”

“笑話結束了 。加油 ,升級這是怎麼回事 ?”

然而 ,米爾德麗德的表現與其他人不同 。她站起來 ,不確定地盯著亨特看了好幾秒鐘 ,然後走近一步 ,把臉湊近 。有一瞬間 ,他以為她要吻他的臉頰 。

她往後退了一步 ,眼裡閃爍著調皮的光芒 。 “克里斯蒂安告訴我 ,直到不久前你還抽煙 。那正確嗎 ?”

“嗯 ,是 。”他搖搖頭 。 “那有什麼關係 ”

“啊 !明白了 ,VISAR ,”米爾德麗德輕聲說 。 “你越來越懶了 。”

“我做了什麼？”

米爾德麗德回答時對亨特微笑。“您使用了舊的存儲配置文件來創建亨特博士。它包括一絲吸煙者通常擁有的香氣。

它現在在那裡。但它不應該是。不是更早，也不是我們乘坐穿梭機上來的時候。”她向其他還在聽但還沒有弄清楚的人解釋說：“系統運行良好。就在我說話的時候，我們現在就在裡面。我們所有人！我很驚訝。恭喜你，基督徒。你真是把我們給騙了。”Danchekker看起來太驚訝了，無法回答。在他身後，兩個Thuriens正在咧嘴笑。

“好吧，你贏了，”VISAR承認道。“那我們還要繼續巡演嗎？”

“當然，”錢說。與此同時，她向米爾德麗德點了點頭表示贊同。

亨特想到，這是一種確保指揮甲板和其他地方的船員不必被成群結隊的遊客打擾的方法。當他們再次開始移動時，Sonnebrandt靠得更近了。

“她很敏銳，”他低聲說。“她也來了。”

亨特不得不同意。他自己仍在克服驚訝。這是  
他第一次知道 VISAR 會被抓到。

## 第七章

在調查查理和其他在月球上發現的月球人遺骸的過程中拼湊的記錄表明，月球人早在他們自己的時代之前就知道已經消失的巨型兩足動物種族。月球神話告訴我們，這個種族仍然存在於一顆被稱為巨人之星的恆星上，可以在圖表上識別出來。在這些發現發生時，地球上的科學家無法知道這個傳說是否屬實。但他們保留了這顆星的名字，並且一直沿用至今。

巨人之星，或 Gistar，位於距地球約 20 光年的地方  
金牛座的太陽系。它的大小和組成與太陽相似，但更年輕，並支持一個由五顆外層氣態  
巨行星和五顆內層類地行星組成的系統，所有這些行星都有各種各樣的衛星群，這與我們  
家鄉的模式非常接近。這不足為奇，因為古代的 Ganymea 領導人已經長期勤奮地尋找他  
們的種族的新家園，盡可能減少未知和驚喜帶來的危險。

Thurien 是它的恆星之外的第五顆行星，就像 Minerva 一樣，比地球小一點，溫度更低，適合 Ganymean 的適應範圍。

然而，大氣的成分和動力學提供了比地球更均衡的熱分佈模式，導致極地地區比簡單的距離比較所表明的要小，赤道夏季很少比邊緣亞熱帶地區更熱到地中海。地表大約百分之七十是水，四塊主要的大陸塊分佈在兩個半球上，這與地球不同，分佈在兩個半球上，但最深的海洋裂縫和最高的山峰之間的高度差異更大。

Thuriens 一直在一個名為 Quelsang 的地方，在靠近地球行政和管理中心 Thurius 市的地方，根據他們現有的 h 空間物理學，試圖解開跨多元宇宙運動的神秘面紗，但沒有成功。Thurius 是 Hunt 和他的團隊將停留的地方，船上的大多數其他人族也是如此。它位於靠近海岸的湖泊環境中，這些湖泊由兩個南部大陸之一的峽谷和瀑布相連，稱為 Galandria。沒有像人類星際飛船抵達地球時那樣需要在轉移衛星上對接和必須登上地面航天飛機的複雜情況。伊什塔爾號從它的進近處直接進入下降狀態，將它帶到位於

在城市以東一百多英里的水邊。

即使是亨特，他可能和任何人族人一樣經常與 Thurien 打交道，也對龐大的發射和裝載設施感到敬畏，在奧黑爾或奧黑爾繁忙的一天，遠洋班輪大小的星際飛船像亞軌道和貨船一樣排成一列。肯尼迪國際機場。

Thurien 建築以巨大、高聳的垂直結構為樂，裝飾著塔樓和尖頂，一些較大的城市向上延伸數英里。一個飛行的酒店大堂，從外面看起來像一個扁平的飛艇，但卻是金色的，將到達者帶到了城市。在走到一半之前，他們第一眼看到了它。它出現在地平線上，是一個緩慢增長的白色和光團，起初暗示是某種整體結構，以掩蓋距離。但隨著它們越來越近，它的真實比例顯露出來，似乎是單一結構的各個方面逐漸展開並分解成整個區域，包括巨大的正面和遠景、梯田摩天大樓、峽谷和建築懸崖，交織在橋樑和橋樑的花彩中。拱廊環繞著高聳的中央地塊，掛毯中令人神魂顛倒。層層遞進的玻璃和雕刻的石頭一樣多的綠色植物，湖泊通過運河系統連接，瀑布限制在建築物的表面之間，而在上方，雲層環繞著最頂端的尖峰。與其說它是一座城市，亨特發現自己在想，不如說是一座人造山脈。

當射線形狀的飛艇將他們帶到似乎是城市交通中心的地方時 或者可能只是其中之一 亨特已經在他們來回穿梭的城市景觀中迷失了方向。

他們駛入一個巨大的機庫般的空間，高處是城市的階梯式街區，隱約讓人聯想到特大的金字塔，消失在下面一堆彎曲的交通坡道和較小的建築物中。從這裡開始，各種類型的交通工具似乎來來往往，從像城市內置的整體循環系統一樣從較低層輻射的管網，到沿著無處不在的 g 型輸送線穿過上方和之間的空間的物體流，與建築物本身一樣，它們也是 Thurien 城市建設的一部分。判斷什麼構成一個並不總是那麼容易

“車輛”，因為建築的各個部分似乎能夠移動並重新連接到其他地方。離開飛艇後，Thurien 的東道主將 Hunt 和他的團隊帶到了幾層樓的用餐區吃午飯。當他們完成後，他們發現房間已經成為他們旅館的一部分。自從伊什塔爾號從地球上空軌道升空以來，他們的手錶已經過去了不到三十五小時。

早期的 Terran 客人將其命名為華爾道夫。它最初是為了方便 Jevlenese 短暫訪問這座城市而提供的，它是按照人類比例而不是 Ganymean 設計的。雖然它包括住宿、餐飲、娛樂和其他設施，但“酒店”並沒有真正描述它，因為它不是作為商業企業設立的。但已經足夠近了。房間裡有亨特所期望的所有舒適和額外設施，包括每個房間都有一個完整的 Thurien 神經耦合器。在大堂區後面的主入口層後方，還有一段供公眾使用的小隔間。下面的體育館包括一個重力支撐的自由落體游泳池，水在蹦床般的彈性圍牆內呈球形，游泳與動力潛水相結合成為一種全新的體驗。

主要的社交焦點似乎是一個凹陷的攤位和座位區。壁龕圍繞著大堂一側更開放的地板，在花盆和隔板後面隔開，兼作酒吧和咖啡廳。入口處的 Jevlenese 標誌將其命名為 Broghuilio Lounge，以表彰他們尊敬的領袖，但後來的 Terrans 可能是由於它距離大廳幾步之遙的位置，將其稱為 Pit Stop。Thuriens 親切地添加了用英語。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安排人族觀看 Thurien Mutliverse 的工作。剩下的一天是為了放鬆和適應環境。因此，在打開行李、梳洗和安頓下來之後，Hunt 和團隊的其他成員以及其他曾在 Ishtar 上的人都被吸引到了維修站。負責照顧他們的 Thuriens 要么已經在那裡，要么隨著時間的流逝後來才進來。這是亨特以前觀察到的一種奇怪的對比。在 Thurien 的日常個人生活中，似乎沒有什麼是匆忙或緊張的。然而，當他們將注意力放在建築或科學項目等事情上時，他們處理事情的速度和效率可能令人震驚。

\*\*\*

與過去相比，由於全神貫注於在自己的家鄉世界重建文化，來到圖里恩的耶夫林人數量有所減少。另一方面，地球人以某種身份或其他身份正在成為生活的常規組成部分，因此對華爾道夫住宿的需求一如既往地旺盛。伊什塔爾的補充包括一個來自俄勒岡州的學校團體，他們正在前往一個擁有真正恐龍的世界的夏令營。一個愛沙尼亞合唱團，受委託在 Thurien 進行一系列演出；以及德克薩斯州奧斯汀 Formaflex Inc. 的一些技術支持人員，他們正在開展一項實驗，研究將 Thurien 物質複製技術引入地球的經濟影響。Hunt 的另一個自我將其視為投資的同一裝備，Hunt

已經傳給了他的鄰居傑瑞。也有一些 Jevlenese，但他們傾向於保持獨立，受傳統和教養的製約，將 Terrans 視為他們無情的 Cerian 競爭對手。Hunt 發現自己和 Sonnebrandt、Chien 以及一個名叫 Othan 的 Thurien 坐在一起，Othan 以某種技術能力參與了 Quelsang 的項目。桑迪和鄧肯已經在城裡觀光了，丹切克不在，正在檢查與明天的安排有關的事情，米爾德麗德正在確保向華爾道夫的工作人員簡要介紹林克斯的缺點、厭惡和偏好。

與許多 Thurien 材料的情況一樣，他們坐在的桌子可以製成不透明的、透明的，並呈現各種紋理。目前它是玻璃頂的，用作全息坦克，Othan 一直用它來給他們提供 Thurios 的視覺之旅。然而，現在它包含的圖像是他們明天要去的 Quelsang 研究所。它就像一個微型版的 Thurios，相互連接的高層建築矗立在公園和樹木之間，但更具曲線和異國風情。Othan 說它是以一位已故多年的 Thurien 名人的名字命名的。“研究所”是泰拉語言學家在沒有更好的詞真正與原始的 Thurien 詞相匹配時使用的術語。

“那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地方？”索內布蘭特問道。

“我不確定我對人族組織的了解是否足以將其與任何事物進行比較，”Othan 回答道。

“我遇到了一個澳大利亞人，他在那裡研究 Thurien 推進系統，”Chien 說。

“他將其描述為高級物理研究和教學實驗室以及哲學學院之間的混合體。”

“誰經營它？”索內布蘭特問道。奧森看起來很困惑。

“政府聽起來不像我們習慣的那樣集中，”錢說。“任何協調政策似乎都沒有太多障礙。”

“不同的團體使用這些設施來進行他們自己的項目，這取決於他們感興趣的是什麼，”奧森說。

“那麼他們是如何協調的？是什麼讓他們的方法統一起來？”

Sonnebrandt 堅持……假設他們有不同的理論基礎。甚至是相互矛盾的。Quelsang 會支持這一切嗎？”

奧森似乎不明白這個問題。“好吧，是的，”他同意了。“不然我們怎麼知道哪個是真的？”

“澳大利亞人告訴我，這就像一個科學藝術家的殖民地，”錢說。

亨特不知道她是否同意。那種傳統

她來自不會讓她習慣於看到有利的一面，但從他以前與 Thuriens 的交易中，他知道他們是如何工作的。

沒有 Thurien Establishment 宣布就特定主題達成共識，也沒有任何鼓勵遵守該主題的製度化獎勵制度。想法要么奏效，要么不奏效；預測成功或失敗；無論任何人的偏好或成見如何，證據都會說出它所說的。沒有政治壓力或害怕失去面子。這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特別影響 Thuriens 個人獨自在自己的時間做出自己的評估最終會回過頭來參與某個地方的行為，而不是和一個不是的人一起被冷落。

Sonnebrandt 似乎明白了。“我看不到那樣的東西很快就可以回家工作了，”他看著亨特說。

亨特搖搖頭。“和部落巫醫掛斷電話的可能性差不多他的面具，然後在村診所重新開始洗瓶工作，”他回答道。

“Thuriens 沒有警察部隊。關於我們的本性中有一點根本不同的東西，這告訴你什麼？”

“啊，對不起。是英國人維克多·亨特博士嗎？”

亨特轉身發現一個大約十四或十五歲的漂亮女孩站在他身邊，身著水手服校服的椅子。她看起來像日本人，手裡拿著一本紅色的布面書和一支筆。亨特咧嘴一笑。“沒有別的。你是誰？”

“我叫柯。”

“嗨，科。我能為你做什麼？”

“抱歉打擾了。但是我收集了很多著名的親筆簽名。我會如果我也能加上這位偉大的科學家，我將深感榮幸。”

“榮幸。榮譽是我的。”他拿著書，而其他人看著，微笑著，寫道，

致遠道而來的柯。我希望你不是因為這個才來這裡的。

Victor Hunt

Thurios, Thurien 行星

巨人之星十月，2033 Ko 不確定  
地看著 Othan。“Thurien 也可以嗎？”她膽怯地問道。

VISAR 進入巡迴賽。她必須參與其中才能與 Thurien 交談。“你會說日語，Ko。我會處理的。”

柯過了一會兒才意識到發生了什麼。然後她遞給奧森

這本書。“我已經有了 Bressin Nylek 的，”當 Othan 用厚重的 Thurien 哥特式字體寫下一些東西時，她說。“他是伊什塔爾號的軍官。那是我們來這裡的那艘船。我也有船長的。

“非常有進取心，”Sonnebrandt 評論道。

不想丟下任何人，Ko 把她的書遞給了他和 Chien Othan 完成後的無聲邀請。“我希望能找到 Danchekker 教授，”Ko 在他們順從時環顧四周說。“那個也去了 Ganymede 的科學家。”

“他現在不在，但是”Hunt 開始說，然後看到 Danchekker 從大廳區域的台階上走下來，環顧四周。

“不，等等。你很幸運。他現在在這裡。”亨特一揮手引起了丹切克的注意，丹切克走了過來。“你的名聲是無止境的，克里斯。

這是收集簽名的Ko。她想要你的綽號。”

“什麼？…哦。是的當然…。我的話，你一直很忙，年輕的女士。”Danchekker 在添加題詞時保持微笑。柯高興地小跑著走了。

“宇宙其他地方的生活怎麼樣？”當 Danchekker 拉過一把椅子加入他們時，Hunt 問道。

“表姐米爾德麗德一直在訓練在這裡工作的不幸的人與她該死的貓一起生活的藝術。幸運的是，他們大多是耶夫林人。許多 Thuriens 在食肉動物周圍感到不舒服。一時之間一片混亂。她以為他們把它弄丟了。”

“失蹤的山貓？”亨特投了進去。

Danchekker 低聲呻吟，試圖忽略它。“一切都是明天安排給格桑。”

“你知道 Porthik 會不會在這裡嗎？”亨特問道。Porthik Eesyan 是來自 Thurios 的科學顧問，他們從 Jevlen 遠征中認識了他們。

他一直在 Multiverse 工作中發揮主導作用。

“是的，他會的。他有一些消息想親自告訴你，維克。

你轉發的想法是正確的。Thuriens 一家一直在專心地調查他們。似乎他們比他們想像的更接近成功。事實上，他們似乎一直在往其他宇宙傳送東西，而自己卻沒有意識到！”

## 第八章

當然，UNSA 已經向 Thuriens 傳達了來自 Hunt 宇宙旅行的另一個自我的信息，Thuriens 立即開始探索理論模型和初步實驗設置，以了解可以用矩陣傳播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事實證明，對自密涅瓦事件以來他們一直在做的一些工作的重新解釋表明，他們比他們想像的更接近取得突破。

在 Hunt 提出建議之前，他們的實驗導致他們提出了 Duncan Watt 在一份 UNSA 報告中異想天開地提到的假設粒子

作為一個

“thurion”，這個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thurion 被用來解釋在某些夸克相互作用中觀察到的能量不足，但從未觀察到它存在的直接證據，即使在預測發現它接近確定的情況下也是如此。所以要么是蘇里翁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認為它們應該存在的理論是有缺陷的，要么是用於尋找它們的方法出了問題。但經過仔細的重新分析和雙重檢查，理論家和實驗人員都堅持認為他們這邊的房子是乾淨的。 Thurions 必須存在；然而事實證明他們沒有。

那時 VISAR 指出，如果“事實”指的是這個宇宙，那麼這個問題就合乎邏輯地解決了，而 thurion 存在於另一個宇宙中。換句話說，Thuriens 一家在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偶然發現了他們想要實現的目標。他們之所以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們一直試圖應用的傳統  $h$  空間物理學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有這樣一個過程。但是當他們使用亨特提出的那種基於縱向矩陣波的方法重新運行數據時，效果立即出現了。事實上，量子水平的漲落預計會一直自然地產生類似的東西 跨多重宇宙“粒子”的自發能量轉移，它們會在最小的時間尺度上表現為虛擬粒子的突然出現和消失。它可能解釋了滲透真空的量子級“泡沫”，物理學家早就知道並測量了很長時間，但從未能夠真正解釋。

因此，來自地球的到來使 Thuriens 一家處於相當興奮的狀態。這不僅僅是因為蘇里昂之謎被解開了，還因為事情已經有了更進一步的進展。

事實證明，整個業務的關鍵是 Thurien 重力技術。

麥克斯韋方程組沒有產生縱波分量的原因是它們只與電磁描述的底層矩陣有關。運動中的帶電物體經歷了隨速度增加的電阻力。這意味著它們移動得越快，它們就越能抵抗進一步的加速，換句話說，它們表現出質量增加。提供的能量超過了它們通過改變運動所能吸收的能量，這些能量被作為輻射處理掉了。

最終，所有被施加的能量都會被輻射出去，超出這個範圍沒有進一步的加速是可能的，有效質量將是無限的。當然，這描述了上個世紀在地球上進行的所有實驗工作，並根據相對論進行了解釋，該理論宣布速度極限是普遍存在的。但實際上它只適用於電現象。就地球科學家而言，這既不存在也不存在，因為他們無論如何都沒有辦法將電中性物質加速到高速。但是 Thuriens 做到了。

將他們的引力方法應用於亨特提出的矩陣動力學產生了一種更一般形式的場方程，其中包含一個縱向分量，其解垂直於電磁張量中包含的所有四個維度，這可能只意味著跨多元宇宙傳播。既然他們走上了正確的軌道，Quelsang 的 Thuriens 已經在將電子和質子傳輸到多元宇宙的其他地方。他們使用的術語是“多端口傳輸”電子和質子，它們是有形物質的基石。下一步將是嘗試簡單的分子。

整個事態的一個特殊含義是，如果他們將粒子能量量子發送到附近的其他宇宙，那麼至少生活在這些宇宙中的其他自我的某些版本也會做同樣的事情。這表明，無論如何，原則上，由於隔壁正在進行的相應實驗，有可能檢測到電子、質子、分子或任何在此物質化的物質。Thuriens 一直在尋找此類事件，但到目前為止的結果是否定的。從VISAR最新的計算來看，這樣的結果似乎也在意料之中。

Porthik Eesyan 解釋了為什麼在他們觀察一些測試運行到多端口分子。自從 Tramline 小組到達以來已經過去了幾天。Multiporter 的介紹性參觀和演示已經結束，因為該項目已被指定。合併後的團隊開始做生意。Hunt 和 Eesyan 都在身體上，而不是在神經上遠程耦合到一個複合創造物。實驗者做不到

在 VISAR 的虛擬世界設置之一中進行大量真實實驗。

“維克，你今天的心情是不是很想大數字？” Eesyan站在一個比亨特高一英尺，深灰色，幾乎是黑色，他的軀幹上覆蓋著一件寬鬆的大衣，長及膝蓋，顏色鮮豔，採用精心編織的設計。 Ganymeans 沒有頭髮，但他們頭頂的皮膚粗糙成帶棱紋的鱗片狀紋理，有點像燭芯，可以像鳥的羽毛一樣呈現多種顏色組合和色調。

Eesyan 的是藍色和綠色，向後方呈現橙色條紋。

“我準備好冒險了。試試我，”亨特說。

“多重宇宙分支真的像我們中的一些人推測的那樣細。從理論上講，它們可能只有一個量子躍遷之差。它們的數量可能與宇宙整個生命週期中離散量子躍遷的數量一樣多。為零的數量選擇任何你喜歡的。這不會有任何重要的區別。”

亨特一邊想著，一邊無聲地吹了聲口哨。

考慮到它所暗示的巨大意義，Multiporter 確實相當

隨著 Thurien 建築的發展，這是一件不起眼的硬件。投影室本身是實際進行多端口傳輸的地方，採用不起眼的方形金屬外殼形式，大小與微波爐差不多，一排閃亮的管子從安裝在支撐框架中的設備部件以不同角度匯聚在上面圍繞兩側延伸，在頭頂，並進入下方的海灣。一大堆傳感器和儀器填滿了框架的其餘部分、一個工作台和監控站、幾張桌子，以及一排排管道、管道和其他消失在牆後並向下穿過地板的連接，完成了這個場景。中心的房間是物質被誘導消失到其他現實中的地方。它足以滿足當前正在進行的實驗類型。

如果以後的成功導致涉及更大物體的更雄心勃勃的嘗試，預計將在遠離 Thurien 的太空中運行放大的 Multiporter。 Eesyan 已經有一些設計師在研究它。在一個沒有成本核算概念也不需要的系統中，短期預算削減毫無意義。

房間內的一定體積的空間也是試圖檢測從其他現實多端口傳輸的物質的地方。根據這種情況的奇怪邏輯，如果其他附近的自我正在使用他們自己版本的相同設備將物質從他們的宇宙中多路傳輸出來，那麼這似乎就是在這個宇宙中尋找它的地方。因此，Multiporter 的時間分為發送模式和檢測模式。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他們的其他人也按照同樣的時間表工作，那麼沒有人

會檢測到任何東西，因為他們會在沒人看的時候發送，在沒有人發送的時候看。採用的答案是使用局部量子隨機化器在模式之間切換。

假設他們的對手也會有同樣的想法，這個想法是由不同的量子過程序列驅動的隨機發生器。根據定義，這就是使不同的現實變得不同的原因。會產生不同的切換時間模式，給出重疊週期在從一個宇宙發送和在另一個宇宙中嘗試檢測的模式之間。消極的結果導致這一假設被重新檢驗，沒有發現任何明顯的缺陷，但 Eesyan 現在說還有其他原因可以預料到這一點。

“片段”是指多元宇宙的“垂直”切片的術語。一個自給自足的宇宙，像 Thuriens 和人類這樣的生物居住在其中，並且在其中發生了事件排序形式的變化。就一本書中的書頁這個不太準確但更容易形象化的類比而言，書頁似乎薄得驚人。“這似乎是某些人猜測的方式，”Eesyan 證實道。“穿過一個片段的粒子會在其中存在很短的時間，使其與背景量子噪聲無法區分。在實踐中不可能檢測到。”

亨特曾希望出現某種整體平均效應，即單個量子事件很少會在更高、更宏觀的層面上產生任何可辨別的差異。實際上，這會使頁面變厚。

但他不打算就計算問題與 VISAR 爭論。“宏觀概率會變大嗎？”他問 Eesyan。換句話說，較大的物體是否需要更長的時間來遍歷一段，從而使它們更容易被檢測到？

“不明顯，”Eesyan 回答道。“多端口傳播速度很快。”他六指手做了一個甩開的動作。“但我們正在努力發送更大的物質配置。無論如何，我們也會升級探測器來尋找同樣的東西。你永遠不會知道。我們可能會瞥見一些東西經過。”

亨特將手肘擋在他們面前的護欄上，哼了一聲，表示這還需要一些努力才能相信。根據指導計劃的奇怪推理，從隔壁尋找他們自己還不能發送的物品毫無意義。他凝視著諧振器支架，管子從頭頂伸出。

那是能量被傳遞的地方，矩陣波——“M波”，通過正在製定的術語，生成以啟動多端口過程。

在維修機器人的協助下 ,Thurien 技術人員正在對設備器材。 Josef 和 Chien 也在上面 ,盤旋在 Thurien 引力氣泡中 ,看看他們能學到什麼。

“那麼你一直在發送的擴展結構最終會發生什麼 ?”

亨特問伊西安。 “分子構型。”

“我們無法確定 。據我們所知 ,他們只是保持作為一個膨脹的波函數去和分散 。”

亨特遠遠地點點頭。那麼 ,出現在地球軌道上的中繼設備是如何能夠在那里維持足夠長的時間來發起和支持對話的呢 ?這是否意味著只有足夠複雜以包含某種以某種方式 “停止”自身的方式的物體才能在能夠停留在那裡的有意義意義上被多端口傳送到另一個現實中 ?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Eesyan 說 ,彷彿讀懂了他的想法。

就在那一刻 ,VISAR 通過亨特腦中的 avco 傳來說他已經米爾德里德打來的電話 。由於有人在有人陪伴時突然開始對著空氣說話是令人不安的當然也不是最好的禮貌 ,VISAR 也會向 Eesyan 宣布這件事 。這種禮貌在地球上是不可能的 ,因為大多數人的耳朵後面都沒有 avcos ,這也是亨特在回家後一般不使用他的另一個原因 。無論如何 ,那些這樣做的人並不是那種過分擔心禮貌的人 。他接受了 ,Mildred 出現在他的視野中 ,作為一個框架的頭和肩膀疊加在一起 。你怎麼稱呼它……多端口 。

“維克多 ,你好 。以及如何 。 實 ……

驗室 ?”她決定這一切都超出了她的範圍 ,而是和 Danchekker 一起去了 Thurios 的某個地方 ,去見一些她想了解的與她的書有關的 Thuriens 人 。

“這讓我們家鄉的國家實驗室看起來像煉金術店 ,”亨特回答道 。

“他們啟動並運行的時間比我們讓委員會爭論的時間還短 。社會學家怎麼樣了 ?”

“哦 ,難以置信的有用 !他們都非常樂於助人 !就好像他們擁有世界上所有的時間 ,沒有什麼事情重要到不能被打擾 。或者這只是他們禮貌的方式 ?我還沒有真正決定是哪一個 。起初我以為這是他們對我們所謂的經濟學的看法的結果 或者他們的缺失 。你知道我的意思當任何人都可以擁有無限的任何東西時 ,你會認為花費你的一生試圖獲得更多將不再有任何意義 ,不是嗎 ?但是 ,我們根本不是這樣的 ,是嗎 ?人們得到的越多 ,他們似乎變得越卑鄙和骯髒 。我總是發現它是

一無所有的最貧窮的人最慷慨。所以它一定是 Thurien 性質中與生俱來的東西。”

框架擴大到包括 Danchekker 的圖像。“開門見山，”他喃喃地說，同時給亨特做了一個露出牙齒的鬼臉。“維克，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那麼這是什麼一回事？”亨特問道，感激地接受了暗示。

“哦，我只是打電話提醒你快十點了，”米爾德里德說。

“和？”

“你應該在十點與我們會面。”

“在哪裡？”

“嗯，不是真的‘見面’。”……你知道，在其中一個耦合器中，或者隨便你怎麼稱呼它們。”

“做什麼的？”

米爾德里德看起來很困惑。“我們安排了參觀 VISAR 空間。你和克里斯蒂安說你會帶我去看一些 Thurien 行星，我們打算在 Jevlen 的船上向你的 Ganymean 朋友問好。”

亨特的眉頭皺了起來。“一定有一些混亂。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Danchekker 插話道：“我們今天早上給你打過電話，Vic。h 空間之旅，參觀 Shapieron。”

亨特在他的記憶中搜索，但什麼也想不起來。他無奈的搖了搖頭。“好吧，當然，我會一起去，沒問題。很高興再次見到 Garuth 和他的人民。我相信你是認真的。但老實說，我從來沒有說過這件事。”

“好吧，我們準備出發了，”Danchekker 說。“但我們等到你把自己組織起來。”他聽起來有點煩躁，好像他不相信亨特的否認，認為這是一個有點蹩腳的忘記的藉口。

“我馬上就到，”Hunt 說，然後放下了手。他回頭看著伊西安。

“你能原諒我嗎？Chris 和 Mildred 問我是否可以在短時間內加入他們的行列。”

“如你所願，”Eesyan 回答。

“最近的耦合器在哪裡？”

“這裡有一個。” Eesyan 指出旁邊的一個分區空間監控面板。“現在免費了。”

亨特告辭而入。他對 Danchekker 毫不妥協的確定態度感到有點惱火，因為很明顯存在某種混淆。他真的會變得愚蠢嗎？他問自己。但疑慮一閃而過。不，騎下坡的自行車感覺平穩而安心，沒有搖晃，當他放鬆地回到躺椅上時，他做出了這樣的決定。他

沒有忘記任何事情。

## 第九章

Vranix 是一個古老的 Thurien 城市，位於北部大陸之一，以其藝術中心和博物館以及文化寶庫而聞名。它還以一些最壯觀的 Thurien 建築而聞名，這些建築在城市發展的這些年裡蓬勃發展，可能是當時 Thurien 藝術形式中最極端的一種。Hunt 和 Danchekker 在他們第一次虛擬訪問 Thurien 時曾“去過那裡”。這似乎是一個適合列入行程的地方，她和 Danchekker 仍然堅稱是亨特幫助起草的，目的是讓米爾德麗德對 Thurien 社會有一個初步的了解。但由於默契的共同同意，他們已經不再談論它了。晚上，他們會重新加入小組的其他成員共進晚餐。

他們站在一個巨大的碟形空間中，裡面一圈圈分層的座位上升到一個封閉的邊緣。Hunt 和 Danchekker 看著 Mildred 抬頭凝視著三個看起來像粉紅色象牙色的細尖尖塔，它們在他們頭頂上方匯聚，然後融合成一個倒置的階梯狀梯田和水平面，這些梯田和水平面不斷擴大並向上展開，達到無法估量的距離……。

然後她疑惑地皺起眉頭。在遠處，本應是天空的地方，場景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融合了各種形狀和結構，其尺寸驚人，一個方向延伸至目力所及，而另一個方向則形成了遙遠海洋的海岸。他們正在俯瞰整個弗拉尼克斯城。但這一切都懸在他們的頭上，顛倒了。他們等著，看看米爾德麗德要花多長時間才能弄明白

出去。

“我的上帝！”她在長時間的停頓後說道。“我們在裡面經歷了所有那些顛倒的仙境。它以某種方式徹底改變了我們，至少我們沒有意識到，我沒有。但你說你以前來過這裡。這必須在下面。我們就像天花板上的蒼蠅一樣走了出去。”

“沒錯，”亨特稱讚道。圍繞著他們“升起”的三個尖塔超越了一座統治城市的巨大塔樓，並支撐著一個圓形平台，其中包含了他們所在的地方。實際上是一個用於各種活動和社交聚會的小型圓形劇場。但是圓形劇場在平台的下面，而不是在上面。

好像在檢驗她說的是真的嗎？或者米爾德麗德問道偷低我頭腦中邊緣？邊，

“哦，它就像你所感知的那樣存在，”Danchekker 向她保證。“一種

很久以前，Thurien 建築師心血來潮，可能是為了炫耀他們對當時開發的整體重力結構工程新科學的靈巧。 Thuriens 廣泛使用它，正如您已經了解到的那樣。”

“所以這就是我感覺正常的原因嗎？……不，等一下。 VISAR 可以注入正確的刺激，讓你感覺正常，不管怎樣，不是嗎？我想說的是，如果我們真的在身體上……在那裡，無論正常情況如何，一切看起來都不對？不是顛倒的。局部重力正常但反了？” …… 我們還會覺得

“正是這樣，”Danchekker 證實道。

當他們從內部的一個坡道出現時，一個 Thurien 一直在邊緣慢慢地走出，現在距離他們只有很短的距離，改變了對他們的方向。當他走近時，人類轉身面對他。他的臉上滿是皺紋，看起來很老，他那滿是皺紋的王冠是棕色和灰色條紋的柔和混合，給人一種褪色的印象。

“如果這是打擾，請原諒我，”他說。“我不熟悉人族的生活方式。但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與來自你們世界的人交談。”

“一點也不，”亨特高興地說。“要走很長的路，不想和任何人說話。”他介紹了自己和其他人，並補充說：“都在 Thurios。”在虛擬環境中開會時，通常會說明對方實際所在的位置。很明顯，Thurien 實際上也在其他地方；如果他身在 Vranix 的塔樓，因此沒有神經耦合到系統中，他就不會與他們互動。“米爾德里德正在寫一本關於你們社會的書。我們正在為她快速介紹 Thurien。”

“我的名字是 Kolno Wyarel。在 Nessara，一顆 Callantares 行星，一顆你可能從未聽說過的恆星。”他的態度變得輕鬆多了。“但我最初是 Thurien 出生的……很久以前，現在。”

“有了這樣的系統，您永遠不會真正離開，”米爾德里德觀察到。“變化很大嗎？”

“哦，Vranix 從來沒有太大變化。”

“Vranix 是 Thurien 的一部分嗎？”Danchekker 問道，努力表現得和藹可親。

“我在這裡學習音樂和哲學。”懷亞爾環顧四周。淡淡的微笑  
摸到他的五官。“這是我和妻子 Asayi 年輕時相識的地方。我們最喜歡的回憶是這些地方。  
所以每隔一段時間我們就會回到這裡重溫一下。”

“她會不會……”Hunt 不確定 Wyarel 是不是指他們一起來的，

或者 Wyarel 來提醒。他打斷了他已經開始構思的問題，意識到這可能是不雅的。

Thurien 明白了並發出了短暫的笑聲。“是的，她很好。她現在應該已經到了，但毫無疑問，她被什麼事情分心了。

VISAR 說她還沒有在線。別擔心。它發生所有時間。她和我在同一所房子裡的某個地方。”

“這似乎是女性的普遍傾向，”Danchekker 觀察到。

“哦，別這麼自以為是，克里斯蒂安，”米爾德麗德責備道。“你現在做什麼在

…… 它在哪裡？…… Nessara，”她問 Wyarel。

“我想這就是你所說的熱帶星球，到處都是森林和生命。按照我們的標準溫暖潮濕，但你會習慣的。我們在那裡退休，融入生活，沉思。有一種內在的意識，可以學會對這些事情敞開心扉。”

“地球上曾經有過這樣的教義，但我們似乎已經背棄了它們。”米爾德麗德瞥了一眼和她在一起的兩位科學家。“這樣的東西似乎已經過時了。”Danchekker 哟了一聲，從一隻腳搖到另一隻腳，拒絕被刺激。

“那是很自然的。但這將是暫時的，”Wyarel 說。“一種文化必須在它超越物質需求之前先關注它的物質需求，就像我們必須先吃東西才能創造出在 Vranix 中找到的作品一樣。Thuriens 發現並掌握了物理宇宙。現在我們正在發現自己。”

“克里斯蒂安，這正是我想要的！”米爾德里德說。然後，對 Wyarel，“我可以找個時間再聯繫一下，多談談這個嗎？”

“當然。但也有對外退縮的時候，你懂的。”

“這不會是一種強加嗎？”

幸……。遙遠的幾秒鐘，然後回到現實不起。講話等有信息的 VISAR 著看 say “我們要整理其中一隻克洛格人。那是一隻家畜。我們有幾個在房子周圍來來去去。

現在她正在接聽我們女兒的電話。拜託，不要讓我再耽誤你了。她很想見你，我敢肯定，但它總是可以。在另一個時間。在這裡，我很滿足，獨自思考。”

“女性和貓，”Danchekker 自言自語，但並沒有壓低他的呼吸。

“基督教！”米爾德里德告誡道。

\*\*\*

他們將 Nessara 行星添加到他們的旅行名單中，然後出於好奇又訪問了它。VISAR 將他們帶到的部分看起來像是亞馬遜河上游的綠色雨林山丘，背後是喜馬拉雅山的白雪皚皚的山牆，但色彩更豐富，規模更大。瀑布從高處蜿蜒而下，就像一串串閃閃發光的項鍊掛在山上。VISAR 提供的感官輸入忠實地再現了空氣的熱度和悶熱度、氣味和聲音，甚至是衣服在濕潤的皮膚上濕滑滑動的逼真觸感。Hunt 有趣地註意到 Danchekker 不自覺地取下他的虛擬眼鏡，用他的虛擬手帕擦拭鏡片。VISAR 沒有理由讓它們起霧。“當我們遇到像 Wyarel 這樣的人時，我必須多注意自己的想法？”米爾德里德問道。“我的意思是，我實際上可以感覺到自己在這裡呼吸得更深了，我確定我真的沒有這樣做。從你所說的來看，一定是 VISAR 在我腦子裡做事。它還能取出多少裡面的東西？”

“你不必擔心，”亨特告訴她。“原則上，是的，它可以。但事實並非如此。Thuriens 家族對隱私之類的事情有嚴格的規定。除非用戶另有特別說明，否則 VISAR 僅限於提供主要傳感數據和監控電機以及一些其他終端輸出。如果您在那裡，它只會傳達您所看到、聽到、感覺到的等等。它不會讀心術。”

“好吧，不管怎樣，知道這一點很好。”

他們像宇宙神一樣無形地漂浮在 Danchekker 之前發現並堅持要再次訪問的世界之上。它描述了一個圍繞雙星的複雜軌道，以產生如此極端的條件，以至於它的表面在海洋和沙漠之間交替。然而，它支持了一系列能夠適應的驚人生命形式，包括一種兼職魚類，當週期的干燥部分臨近時，它會溶解其骨骼結構並變成蜥蜴般的沙居動物。他們參觀了一個新生的世界，這個世界仍然是一個熾熱的熔岩流和放氣的大鍋，在現實中瞬間致命，但 VISAR 賦予的味道剛好足以讓他們對它有所了解。他們敬畏地註視著一個巨大的 Thurien 空間結構，其範圍達數千英里，它構成了消耗燃燒殆盡的恆星的質量轉換系統之一的一部分，能量從那里通過 h 空間發射，以創建星際運輸端口。他們看到了一個充滿水汽和峽谷的世界，那裡的居民居住在漂浮在空中的人工島上；一座在冰殼下雕刻出來的仙境城市；和一個非凡的足球形狀的世界，它繞著它的短軸旋轉，它的兩端突出到

在需要生命維持裝置的巨大爬升之後，有可能跳下並進入軌道的大氣層。

最後，他們發現自己身處狩獵和 Danchekker 所在的地方，這是古老的 Ganymea 星艦 Shapieron 的指揮甲板熟悉的環境。這是在前月球密涅瓦時期離開太陽系的飛船，在蓋尼米亞人遷移到圖林之前，僅在幾年前返回，當時亨特和丹切克在蓋尼米德。半英里高的塔樓曾經閃閃發光的金屬曲線，現在由於被強制流放而變得坑坑洼洼和褪色，目前矗立在耶夫倫島上一個叫做希班的城市的郊區。來自遙遠過去的流亡者發現適應 Thurien 幾乎和人族一樣困難。但在耶夫林社會在前任政權下惡化並最終崩潰後，他們發現自己是監督重建耶夫林社會的利基。由於 Ganymeans 也通過 Thurien 神經耦合器進行交互，因此“會議”可以很容易地在任何地方發生。

但出於懷舊和懷舊的緣故，相關的每個人都有寧願把它變成他們的舊船。

\*\*\*

曾擔任夏皮隆任務指揮官的加魯斯熱情地迎接了他的兩位老朋友和他們的客人。與他同行的還有女首席科學家希洛欣、艦船工程主管羅德加·賈西蘭和加魯斯的副手蒙查爾。舊時代密涅瓦的 Ganymeans 平均比 Thuriens 高，膚色沒有那麼深，而且它們的皇冠顏色也不那麼鮮豔。

出席的還有 ZORAC，該船的控制 AI，VISAR 的早期前身，現在耦合到 Shiban 網絡中，代表退役的 JEVEX。Ganymeans 想听到的第一個話題當然是關於 Multiverse 項目的最新話題。Thuriens 沒有保密的概念，並且會定期發布詳細介紹進展情況的公告，但 Garuth 和其他人想聽 Hunt 和 Danchekker 的個人陳述。Hunt 能夠用多重宇宙片段的精細結構和隨之而來的通過它們傳播的物體的空靈通道來填充它們，這是他幾個小時前才從 Eesyan 那裡學到的。問題再次出現，即如何停止和穩定任何事物以保持在一個現實中，從而可以從中得出連貫的畫面。

“創建某種互補的 M 波是否可行

除了目標距離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具有破壞性的干擾？”希洛欣出聲問道。“這樣可以將傳輸的物體保留為常態共振嗎？它可能仍會延伸到許多部分……但那又怎樣？也許你可以微調你與其中任何一個的聯繫。”沒有人

當然可以反駁這個想法 ;但就在此刻 ,它純粹是抽象的 。

“這是一個有趣的想法 。我會把它從 Eesyan 退回 ，”Hunt 只能提供這樣的回答 。

“不過 ,你還是在瞎開火 ，”賈西蘭指出 。 “你稱它為 ‘目標’ 。”但是沒有任何形式的反饋來識別一個 。”他看了看周圍 。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假設你想發送手 ，“另一個宇宙發給你的軌道中繼器 。它似乎出現在它應該出現的地方和時間 。發件人怎麼知道如何把它送到他們想要的地方 ?”

“我認為我們對多元宇宙結構的了解還不夠多 ,無法對設備進行預編程以識別它正在尋找的功能 ?”蒙查爾冒險了 。 “就像地形跟隨傳單 。”

亨特搖搖頭 。 “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變化發生的方式一段接一段 逐漸地或突然地 。這會隨著你進入的 MV 維度而變化 。你實際上可以讓一種方式停滯 ,如果你選擇另一種方式則完全不連續 一個單一的量子事件可能被放大 ,並觸發到一個完全不同的現實的轉變 。我們不知道如何模擬這樣的效果 。”

“要到達你想去的地方 ,你需要一張地圖 。但你必須在那裡畫一個 ,”

佐拉克評論道 。

“這是否意味著你即將發表你的深刻見解之一 ,索拉克 ?”

亨特問道 。

“不 。只是我對情況的看法 。”  
“謝謝 。”

現在沒有太多要說的了 。話題轉向了加魯斯和他的政府在耶夫倫的工作 。該項目進展順利 ,Jevlenese 人擺脫了對 JEVEX 的完全依賴 ,學會了勝任地管理自己的事務 。亨特從指揮甲板顯示屏上顯示的一些外部視圖中注意到 ,這座城市看起來比他上次看到它時破敗、腐朽的狀態更乾淨、更完好 。他想知道 Garuth 和他的人在完成這裡的任務後會做什麼 。這個問題似乎最好不要在這種時候提出來 。但是 Shapieron 並沒有退役 ,也沒有以任何方式停止發射 。它在偽戰爭中推翻 Broghuilios 的 Jevlenese 政權的詭計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後來在擊敗 Jevlenese 的大規模思想入侵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Entoverse 的移植是有意的。亨特感覺到他們會渴望找個藉口再次駕駛他們的船。

然後，在一如既往的承諾之後會更頻繁地保持聯繫  
人常作而少留，暫且告別。片刻之後，Hunt 回到了 Quelsang 研究所 Multiporter 旁邊神經耦合器的躺椅上。“感謝你的駕車，VISAR，”他在結束時說道。

“我們努力取悅。”

亨特伸了個懶腰打哈欠，保持這個姿勢幾秒鐘，然後彎曲他的四肢幾次，然後起身走進實驗室區域。

“誰還在附近？”他問，現在恢復到 avco 模式。

“只有 Thurien 技術人員，”VISAR 回答道。“Eesyan 早些時候離開了。Josef Sonnebrandt 和 Xyen Chien 女士已經繼續前進，我們將與其他人族成員共進晚餐。”

“沒錯。我還有多久？”

“一個多小時吧。”

“這會讓我有時間先回到華爾道夫梳洗和換衣服嗎？”

“沒問題。在您所在位置下方兩層樓的自助餐廳外的露台上，有一些可用的傳單。走後面的門右轉，沿著有窗戶的牆走到大廳，然後走下行的 g 線。”

## 第十章

晚宴地點是一個半花園式的花卉和灌木環境，兩側都有玻璃窗，可以俯瞰城市的高處，其中包括由無形的力量輪廓塑造的高層城市河流和瀑布。

只有七個人族在場，Thuriens 晚上撤退了，給他們留了一些時間。因為這是 Thurien，食物是素食，但很美味。肉食在木衛三人中是未知的，因為陸地食肉動物從未在早期的密涅瓦進化。顯然在蘇里奧斯有耶夫林人經營的地方，迎合了他們同類游客的口味，但來自地球的那群人並不認為這是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情。最健談的是米爾德麗德，她仍然被她最近的經歷所吸引。

“你知道我和克里斯蒂安、維克多今天旅行了多少光年嗎？”她對桌上的其他人說。“VISAR 告訴我，它佔據了我們銀河系的很大一部分。然而，我感覺就像阿爾卑斯山的春天早晨一樣清新。甚至沒有人需要收拾行李！這真的很棒。

你能想像如果把這種東西延長一個會是什麼樣子  
包括整個多元宇宙的那一天 你知道嗎，我一直聽說的所有這些其他現實？我們將能夠在歷史中穿梭，甚至是所有從未發生過的事情……。好吧，如果我理解正確的話，它們確實發生了，但不是我們現在的位置。是嗎？……哦，你知道我的意思。

“將所有 VISAR 連接在一起，”鄧肯用緩慢的聲音說道。他盯著她，顯然被這個想法迷住了。顯然他之前沒有想到過。作為團隊的初級成員，他和桑迪被委派負責組織人族小組將使用的工作空間。

那裡的事情進展順利，沒有太多要報告的，而且  
他們很樂意將談話留給其他人。Sonnebrandt 和 Chien 出奇地安靜，  
Hunt 覺得他察覺到他們之間有些緊張。

Danchekker 專注於研究 Thurien 有機製劑。

亨特盯著米爾德麗德，她剛剛說的話使他的大腦難以置信。他也沒想到。

她繼續說道，“但我不買賬的部分，恐怕，是關於這些小搖晃中的每一個的業務……你怎麼稱呼他們？

這些變化可以以一種或另一種方式進行。”

“量子事件？”亨特提供。

“是的。我只是不能接受它們會導致每一個可能的現實

存在。構成宇宙的所有原子可以想像地創造出每一種組合。這就是你所說的，不是嗎？”

“這是數學上的說法，”亨特謹慎地回答道。他不想陷入不得不自相矛盾的境地。

“好吧，我不是數學家，”米爾德里德宣稱。“所以我不必相信它，”

Danchekker 好奇地看了她一會兒，似乎想到了更好的捲入其中，他的注意力又回到了解剖一種用黃色醬汁裝飾的球根狀好奇心上，隱約讓人聯想到紫色朝鮮薑。亨特笑了。“完全超出你所能掌握的任何數字，只是你在這個行業工作一段時間後學會接受的東西，”他告訴米爾德里德。

她搖搖頭。“這不是數字。這是可信度。你是在告訴我，每個可能發生的宇宙都確實發生在某個地方。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存在這樣一個世界，比方說，我的書印刷時所有頁面都是空白的，而且它們被存放在貨架上，顧客會購買它們。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她環顧四周，邀請任何人發表評論。沒有人這樣做。“你的數學可能會說沒有什麼可以阻止量子……讓原子聚集在一起形成那樣的宇宙的搖擺不定，但我不相信它會發生。這沒有任何意義。裡面的人永遠不會那樣做。”

Hunt 正盯著她看，想寫個回信……但他寫不出來。她顯然漏掉了一點，隨後發現

.....  
但他無法準確指出是什麼。他意識到，他需要時間考慮一下。

“但我今天聽得太多了，”米爾德里德繼續說道。“能見到一些來自 Shapieron 的 Ganymeans 真是令人著迷，但我也不太明白你和他們說的話。對我來說最有趣的是那對夫婦，就在一開始，在 Vranix 的那個顛倒的超級碗裡。哲學家和藝術家，”她對周圍沒有去過那裡的人說。“他們已經退休，生活在我們也看到的令人難以置信的熱帶雨林和山脈世界上。他們想發現自己的內在本性。Thuriens 似乎將其視為生活的主要目的。我一直都這麼想。”

Hunt 又笑了，被 Mildred 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逗樂了。“這不是一個一對，”他提醒她。“只是 Wyarel。他在等他的妻子出現。”

米爾德麗德責備地看了他一眼。“你在幹什麼，維克多？他們都在那裡。阿薩伊很迷人。你肯定不會忘記她穿的那件金色和淡紫色的禮服。太棒了！

亨特猶豫了一下，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傍晚似乎下定了決心

讓他為某事爭論不休。“對不起，這一定是你編造的。Wyarel 獨自一人在 Vranix……。我們走的時候他還在等阿薩伊。”

“維克多，我不明白……”

“維克，米爾德里德表哥是對的，”丹切克平靜地說。“我們和他們兩個都談過。你自己稱讚了 Asayi 的禮服。”他憂心忡忡地看了亨特一眼，同時又幾乎是下意識地搖了搖頭，表示現在不是什麼小事。亨特靠回椅子，相對安靜地吃完了剩下的飯。那天早上，當米爾德麗德和丹切克在多功能搬運車上打電話給他，堅持說他同意陪他們時，他對自己充滿信心。

\*\*\*

“VISAR，你處理這些情況下涉及的所有神經流量，”Hunt 說。回到他在華爾道夫酒店的房間後，他沉思了一段時間，然後把這個問題告訴了 VISAR。這仍然困擾著他。“你會記錄發生的事情嗎？這將是解決此類問題的方法。”“不，我不知道，”VISAR 回答道。“目的純粹是在用戶之間提供一種通信媒介。”

亨特相當確定情況確實如此。這更像是一種探討這個話題的方式。“但是，如果用戶問，你可以嗎？假設我想讓你記錄下你輸入我的數據流的所有內容？”

“這也必然會涉及其他用戶，”VISAR 指出。

“這是否意味著你不能？”

“我不被允許。這將需要決定這些事情的 Thurien 當局改變標準和操作指令。像這樣的改變不會輕易獲得批准。如果它真的獲得批准的話。”VISAR 補充說，在對 Terran 歷史的溫和挖掘中，它顯然無法抗拒，“Thuriens 沒有痴迷於監視和密切關注彼此的背景。”

“就算對方同意了？”

“它會變得不可能複雜，”VISAR 說。“每個用戶都想進入電路必須被告知。對於 Thuriens 來說，類似的事情需要大量的解釋。他們看待生活的方式截然不同。”

亨特嘆了口氣。“好吧，這只是一個想法。暫時算了。”他靠在他一直在思考的沙發上，仰望著天花板。它採用華麗的模製而成，由內部產生光的材料製成，可以均勻擴散或集中在任何需要的地方。發生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他感到困惑和不安。

就像 Josef 和 Chien 早些時候在晚餐時表現的那樣不安，從

他們坐下的那一刻。

他檢查了時間。剛過午夜。“維薩。你能幫我接約瑟夫嗎？”

片刻之後，一個 avco 框架在亨特的視野中打開，顯示出 Sonnebrandt 的頭和肩膀。“嗨，維克。這是怎麼回事？”

“你現在有事嗎？有件事我想談談。”

“好沒問題。你想在 Pit Stop 見面嗎？或者你可以來來這裡喝一杯。我正準備上交。”

“不，沒關係。我會過去的。幾分鐘後見。”

\*\*\*

Hunt 到達時發現 Sonnebrandt 穿著睡袍和拖鞋，在套房休息區的桌子上等著一個矮胖的長頸瓶子和兩個玻璃杯。“那怎麼回事，現在是失眠問題？”他在亨特坐下時打招呼。“我的腦子裡可能也有太多的想法。”

“乾杯。”索內布蘭特倒完酒後，亨特檢查了他的杯子。“它是什麼？”

“耶夫林人喝的某種酒，儲存在這裡。有點像飛節。”

“不錯。”

Sonnebrandt 點了點頭，示意了門的方向。“我早些時候在維修站與幾個愛沙尼亞人交談。我以前從沒意識到 Ganymean 不會唱歌。”

“他們的發聲裝置完全不同，”亨特說。“這將他們限制在我們難以重現的喉音中。”  
VISAR 在翻譯時發出的聲音被合成為雙向聽起來正常。

“你是對的。它沒有給他們一個允許歌曲的範圍。”

“我們的合唱音樂令他們敬畏。愛沙尼亞人是一個巨大的轟動。你可知道？”

“我並沒有真正關注事情的那一面。”

“我認為這很奇怪……不是生理上的；但是 Thuriens 應該如此驚訝。我的意思是，他們已經讓 Jevlenese 存在了足夠長的時間。他們是人。”

亨特聳聳肩。“那麼我只能猜測，也許 Jevlenese 並非如此音樂。想想看，我在那裡的時候並沒有看到太多的跡象。”  
“可能是。”Sonnebrandt 向後靠了靠，隔著玻璃杯的邊緣打量著 Hunt。“但無論如何…  
那麼，是什麼事情如此緊急，以至於它不能等到早上一個更文明的時刻？”

“與其說是緊急，不如說是緊急，約瑟夫。但可能是個人的。我認為可能需要一點隱私。”

“哦。現在你讓我著迷了。請繼續。”

亨特一直在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但他仍然覺得情況很尷尬。“聽著，首先，不要以為我在試圖打聽，或者我對你的私事有任何興趣。我的問題可能聽起來有點奇怪，但我有充分的理由提出這些問題。”

Sonnebrandt 不確定地看著他。“是的……？”

“今晚早些時候的晚餐時，你和錢……”亨特簡短地做了個手勢。“我不由注意到，似乎有，哦，有點緊張的東西。有點急躁；話……找不到更好的詞，不多。

明白我的意思了嗎？”他等了。Sonnebrandt 盯著他的杯子沒有回應。亨特像他擔心的那樣讀了它——一種盡可能禮貌地告訴他管好自己的事的默示方式。“好吧，你看，我在一開始就說過，如果我已經進入並觸及了正在發生的私人事……”

Sonnebrandt 短暫地笑了一聲打斷了他的話。“你是說我和錢？哦，來吧，維克。我和她面對面認識的時間和你一樣長，而且我們也不是完全沒有別的事要操心。”

他快速喝了一口。“請注意，老實說，我不會拒絕。她身上有這種非凡的‘精神’品質，你不覺得嗎？給全世界的女性上了一課，告訴她們優雅和魅力應該如何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提高。至少，直到今天我都是這麼想的。”

“當我提到它時，你變得非常安靜。我想也許你被冒犯了。”

“哈。”Sonnebrandt 皺起鼻子思考了幾秒鐘。“一種有點傻，而不是冒犯，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話，”他最後說。

“關於你為什麼對 Chien 有異議？”

“好吧，是的，如果你想要真相的話。”

亨特當時就知道他的直覺是正確的。“讓我猜猜，”他說。

“愚蠢到根本不值得一提的事情。然而你們發現自己像孩子一樣激烈地相互矛盾。您知道自己是對的，並且應該很容易解決的事情。但她堅持要大做文章，不會退縮。”

Sonnebrandt 驚訝地瞪大了眼睛。“就是這樣，沒錯！你怎麼知道？”

“我一會兒告訴你。所以發生了什麼事。”

“當天早些時候，當我們在 Multiporter 時，我們發現自己一直在爭論一些事情就像你說的，愚蠢的小事。她會告訴我我在重複一些我知道我沒有說過的話；或者堅持說她說過她從未說過的話。還有一次，她開始解釋過去十分鐘發生的事情，就好像我不在場一樣，而我一直都在那裡

時間。當然，任何人都可能犯錯誤。但是當一個你認為會知道的人似乎無法承認它時……好吧，過了一會兒，你就會明白了。”

“我知道。很煩人，不是嗎。”

Sonnebrandt 似乎要繼續說下去，然後在看到 Hunt 臉上尖銳的表情時克制住自己。“你是說你也遇到過這種事嗎？”他停下來回想。“哦，當然！與克里斯和米爾德麗德共進晚餐時關於 Thurien 夫婦的事情。”

亨特緩緩點頭。“我認識 Chris Danchekker 很多年了。他可以是一個有時有點脾氣暴躁，但這一點都不像他自己。約瑟夫，這附近發生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它影響著我們所有人，而不僅僅是克里斯。就在這一刻，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 第十一章

但這並沒有影響到所有人。第二天早上，亨特謹慎地談了談與鄧肯·瓦特 (Duncan Watt) 一起，了解到他和桑迪 (Sandy) 沒有經歷過亨特描述的那種問題。相反，鄧肯向他保證，他們整理他們將要使用的工作空間並檢查從地球運來的各種物品的一天是愉快的，工作的例行性被令人興奮和新奇的感覺所抵消在一個新的世界上。

亨特決定是時候和丹切克談談了。一個電話確定教授在 Quelsang 綜合大樓的一座塔樓中，該塔樓與 Multiporter 所在的街區相鄰，這是為 Terran 分配的空間所在的位置。他們同意，他們更願意與 Eesayan 為該項目召集的 Thurien 科學家一起工作，而不是孤立無援。當然，Thuriens 沒意見。

VISAR 領著他穿過另一棟樓，然後異國情調地向上穿過彎曲的建築風格空間和華麗的內飾給亨特帶來了阿拉伯宮殿或西班牙大教堂的感覺，而不是他習慣於將其視為科學工作環境的任何東西。居住者中似乎很常見的長袍式服裝增加了效果。它可能是柏拉圖學院適應硬工程。Thuriens 並沒有嚴格區分地球上的藝術和科學。

他們所做的一切，從在高架道路旁雕刻壁畫從 Thurios 公園到為航天器提供動力是一門藝術，而涉及評估客觀事實的每一個過程都是“科學”。

Hunt 發現 Duncan 和 Sandy 正在熟悉 Thurien 的一些設備，其中一名 Thurien 學生自願提供幫助。Sonnebrandt 在別處 Hunt 懷疑，他很可能去和 Chien 講和了。丹切克在房間前面的陽台上，鄧肯告訴他。亨特繼續穿過玻璃門。它更像是一個露台花園，而不是亨特想像中的陽台。Danchekker 正站在一些樹葉和一條人工溪流遠側的外軌旁，欣賞著周圍的環境。亨特從一座小人行橋過河，加入了他的行列。由大理石般的表面和玻璃構成的大廈構成了研究所的其餘部分，其思想和表達方式與雕塑一樣，從風景如畫的岩石和綠色植物中拔地而起。

## 巨大的 Thurien 樹

“我認為戈達德生物科學學院頂層的景色令人振奮，”Danchekker 評論道。

“但在這之後，我擔心它再也不會像以前一樣了。如果我在某處擁有藝術氣質，我相信這就是表達它所需的靈感。你讀過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嗎？他相信人類文化的誕生、發展、繁榮和消亡是為了表達一種獨特的內在本質，就像任何其他生物一樣。Thuriens 也不例外。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對他們是什麼以及他們如何看待世界的陳述。這可能是不可能改變的，就像你不能讓向日葵種子長成玫瑰一樣。對於一種文化將自己強加於另一種文化的徒勞嘗試，這似乎是一個現成的答案，這種嘗試在我們的歷史中留下瞭如此令人遺憾的故事，你不覺得嗎？亨特心想，丹切克正處在一種豪爽的情緒中，這可能會讓事情變得更容易。他很高興留在陽台上，遠離裡面的人。

“米爾德里德今天在哪裡？”亨特問道。

“她已經開始自己的旅行了。她正在和芙蕾娜會面。可能是一次具有挑戰性的相遇。但我相信她會處理好這件事。” Frenua Showm 是 Thurien 的高級女性，她將成為 Mildred 組織她的研究的主要嚮導。在 Broghuilio 和他的計劃曝光之前，她是為數不多的懷疑 Jevlenese 動機的 Thurien 之一，並且傾向於將她的保留概括為對整個人類的謹慎懷疑。

“克里斯，關於昨晚晚餐時的小分歧……”

Danchekker 從欄杆上轉過身來，寬宏大量地笑著，做了一個扔掉的手勢。“哦，別想了。我們都會時不時地犯下這些錯誤。這種旅行讓人迷失方向，壓力重重，即使只是一兩天。而這種突然轉向完全不同的社會和物理環境只會進一步加劇這種情況。”

“是的，但我不認為這是那樣的事情。有-”

Danchekker 繼續說道，“但我一直在考慮其他一些事情。昨晚談到的，我想提出來。其影響可能非同尋常。這又回到了米爾德麗德說過的話。”

亨特意識到，丹切克已經將前一件事視為微不足道的小事，最好忘掉。他在心裡暗自嘀咕。一旦 Danchekker 提出一個抓住他的想法，就幾乎不可能改變路線。教授無意識地舉起拇指放在翻領上，表明他正在上課。“你可能還記得，她拒絕支持這樣的建議，即從字面上看，每一個現實都是

物理上能夠存在的人確實存在於多元宇宙的某個地方。

坦率地說，維克，儘管你們物理學家告訴我們形式數學可能會說什麼，但我自己長期以來一直對此持保留態度。但我一直無法確定模型具體在哪裡出現故障。我認為米爾德麗德可能已經把她的手指放在了上面。”

亨特告訴自己，就是這個人抱怨他的堂兄滔滔不絕。

Danchekker 繼續說道，“她說沒有一個宇宙可以讓她書籍是用空白頁生產和銷售的。當然，她必須是正確的。還有什麼比這更荒謬的呢？但是你的數學對此有什麼看法，嗯？純機械過程如何區分人類認為合理的現實與獨立常識認為不可能存在的現實？永遠，無論分配給它的概率有多遙遠？它不能。因此，你的量子形式主義無法充分描述現實，無論它在有限範圍內預測某些類型實驗的結果有多成功。”

當米爾德麗德提起這件事時，亨特再次感到困惑。

必須有一個答案，但他想不起是什麼。從那以後，他就沒有過多地考慮過這件事。

“其影響確實可能是深遠的，”Danchekker 繼續說道。

“考慮一下。物理學要求我們接受多元宇宙本身是永恆的，是嗎？我們感知到的變化序列是由意識在其連續的替代分支中導航路徑而產生的。確切地說，它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是一個謎。並且要消除你在這個時刻可能會娛樂的任何上升的希望，而不是我現在要進一步闡明的希望，我擔心。” Danchekker 對幽默的讓步短暫地露出了牙齒。“但它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事實或許為我們提供了意識是什麼的基本定義標準。事實上，我應該超越這一點，說“生活”。因為根據我的建議，所有生命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有意識的。我們不要將它與自我意識混淆，這是我正在談論的現象的一個性質不同的子集。”

“那你有什麼提議？”亨特問道，聽天由命。顯然，無論如何他都必須聽完。

“這個。一個無生命的物體只服從偶然的法則。未來它涉及到經驗，或者它的給定版本存在於其中的特定現實，如果有人希望對它迂腐的話，是由外在的力量和概率決定的。這就是物理學準確描述的世界。但是一個有意識的實體。我剛才所說的，我指的是所有活的有機體。通過改變它的行為，有能力改變那些

概率。它可以引導自己走向一個不同於它原本會經歷的未來。大概是它通過某種方式評估為更令人嚮往的未來。它能夠做到這一點的程度，也許是一個很好的指標，表明它的意識有多強。這是一個可以想像的標準，可以同樣適用於像我們這樣的智慧物種，也適用於所有一般生命。”

“你也在說植物嗎？細菌？菌類？”

Danchekker 不屑一顧地揮了揮手。“是的。他們都對環境線索做出反應，以提高他們過上更好生活的機率。”

亨特正在失去線索。“那麼米爾德麗德從哪裡來？”

“據我估計，無可爭辯地指出，像我們這樣有意識的存在將採取行動消除整個未來，儘管純物理的數學可能允許它們發生，但出於僅在意識所處理的術語。在從量子物理學允許的每一種可能的物質配置的存在到構成多元宇宙的實際現實的過程中的某個時刻，某種

“合理性界限”集限制了它們的形式拿。意識介入以抑制會導致被排除的現實的量子躍遷。它是如何做到的，我不知道。但這對解釋我們將物理理論應用於生物和社會現象的努力所取得的有限成功大有幫助。Thuriens 論論的很多內容突然變得更有意義了。”他期待地看著亨特。

但亨特仍然對丹切克以居高臨下的態度駁回亨特試圖提出的話題感到惱火，而這正是亨特來這裡的主要原因。現在 Danchekker 正在告訴物理學家他們在自己領域中的哪些地方犯了錯誤，並主動提供有關如何修復它的建議。“好吧，謝謝，克里斯，但物理學家確實有能力處理物理問題，”他聽到自己說，比他預期的要短。

“現在的主要工作是讓 Multiporter 與某個地方保持連接。我看不出這種形而上學的推測會有多大幫助。”

Danchekker 閉上了嘴。他長長地吸了一口氣，明顯不悅在這次招待會上。“你過去一直提醒我，我應該對你自己的一些更廣泛的概念更加開放，”他生硬地說。“當我準確地冒險時，你告訴我留在我自己的領域。

好吧，看在上帝的份上，你想要什麼？”他拿出手帕，開始擦眼鏡。“至少我總是有幸承認這一點，經過進一步考慮，我得出結論，你可能有

是正確的。我相信這次我會得到同樣的禮遇。”他戴上眼鏡，環顧四周。  
更多的聲音從裡面傳來。“現在似乎是了解我們年輕同事相處情況的好時  
機。我相信 Josef 和 Chien 已經加入了他們。”說完，丹切克轉身離開，穿過  
人行天橋，從門口消失在裡面。

亨特將手肘支在陽台的欄杆上，嘆了口氣，凝視著窗外  
現場。一些看起來像學生的 Thuriens 從下面不遠處的梯田圍欄裡向他揮手  
致意。亨特簡單地舉起一隻手錶示承認。是的，他知道自己越界了。他怎麼  
了？開始研究項目的好方法，他悶悶不樂地告訴自己。

## 第十二章

克里斯蒂安總是巧妙地告訴米爾德麗德 盡他所能 無論如何 ,我無法理解這個詞的意思 她說得太多了 。如果這是真的 她有時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讓步他 ,她想 那麼當她和 Thuriens 在一起時 ,她必須努力觀察自己並控制自己的性格 ,她提醒自己 。畢竟 ,她是來學習的 。麻煩的是 ,她的腦子裡總是有那麼多的念頭在翻騰 ,她害怕如果不趁著這些念頭髮洩出來 ,它們就會沉到水面之下 ,再也不會浮上來了 。很有可能 ,這有時會激怒其他人 。但可以肯定的是 ,這總比她到處遇到的那些似乎從來沒有任何有價值的想法的人要好 。

可憐的基督徒 !她知道她在華盛頓是個討厭鬼 ,而他始終致力於他的工作 ,即使沒有他在戈達德的新工作的所有責任 。但是這個涉及一個完整的、完全不同的外星文化的項目太令人興奮了 !他在這方面的權威實在是太有價值了 ,不能就此放過 。他很樂意嘗試以如此優雅的方式讓自己解脫出來 ,而不是直截了當地告訴她他沒有時間 ,就像她多年來遇到的大多數浮誇的教授那樣粗魯完畢 。因此 ,她決定盡最大努力不要成為一個無用的人 ,並培養對他和其他人與 Thuriens 密切相關的多元宇宙業務的興趣 。

事實上 ,結果比她想像的要有趣得多 ,即使他們談論的一些事情沒有意義 ;她會努力獨立完成自己的工作 ,盡可能遠離他們的頭髮 。

Thuriens 純粹給她的辦公室再好不過了 ,讓她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它的書架上擺滿了令人安心的紮實書籍 。適合她口味的拋光桃花心木和胡桃木的桌子和家具 ,以及融入其中的窗簾和地毯 。亂七八糟的家居小擺設 ,包括一個裝滿瓷器的壁爐架 、花瓶和一個布穀鳥鐘 ;鑲有鑽石的窗戶俯瞰著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的山谷 。這不足為奇 ,因為 VISAR 設計了這一切來實現這一目標 。當然 ,這些都不是真的 ,但都帶有一個她能理解的模擬文件櫃和記事本 ,以及桌上的一個工作終端 ,使用她在家鄉熟悉的格式和程序 。好東西

關於這一切，她在 Thurien 期間製作的所有東西都會通過 VISAR 和電話系統以某種方式返回，並在她返回時在她自己的文件中等著她。她甚至可以在厭倦時隨時更換牆上的圖片。

米爾德麗德指出，如果 VISAR 能夠創造任何可能需要的感官幻覺，它應該能夠將一個由她理解的事物組成的參考系統放在一起，就像一個包含所有那些煩人的菜單、選項、圖標，以及計算機人可以理解的難以理解的方框。結果是一套書架與她夢寐以求的不同。它們是書架，因為米爾德麗德堅持作家的辦公室必須有書。但排列在它們旁邊的書會改變以適應她當下的特殊需要。如果她想核實一些歷史事實，她感興趣的那段時期的選集就會出現；如果是地理方面的，各種地圖集，物理的、政治的、生物的和地質的，連同旅遊指南和圖片庫；傳記、語錄、文學、藝術和她嘗試過的所有其他形式的參考資料也是如此。她可以從索引中找到任何東西，這些索引在她可以按照她長大的方式翻閱的頁面上有意義。除了索引重寫自己以指向她碰巧正在研究的任何東西。太棒了！

她激動的另一件事是跟蹤所有的可用方法。那些筆記、剪報、列表、信件等等，你過去可以在文件夾中翻找，但除非你已經知道去哪裡找，否則屏幕上的這些桌面似乎都找不到。作為回應，VISAR 推出了單抽屜虛擬文件櫃，Frenua Showm 剛剛對此進行了解釋。抽屜看起來很普通，木飾面與房間的一般裝飾相得益彰。它放在一張桌子上，高度舒適，便於取用，不需要彎腰或伸懶腰去其他抽屜，因為那個抽屜可以裝任何想要的東西。

“它的工作方式與書架相同，”Showm 說。“標籤上的前面給出了內容組織的主題，然後是裡面的文件夾。”此刻，標籤是空白的。Showm 打開抽屜，裡面是一組看起來很眼熟的衣架和拉環，但所有的插件都是空白的。

“讓我們舉個例子。你可能感興趣的主題是什麼？”她問。

米爾德麗德用虛擬的指尖沿著塑料片的線條移動，感覺到它們輕微彎曲並引起一陣劈啪聲。這太不可思議了。微風從敞開的窗戶吹進來，一股淡淡的山野草香撲面而來。她仍然不得不努力提醒自己，她真的是在某個地方的躺椅上。

Thurios 的政府中心。 “我想介紹的一件事是 Thurien 政治組織及其運作方式，”她回答道。

“你們的領導者是如何任命的，他們的決策由什麼指導。

這一切會受到什麼影響？ “政治，”我想。她仍然有點驚訝，有人告訴她 Frenua Showm 擔任的職位會親自帶她經歷這樣的事情，而不是將其委託給初級職員。 Thuriens 的優先權理念似乎與地球的規範大相逕庭。在那兒，現代生活中的所有其他價值或考慮似乎都服從於 “效率”這個偉大的上帝。 Thuriens 似乎甚至沒有這個詞的概念

至少，不是在任何經濟意義上。

秀姆做了個手勢。政治一詞出現在抽屜把手上方的標籤上。 “內部將根據您在使用時創建的結構自行組織。假設你想收集關於 Thurien 的各種服務是如何管理的材料……”為了回應她的聲音暗示，一個副標題行星管理將自己添加到政治下方的標籤中。

在抽屜裡，一組文件夾獲取了內容，以及用於標記它們的合適標籤。 Showm 拿出一個文件夾，快速翻閱裡面的文件，然後把它交給了 Mildred。 “你可以把它帶回你的辦公桌，按照你習慣的方式使用它，不用擔心屏幕或令人困惑的對話框，”她說。

“燦爛！”米爾德里德驚呼道。該文件夾標有 “地區大會”，其中包含 VISAR 匯集在一起作為該主題起點的一系列文章、地圖、圖表和表格。

“這裡的一切都非常本地化，”Showm 評論道。 “沒有什麼比你習慣的事情更官僚了。地球處理事情的許多方式都源於解決衝突的需要。這不是我們經常看到的問題。衝突源於競爭，這不是 Ganymean 自然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的，我已經收集到了。因為你們的出身不同。”

“所以它會出現。”

米爾德麗德把文件夾放回抽屜裡的位置。她仍然發現自己第一次能夠在近距離單獨研究其中一個外星人的經歷太迷人了，以至於無法像她正常的傾向那樣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向 Showm 提問。此外，她下定決心要聽從克里斯蒂安的話，不要說太多。

還會有其他時間。

Showm 不僅在高度上高於米爾德里德，而且建造得更廣泛

身材魁梧，四肢修長結實，短袖束腰外衣襯托出壯麗的輪廓和肌肉發達的運動風格，這讓米爾德里德內心承認，相比之下，她覺得自己有點矮胖。

她的皮膚呈藍灰色，在肘部、手背、後背和脖子兩側逐漸變暗到紫色，與黑色、起皺的頭巾融為一體，起到了頭髮的作用。這種效果有點讓人想起老式的羅馬或諾曼頭盔，它用突出的、平衡的下巴裝飾著加長的加尼米亞人頭骨。米爾德麗德想，一個完全沒有侵略性的種族竟然擁有讓人聯想到武士種姓的體格和外貌，這真是一個奇怪的諷刺。

“沒有公職競爭嗎？”米爾德里德問道。“決定的領導人  
你的政策。他們是怎麼任命的？”

“人族以前問過我這個問題，”肖姆說。她皺了皺眉，顯然還是有些為難。“似乎沒有一種容易理解的回答方式。你在這裡所謂的領導者並不多

“任命”為“認可”。品質必須已經存在。設計  
一些宣布某人適合而實際上他們不適合的過程將毫無意義。這樣的人永遠不會被接  
受。”

“好吧，讓我們以 Calazar 為例，”Mildred 建議。Calazar 在與 Jevlenese 打交道時曾代表 Thuriens 說話，似乎以行星統治者或名義領袖的身份發揮作用。他頭銜的 Thurien 詞似乎證實了 Showm 所說的，最接近的翻譯是“father-found”。人族翻譯人員選擇中立的“已確認身份”來描述他的立場，以確保安全。根據 Christian 的說法，Calazar 將在未來一兩天的某個時間來到 Quelsang 研究所，親眼看看 Multiporter，並向來自地球的團隊表達他個人的歡迎。“他是怎麼佔據現在這個位置的？”

米爾德里德問道。“什麼樣的過程把他放在那裡？”

“他從小就被選中和訓練。過程……？顯示  
似乎不知所措。“我該怎麼形容呢？它體現了長期以來聚集在一起的許多傳統和經驗。  
我想最接近的人族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不是世襲的或選舉的。最接近的詞可能是“自  
願的”。

這仍然沒有觸及米爾德麗德想要探討的核心問題。

“如果其他人能夠組織足夠多的支持者並有能力  
不管怎樣，把他們自己的一個放在那裡？她說。

“你是說強行？”

“是的。”

Showm 做了一個不理解的手勢。“為什麼會有人想要那個？”

如果我有權強迫你過你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你自己選擇的生活，我應該高興嗎？”

“但當所有人都必須按照相同的決定生活時，有時就必須存在差異，”米爾德里德堅持道。“你如何解決它們？”

“你在考慮人族軍國主義和商業，”肖姆回答道。

“它們都是結盟對抗出現的威脅和競爭的系統  
來自Ganymean所沒有的競爭力。我們的敵人是無明、妄想、痛苦，以及宇宙拋給我們所  
有人的自然苦難。我們為什麼要自相殘殺？這就是我們文化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你必須是 Ganymean  
才能理解。這不是可以解釋的事情，然後你就知道了。這是你長大的東西；你的感覺。

米爾德麗德推開文件抽屜，凝視著窗外山峰的天際線。“事實上，我確實認為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

她嘆了口氣。“地球上的人們已經笨手笨腳地徘徊了數千年  
多年來，完善了追蹤絕對最糟糕的個人的系統。當他們本可以為所有人建設更美好的未  
來時，他們讓自己變得彼此憎恨並變成他人的狹隘利益服務的工具。從克里斯蒂安告訴我的情況  
來看，我認為你對我們的歷史了解得足夠多，應該知道後果。”

“基督教？”

“我的堂兄 :Danchekker 教授。”

“沒錯。” Showm 用她深邃的卵形眼睛盯著看了幾秒鐘。“我想我以前從未聽過人族如此  
坦率。這真的是你所相信的嗎？”

這話令人耳目一新，米爾德麗德忍不住笑了笑。

克里斯蒂安曾向她描述過，面對耶夫林人的口是心非，弗雷努阿·肖姆 (Frenua Showm) 是圖里恩人中最不輕信的人，也是此後所有人類宣言和動機中最可疑的人。

“我們地球人中的一些人能夠看到現實的本來面目，而不是我們被告知的那樣，你知道的，”她回答道。

“這不是相信什麼的問題；親眼所見  
常識是什麼……或者直到最近，無論如何。它可能會開始改變。”她的意思是，  
自從持續了幾個世紀的耶夫林人的陰謀暴露以來。“維克多是這麼想的。你當然見過他。”

“亨特，英國人？是的。”

“但至於我們那些顯赫的王子、征服者和社會塑造者的遊行呢？”米爾德麗德愁眉苦臉。  
“最壞的小偷和無賴。

他們的財富都不是誠實積累的。它們全都靠任何東西的真正生產者為生，否則它可能被偽裝了。那些從中找到滿足感或欽佩他人的人是有缺陷的；他們作為人類並不完整。但他們是那些一直擁有權力的人。毫無疑問，非常理性的唯物主義者，在追求他們在任何事情上都追求的“效率”目標方面非常有能力。但缺乏建立健康和理智的文化所需的情感能力和對人類價值觀的感受。”

Showm 對這種她自己的感受的迴響感到溫暖，她顯然沒想到會聽到。“你稱之為戰爭的有組織的暴力行為不僅令人憎惡，而且對我們來說是不可理解的，”她回答道。“任何能夠體驗同理心和同情心的人都無法訂購這樣的東西。

並使生活屈服於痴迷地積累財產而不是  
培養使生活真正有價值的作品確實令人費解。  
Thuriens 的這種行為會受到關注和同情。”

她停下來仔細地看了米爾德麗德一會兒。“但我不確定我們的差異純粹歸因於您所假設的我們各自的出身。我們的文化也是一種古老得多的文化。”

“你認為這可能是 Thuriens 作為一個種族更加成熟的問題？”

米爾德里德問道。

“可能吧。無論如何，部分地。

“他們肯定表現出更多我稱之為‘成人’的特徵，”米爾德里德表示同意。“相比之下，這讓我們在地球上看到的很多東西都顯得像是惡意青少年的滑稽動作。”她曾多次向克里斯蒂安提出同樣的觀點。Showm 似乎很驚訝聽到這個評價來自一個人族。印象深刻，甚至。米爾德麗德頓了頓，繼續說道：“雖然圖里恩的進步確實停滯了很長時間，

它？”她指的是 Thuriens 在遷移到巨人星之後獲得不朽之後發生的停滯期，後來他們放棄了巨人星。

“即使沒有它，早在人類存在之前我們就是太空種族，”秀姆指出。

“嗯，好吧，是的，我想是的……”

“在那些早期，我們也經歷了一個你可能稱之為超理性唯物主義的階段。在從密涅瓦遷移之前，我們的祖先考慮搬到地球。他們派了調查團去那裡

設立基地。但他們的經歷並沒有讓他們為他們在那裡發現的激烈的生活競爭做好準備。他們知道他們永遠無法與這樣的模式共存。所以，他們……”Showm 的聲音顫抖著。她無法把這句話說完。

“我知道，”米爾德里德輕聲說，然後點了點頭。“你不用解釋。

克里斯蒂安告訴我的。”早期的 Ganymean 已經開始了一項計劃來消滅更高形式的 Terran 生命，目的是為他們自己的種類和與之兼容的生命形式清理領土。

接受試點實驗的地球部分仍然是沙漠。今天。但事實證明，這段經歷太痛苦了，而且對所涉及的 Ganymean 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後果。因此，遷移到地球的想法被遺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將整個種族遷移到一個新星系的計劃。

“這不是 Thuriens 通常會與 Terrans 談論的事情，”Showm 說。

她似乎有點吃驚。“由於不確定性可能的反應。我準備告訴你，因為你似乎比許多人更通情達理。”

“它來自維克多，”米爾德里德回答道。“他是從夏皮隆的 Ganymean 那裡得知這個故事的，在與 Thurien 有任何接觸之前。”

“沒錯……在那種情況下，我明白了。”肖姆點了點頭。“你不反對我們嗎？我覺得……很好奇。”

米爾德麗德笑了，同時輕蔑地哼了一聲。“我不認為來自像我們這樣有記錄的物種的任何人都可以譴責另一個人的過失，”她回答道。“尤其是當你能夠從中學到很多東西時，關於你自己以及一個人的行為的真正後果。

對於那些帶領數百萬地球人從一場屠殺到另一場屠殺幾千年卻一無所獲的天才來說，這可不是什麼可以說的。”

“你很聰明，”肖姆評論道。“你明白真相。那為什麼不允許像你這樣的人領導？”

米爾德麗德高興地笑了。“我們已經經歷過了！我永遠不會被任命。

他們不想聽到什麼是真的。他們想聽任何能證明他們偏見的事情。”

“就像孩子們認為他們可以通過希望改變現實來改變現實。在 Thurien 你會被傾聽的。

「那麼，你的不同之處在於，芙蕾娜。」

窗外的動靜引起了米爾德里德的注意。一隻鳥從樹上飛下來，沿著山谷的岩石路線俯沖在溪流上。

地面。她看著它再次爬升，直到它沖向天空。在它身後的遠處，一架帶有紅色斑紋的亮黃色齊柏林飛艇細長的形狀不協調地懸掛在群山之上。“VISAR，那在那裡做什麼？”米爾德里德驚訝地問道。

“哦，這只是我想添加一些變化的實驗。你會而是我嚴格堅持真實性？”

Victor 曾提到 VISAR 為自己設定的任務之一是試圖探索人族幽默的微妙之處，並開始在其創作中註入奇特的效果，以努力對哪些有效，哪些無效有所了解。他告訴 VISAR 一定要讓他知道，如果它曾經想出答案，因為作為一個人，他也想知道。這顯然對幫助機器起草它的遊戲計劃沒有多大幫助。

但它一直在堅持。“不，沒關係，”米爾德里德回答。“現在我很好奇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她想了想。“不過，想想看，你可以把 Lynx 放在這裡。沒有她，我的辦公室真的不完整，你知道的。”貓很快出現了，蜷縮在窗台上睡著了。

“我一直在發展一種理論，即一種文化的科學圖景反映了它所達到的成熟水平，”肖姆說。“以與個人的世界觀相同的方式。仙女和魔法是童年的東西。”

“Thuriens 也是這樣嗎？”

“哦是的。你所說的那種唯物主義和實用主義伴隨著青春期而來。我們很久以前就經歷過它，地球也許才剛剛開始出現。它伴隨著對短期的固定和無法超越自我，這是成熟的前奏。但最終會意識到，重要的事情並不是唯物主義科學可以解釋的所有奧秘，而是它們無法解釋的事情。”

“Thuriens 關心這些事情嗎？”現在輪到米爾德里德吃驚了。

“生活和思想的目的，”肖姆說。“哪裡尋求更大的當僅靠物理知識被證明是不夠的時候，理解就會被引導。”

“你不認為它們只是物理學的偶然副產品，然後，我們的科學家會讓我們相信的方式？”這是米爾德麗德多年來激怒她堂兄的另一個方面，她堅決拒絕接受他的聲明。儘管最近有跡象表明他可能對某些事情有三思。

Showm 做了一個表情，並說了一句 Mildred 無法理解的話。“只不過 VISAR 只是一個偶然的副產品

支持它的光電配置。只有處於唯物主義階段的文化才能設想這種不可能並相信它。”

“青春期，”米爾德里德說。“驅逐了童年的仙女，它使自己成為萬物之主。它所能允許的就是無意識的物質。”

“對，就是這樣。”

“那麼，Thuriens 和人類之外還存在什麼？”

“我們不知道。渴望找出答案是我們最大的動力。”

“這就是 Thuriens 放棄永生的原因嗎？”

“不完全是。但後來我們意識到，為了

提出並理解問題。”

一陣久久的沉默。米爾德麗德有一種與這個外星人有著共同理解的感覺，這種理解比她記憶中的大多數人都要深刻。她還在反省自己的異樣，肖姆開口道：“嗯，我剛才說了，我現在還有一件很緊迫的事情要處理。我會讓你在閒暇時試用你的辦公室。

但是我們必須繼續我們的談話，米爾德麗德。這不是我習慣與人族討論的那種事情。我住在 Thurios 南部的山區。

下次你必須做我的客人。我是說實際上，當面。但現在，我必須先告辭了。”

“謝謝。我喜歡這樣，”米爾德里德說。“再見，那麼。”她獨自一人在她的巴伐利亞辦公室裡，凝視著山谷和群山，黃紅相間的齊柏林飛艇在上方越來越大。Lynx 睜開眼睛，伸伸懶腰，打了個哈欠。米爾德里德滿腦子都是新想法，現在沒有心情和貓玩耍。VISAR 似乎意識到了這一點，Lynx 再次安定下來。

“我只是認為我應該指出被邀請親自到 Thurien 的家裡是多麼不尋常的榮幸，”  
VISAR 說。“尤其是像 Frenua 這樣的人。你是第一個她這麼說的人族。我只是認為這是你應該知道的事情。你顯然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第十三章

Bryom Calazar 有一頂帶白色斑點的銀灰色皇冠，向下延伸在兩側支撐著一對垂直橢圓形的紫羅蘭色大眼睛。亨特突出的下臉以及從桃花心木到烏木色的混合色調總是讓亨特想起古埃及人對努比亞人的描繪。在 Eesyan 和一小群隨從的陪同下，他到達了 Multiporter 大樓旁邊的塔樓，他們穿著一件短款敞開大衣，外罩一件繡花綠色束腰外衣。亨特從未停止過驚訝，至少整個行星管理部門的有效負責人。他不確定卡拉扎如何適應銀河系其他 Thurien 居住區的運行。會像觀光旅遊者一樣隨意旅行，與區域經理回家訪問當地辦事處相比，出現時更少大驚小怪和客氣。似乎圖里恩斯對浮華和宏偉的象徵不以為然，就像他們對過分自信或恐嚇的企圖一樣。聲譽才是最重要的。

所有的人族團隊都在場迎接他，除了桑迪，她因 Thurien 蟲病倒下或反抗飲食中的某些東西，並被困在華爾道夫。來自項目本身和研究所其他部門的 Thuriens 也有大量出席，他們渴望表達他們的敬意或只是想成為這一場合的一部分。Hunt、Danchekker 和 Duncan 是 Calazar 的老相識，從 Jevlenese 的麻煩時期開始，然後是之後，當第一個 Thurien 代表團來到地球時。儘管這裡需要一句話，那裡需要介紹，但 Calazar 還是特意抽出時間來更好地了解 Sonnebrandt 和 Chien，這讓他們毫不掩飾地感到驚訝和高興。

“這太不可思議了，”卡拉扎搬家後，索內布蘭特對亨特說。  
在。

“我剛剛和一位星際霸主談過。他對我的魚很感興趣，想知道柏林是否像日內瓦。”

“停在附近。我說過你會加入合適的團隊……。什麼魚？”

“我養熱帶魚。”

“我不知道。”

“你看。而且他已經發現了！”

在社會預賽之後，Eesyan 的科學家更新了 Calazar 和他的小伙伴們了解最新進展。然後是參觀者前往建築群相鄰部分參觀 Multiporter 本身的時候了。

Eesyan 安排了一些機器的運行演示。作為

實驗室周圍的人群開始稀疏，Hunt 注意到 Danchekker 不在與 Calazar 一起跟隨 Eesyan 穿過的人群中。

“這是怎麼回事？”看到亨特困惑地環顧四周，索納布蘭特問道。

“我們好像失去了克里斯。”精神上的推動激活了他的 avco。“嘿，克里斯？

是維克。你在哪裡？派對繼續進行。”

“什麼？…哦。”Danchekker 僅通過音頻進行了介紹，大概是不想剛才被視覺效果分散注意力。“我在辦公室。”他和亨特選擇共享辦公空間，毗鄰 Thuriens 使用的區域；Thuriens 似乎更喜歡集體工作，而不是被隔離在單獨的小房間裡。“我會趕上你的。”

“丟東西了？”亨特問道。

“是的，事實上。Sandy 做了一些 Eesyan 需要的筆記之後。我以為我把它們帶進來了，但我似乎無法把手放在它們身上。

也許我忘了去華爾道夫接他們。這非常煩人。”

“我回去幫你看看。”

“真的，沒必要。”

“沒問題。無論如何，我之前已經看過足夠多的節目了。我兩分鐘後到。”亨特冷靜下來，回頭看著索內布蘭特。“他在辦公室，正在找東西。你繼續，約瑟夫。我回去幫他一把。”他眨了眨眼。“你知道克里斯是怎麼回事。如果他迷路了，我會討厭的。”

他發現 Danchekker 在成堆的文件和盒子裡翻找來自尚未清空的地球。工作空間明亮寬敞，注重配件的細節，這些配件在任何功利主義意義上都不是功能性的，並且帶有一種近乎維多利亞時代對裝飾的超現實感，與窗飾和尖拱形的準東方裝飾融為一體。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艱苦的科學工作環境。牆壁是圖形活躍的實際上，完整的落地屏幕可以被定向顯示圖像、文本、通信窗口、照明面板，或者當沒有更高要求的時候，任何適合當下心情的背景設計。剛才，一個較大的壁畫區域正在展示 Danchekker 在他的一次“旅行”中喜歡的世界的場景。它展示了一堆奇怪的樹，看起來像用西蘭花做的冰淇淋甜筒，只是它們高 200 英尺，它們的頂部被塑造成巢穴，供堅韌、長鼻子的飛行生物依稀讓人聯想到翼手龍。

在搬進來的混亂中，東西已經搬來搬去，還有幾張床單

筆記可以放在任何地方。“這個物種的雌性更令人惱火的特徵之一，”Danchekker 抱怨道。“我們生活在一個比我們自己早多少千年的星球上，可以普遍訪問一個能夠在恆星系統之間即時傳輸任何信息的系統，她求助於手寫筆記。你覺得我們的種族還有希望嗎？”亨特有趣地註意到丹切克正在一個裝滿文件的公文包裡翻找，這些文件是他自己從華爾道夫帶來的，但他什麼也沒說。

“你試過給她打電話嗎？”他反問道。

“VISAR 說她正在屏蔽來電。大概是在睡覺吧。”

“啊對。好的。”

他們又檢查了辦公室一次，並感到滿意的是沒有筆記。“我得回華爾道夫把它們拿來，”

丹切克說。“應該不會花太長時間。如果我馬上離開，我會回到 Eesyan 咬傷之前。”

“要我一起去嗎？”

“不，維克。這次我堅持。這是我自己的愚蠢。你繼續說下去解釋發生了什麼。他們現在可能已經想念我們倆了。”

“好吧。待會兒找你。”亨特轉身離開。

“哦。不過，有一件事你可以為我做，”Danchekker 說。

亨特檢查了自己。“什麼？”

Danchekker 再次打開公文包，拿出一本紅布封面的書。“桑迪讓我把這個給鄧肯。”

“柯的簽名簿？”亨特說，認出了它。

“是的。鄧肯說他會試著讓卡拉扎把他的放進去。”

“哦，親愛的，忘記這一點是不行的，是嗎？好的，克里斯，我會把它傳遞下去。”

“我會很感激。”

亨特走出去，沿著走廊走，好奇地翻了幾頁。該系列包括來自娛樂界的各種名字、一些著名的公眾人物、各種藝術家和作家，以及一些新聞名人。一個有一些主動性和活力的年輕人，亨特讚許地想。他找到了屬於 Ishtar 的大副 Bressin Nylek 的條目，同時也是 Ishtar 的指揮官。亨特想知道未來幾年卡拉扎的親筆簽名在國內可能值多少錢。

他乘坐重力輸送機離開離地面約一百英尺的塔  
把他放在自助餐廳外的露台上，比多功能傳送機低兩層，然後上到實驗室區域，方形房間立在其框架中，位於投影儀管陣列的焦點處。機器在運轉。

亨特似乎剛好在其中一場示威活動結束時抵達。

Eesyan 正在回答 Calazar 和他的公司提出的問題，他們和一些項目科學家站在一起。其他人則散落在附近，包括 Sonnebrandt 和 Duncan，Chien 站在不遠處，總共大約有二十個人。 Calazar 的一個公司正在講話。

“讓我們提前考慮並假設您確實找到了一種穩定運輸物體的方法。這意味著它將停在某個特定的宇宙中。它會在那裡重新實體化，不像剛才剛剛穿越的那個不管它是什麼。”

“是的，”Eesyan 同意道。

“美好的。但是假設這個過程受到某種位置錯誤的影響，以至於它不會重新出現在完全相同的對應位置？

它可能根本不在他們的探測室內。或者它可能是一個宇宙和我們的太不一樣了，它甚至沒有腔室。”

“這是可能的。”

發問者迅速用吸引人的眼神表示這可能是嚴重的。“然後它可以在固體物質內部重新物質化。那麼，當您開始發送比您向我們展示的這些小斑點更大的物體時會發生什麼？你會爆炸的！

“我們計劃將該項目移出地球並在太空中遠程操作。當我們達到那個階段時，”Eesyan 說。“我們正在設計一台按比例放大的投影儀，因為我們從這台投影儀中學到了東西。”

“我希望我們的鄰居在他們的其他現實中也同樣體貼，”Thurien 的一位科學家說，這引起了笑聲。

“它有名字嗎？”有人問。

“我們現在只是稱之為 MP2，”Eesyan 說。

當亨特開始向三名人族靠攏時，他從奧森身邊經過，後者他們一到華爾道夫就在華爾道夫見過他們，還有另一位技術人員。

他們以一種對 Thuriens 來說很奇怪的方式憤怒地嘀咕著。

“我希望你不要一直重複自己的話，Othan。我真的沒有聾或慢，你知道的。” VISAR 會自動提供通常會被無意中聽到的任何背景。這似乎是 Thurien 對真實性的痴迷的另一部分。亨特現在已經習慣了它，不再將其註冊為翻譯。

“我不是在重複自己。”

“你為什麼要否認？我第一次聽到你的聲音非常好。又不像……”

亨特繼續前進，停在鄧肯旁邊。“怎麼樣了？”他問。

“他們傳遞了一些分子構型。現在我們要去嘗試一些晶體結構。”

“那東西經過是怎麼回事？”

“有點興奮。幾分鐘前可能出現了一些短暫的事情。VISAR 現在正在分析探測器數據。”亨特揚起眉毛。如果得到證實，這將意味著在附近的宇宙中進行的平行實驗中，某些東西經過的轉瞬即逝的痕跡。以前有過一些例子，但非常罕見。

“你和克里斯找到你要找的東西了嗎？”索內布蘭特問道。

亨特搖搖頭。“沒有運氣。這是桑迪的一些筆記，他應該交給伊西安。他想他一定是把他們留在了華爾道夫酒店。他回去拿他們了。

就在這時，VISAR 進入了通用地址頻道。“請注意。確認檢測為陽性。我們有證據表明一個物體從不同的現實中穿過。”

周圍響起一片竊竊私語和一些掌聲。“您的來訪有被標記為吉祥，”其中一位科學家微笑著對卡拉扎說。

“希望這是個好兆頭。”

“我想知道我們是否足夠體貼地把它們送回去，”Calazar 沉思道。

“極不可能，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確的話，”一位卡拉扎的黨員說說。另一位科學家正在解讀 VISAR 的更多細節。

伊斯揚趁機脫離，來到亨特等人所在的地方。同時，他的腦袋左右轉動著，一臉疑惑。

“Danchekker 教授去哪兒了，維克？”他問。“他應該有我稍後需要的東西。”

“你是說桑迪的筆記？”

“是的。關於可能的生物學意義。聽起來很有趣。”

“看起來他好像把他們留在了華爾道夫。他回去接他們了，”亨特說。

“哦。很好…。我希望他不會太久。”

“我不應該這麼想。他可能已經走到一半了。”

伊斯揚哼了一聲。“那麼他一定是在通過 h 空間傳播。他剛才還在這兒。”

亨特皺起眉頭。“奇斯？不。”

“他當然是，維克。我看見他和你一起進來了。”

“你不可能有。他和我同時離開塔樓，往回走

進城。”

Eesyan 向 Sonnebrandt 和 Duncan 求助。 “先生們，告訴我我不是在幻想。幾分鐘前維克不是和丹切克教授一起來的嗎？”他們互相看了看，然後回過頭來，搖了搖頭。

“維克獨自一人，”鄧肯說。

正在觀看並部分聽到的 Chien 走近了。 “Danchekker 教授在這裡，”她說。 “我看到了他。”

“那裡！”伊斯揚宣佈道。

這又變得愚蠢了。理智、聰明的成年人無法就什麼達成一致真實地發生在他們的面前。 “有一種簡單的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他說。 “顯然有一個人應該知道他在哪裡。

VISAR，幫我接通 Chris Danchekker。 ”

“是的，維克？”幾秒鐘後，Danchekker 的聲音在 Hunt 的腦海中響起。

“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奇怪的問題，克里斯，但你到底在哪裡？”

“沒有必要諷刺。我在路上。很抱歉，Calazar 來的時候我不在場，如果這就是困擾你的事的話。我快到了那裡，然後意識到我忘記了 Eesyan 需要的一些 Sandy 的筆記，所以我轉身回去拿它們。請問這樣可以嗎？”

亨特步履蹣跚。和他在一起的其他人，也都收聽了，看起來同樣困惑。Danchekker 沒有任何意義。 “Chris 你什麼意思，你掉頭就回去了？你是說你來過這裡又回去了，是嗎？”

“我的意思正是我所說的。我要拼寫出來嗎？我從華爾道夫拿了一張傳單，我現在正準備再次這樣做。當我意識到我忘記了桑迪的筆記時，我快到研究所了。所以我轉身回到了 Thurios。不，今天早上我還沒有去過研究所。這是什麼，你的另一個變態？”

“但是，克里斯，我在塔對面親自和你談過。”

“你太荒謬了。”

Chien 進來了。你和亨特醫生一起進來了。但他堅持說他是一個人。 ”

“那麼我只能說你們都生活在不同的現實中。我知道我在哪裡，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正準備再次登上傳單，在華爾道夫酒店的屋頂大廳。”從 Danchekker 的神經系統中提取的周圍環境視圖作為窗口疊加在 Hunt 的視野中，證實了這一點。

這一切都從“奇怪”變成了瘋狂。他們可以繼續爭論這整天，一事無成。亨特掙扎著想要繼續下去。隨後他

想起他們在塔樓時丹切克遞給他的簽名簿。他伸手摸了摸夾克，在口袋裡摸了摸它堅實的輪廓。

“克里斯，”他說。“和我們一起承擔。還有一件事。柯的書。沙要你把它交給鄧肯。”

“簽名簿？”

“是的。”

Danchekker 聽起來很驚訝。“你怎麼知道的？今天早上桑迪給我的時候你已經走了。她告訴我鄧肯昨晚應該從她那裡收集的。”

“暫時不要在意我是怎麼知道的，”亨特說。“可是你還有嗎？”

“當然。它在我的公文包裡，我把它放在那裡。”

“你能檢查一下嗎，克里斯？…請。這一點很重要。”

喃喃自語的聲音從 Danchekker 在他的腳底下抱怨的聲音中傳來。

呼吸。窗口再次出現，顯示他的手正在打開公文包，在裡面翻找。他們找到了紅色封面的簽名簿，把它拉了出來。“在那裡，”Danchekker 的聲音響起。“這樣滿意嗎？現在我可以問一下，這種戲劇性的盤問和審訊的目的是什麼？”

有那麼一刻，亨特的思緒亂了。他驚呆了，從口袋裡掏出書，盯著它看，讓自己安心。是的，是一樣的。當鄧肯彷彿在某種恍惚中移動時，他又拿出了一張，他更加震驚了。

“我昨晚確實從桑迪那裡收集到了它！”鄧肯木訥地說。

\*\*\*

Danchekker 大約在十五分鐘後到達。這本書的三份副本並排放置。Hunt 和 Danchekker 的那些是相同的。鄧肯提供的那張專輯還包含作為其最新條目的 Serge Kaleniek 的簽名，他是訪問 Thurien 的愛沙尼亞合唱團的首席男高音。那天早上，鄧肯在華爾道夫吃早飯時拿到了它。他原以為柯會很高興。

那麼鄧肯是前一天晚上從桑迪那裡收集了簽名簿，還是她那天早上把它給了丹切克？亨特打電話給她，想知道她的版本是什麼。她的描述與 Danchekker 的描述相吻合：那天早上她把書給了 Danchekker，但他忘了拿她的筆記給 Eesyan。他沒有到達學院就回來接他們了，然後又離開了。

每個人仍然太震驚和困惑，無法開始連貫地討論這一切意味著什麼。但是亨特又聽到了丹切克說的話

之前用過：“那我只能說你們都生活在不同的現實中……”他的思緒又回到了那個令人難忘的星期六早上在快樂時光停車場發生的奇怪談話。“你需要知道的主要事情是收斂，”他短暫出現的另一個自己曾說過，然後再也沒有機會詳細說明了。

Hunt 的腦海中閃過一絲對可能發生的事情的懷疑。但他什麼也沒說。他不確定自己是否相信。

## 第十四章

在他位於 UNSA 高級科學大樓頂層的辦公室裡，戈達德·格雷格考德威爾嚼著雪茄煙蒂，同時在他桌邊的一個顯示屏上瀏覽亨特的最新中期報告。它是在 Calazar 參觀該項目後的第二天從 Thurien 發出的。亨特相信他有了解釋的萌芽，但在試探團隊其他成員的反應之前，他正在花時間在腦海中鞏固更多內容。他沒有說是什麼解釋。

“那是 Vic：讓我們繼續猜測，”Caldwell 自言自語，因為當他讀完這一頁時一直在升溫的期待隨著他意識到這是最後一頁而煙消雲散。與此同時，他一開始不知道該怎麼做。資深科學家因一些會讓青少年蒙羞的瑣碎固執而吵架；連圖里恩斯也互相爭吵；現在是對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的指控。

考德威爾認真地想知道是否有關於過渡的事情  
通過 h-space 可以使 Terran 神經系統迷惑到誘發幻覺的程度；或者可能是 Thurien 神經耦合技術的一些副作用。畢竟，人族最近才開始使用它。他甚至叫了幾個他在醫學和心理學領域認識的名字，看他們是否聽說過這種現象，但他們都沒有聽說過。考德威爾向後靠在椅子上，心不在焉地敲著手指，皺著眉頭看著辦公桌。當外部辦公室的 Mitzi 響起對講機的聲音時，他還在尋找一個似乎遙不可及的角度。“是的？”考德威爾承認，直起身子。

“在網絡、內部資源列表或圖書館網上什麼都沒有，”她建議道。  
“我還檢查了 Thurien 鏈接。那裡也什麼都沒有。”  
“好的。”這正是考德威爾現在所期待的。他腦海中閃過的一個念頭是，某種東西可能正在以樹人感染 JEVEX 的方式感染 VISAR。

“當你和醫生談話時，聯邦調查局的波爾克中尉打來電話諾里斯。  
“聯邦調查局？我現在做了什麼？”  
“他沒說。要我把他找回來嗎？”  
“這是我們找出答案的唯一方法。”  
“而你說你想聽的 Weng 的報告將在十分鐘後開始。”

“我一忙完就出去。”

“美好的。我會讓他們知道的。”

米茲清理了。考德威爾收回了一份已經傳閱的備忘錄

幾天前從他的 Pending 托盤中取出並瀏覽它以刷新他的記憶。演講的標題是“我們可以從王子身上學到什麼”。它的前提是，試圖為被稱為商業公司和行政官僚機構的微型封建國家製定有效管理戰略的書籍、研討會、研究和政策指南在很大程度上是浪費時間。馬基雅維利在五百年前就想通了這一切。一個有趣的概念。

提示音再次響起。“Polk 中尉，”Mitzi 的聲音宣布。這電話出現在 Caldwell 的一個免費屏幕上。

這張臉看上去是個身材魁梧的男人，穿著白襯衫，打著深色領帶，鬍子刮得光溜溜的，肉質豐滿，眼睛圓珠子，頭髮從寬闊的眉毛向後梳，在太陽穴處後退，給人一種月亮般的印象。考德威爾幾乎可以想像 13 碼的扁平足。

“先生。G. 考德威爾？

“就是他。”

“波爾克中尉，金融和欺詐司調查處。”這聲音和他的表情一樣中性，在連接完成時他的表情絲毫沒有改變。

“有什麼可以幫到你的，中尉？”

“我聽說你是戈達德高等科學部的主任？”

“沒錯。”

“所以這會讓你成為我們想要的人的直接上級  
想聯繫 維克多·亨特醫生？”

“那就對了。他是物理系的副主任。”

“他目前似乎沒空，他的助手鄧肯瓦特也是。我被送到 Danchekker 教授的秘書 Mulling 女士那裡，但她的態度並不合作。她把我介紹給了你。”

看到一股無情的、緩慢的力量遇到不可解凍的、不可移動的物體，考德威爾內心微笑。  
“恐怕亨特和瓦特現在都在執行任務，”他回答道。

“他們什麼時候回來？”

“這不可能說，中尉。持續時間是不確定的。”

“你能告訴我這個任務在哪裡嗎？”

“離這裡大約二十光年。他們在另一個恆星系統中。”

“我懂了……”

考德威爾幾乎可以感覺到有條不紊地逐步完成召回的程序手冊以繼續進行。“你能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嗎？”他問道，既是為了填補沉默，又是為了讓他們擺脫可能無休止的循環。Polk 執行上下文切換時稍作停頓。

“杰拉爾德桑泰羅這個名字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嗎，考德威爾先生？”

事實上，確實如此。考德威爾無數次地談論過亨特與另一個自我亨特的交流。但考德威爾無意參與其中。

他皺了皺眉，對著屏幕搖了搖頭。“我記得不是。他是誰？”

“亨特在雷德芬峽谷的隔壁鄰居。”

“如果你這麼說。好的。”

“先生。Santello 最近接觸了華盛頓的一位經紀人，表達了對收購一家高度敏感和機密的商業企業股票的濃厚興趣，該企業尚未進行任何公開發行。

我們已經確定 Santello 是根據特權內部信息行事的，披露這些信息可能構成重罪。看來這個消息是亨特醫生提供的。”

考德威爾假裝在消化這些信息。“我很驚訝，”他說。

這是真的。不是對事實感到驚訝，而是對它會產生如此大的影響感到驚訝。“我認識亨特很多年了。他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我不認為我遇到過對這樣的事情不感興趣的人。你確定沒有出什麼差錯？”

“我們只能根據我們掌握的事實來判斷，”波爾克回答道。

“嗯……”考德威爾張開手，做了個鬼臉。“這大約是中尉，我能告訴你的就這麼多。”

“如果有什麼進一步的想法，你能告訴我們嗎？你有我的聯繫方式。”

“是的當然。”

“感謝您的時間。”

“別客氣。”

屏幕熄滅後，考德威爾仍然難以置信地盯著屏幕看了一會兒。這一定是有史以來最奇葩的投資信息洩露案例。最後，他自言自語地哼了一聲，將翁的演講備忘錄折好，塞進上衣口袋，離開了辦公室。

“他們是來抓你的嗎？”Mitzi 走進外面的辦公室時問道。

“哦，看來再過一段時間我就沒事了。他正試圖聯繫維克。”

“維克？為什麼？他在做什麼？”

“不是我們的維克。另一個宇宙的維克。顯然，他傳遞的有關投資 Formaflex 的信息仍然是機密信息。聯邦調查局認為正在進行一些金融騙局。”

“你在開玩笑。”

“我不認為這個世界上不屈不撓的波爾克斯中尉是那種什麼都開玩笑的人。”

米茲絕望地搖搖頭。“好像這整個業務都沒有得到已經夠瘋狂了。我想知道 Vic 認為 Thurien 發生了什麼。你回來的時候我們可以打電話給他們，問問他嗎？”

“他還沒準備好。”

米茲明顯不耐煩地嘆了口氣。

考德威爾停了下來。米茲辦公桌上方的窗台上有一個玻璃花瓶，裡面有一簇剛開始開放的玫瑰花蕾。考德威爾指著它。

“事情在他們自己的時間發生，”他說。“職位描述稱我們為經理，但你無法管理有創造力的人。我們真正的身份是園丁。我們把它們放在土壤合適的地方，確保它們得到足夠的水和陽光，然後等待它們做自己的事情。Vic 和 Chris 可能沒有 Thurien 的深度知識，但將它們放在一起，他們可以進行橫向思考。這就是他們在這方面的目標。但前提是你要給他們自己的空間，遠離像我這樣的人可能想干涉的地方。”他又朝花瓶點了點頭。“這就像拉開那些花瓣來嘗試幫助事情發展一樣。”

隨著模式變得更加清晰，Mitzi 的眼睛睜了起來。“這就是你派人來的原因當查理的生意需要一個新的角度時，他們就去了木星，不是嗎？……然後是耶夫倫。現在是圖里恩。都是一樣的風格。”

“你知道最糟糕的兩項發明是什麼嗎？”考德威爾問道。

“什麼？”

“電話和飛機。因為他們很容易讓總部或總參在細節上亂來，現場的人應該知道如何處理。所以他們最終以平庸而告終。

但羅馬人在 600 年的時間裡做得很好，沒有任何那個。你給了將軍他的目標和實現這些目標的必要條件，在他的輜重列車或他的船隻消失在地平線後，這是你最後一次知道，直到信使回來。所以你必須確保你選擇的人是好的。我們必須小心，不要因為我們有 Thurien h-space 通訊器而犯同樣的錯誤，嗯？”

Caldwell 瞥了一眼 Mitzi 終端上的時鐘顯示。“總之，這裡課程結束。我要走了。”

“嘿，Gregg，”當他走到門口時，Mitzi 在他身後喊道。他停下來

當他打開它時回頭看了看。

“什麼？”

“你怎麼只參加關於馬基雅維利的事？你為什麼不給它？”

## 第十五章

Eesyan 下令停止進一步的實驗，直到至少有開始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有所了解。在 Calazar 來訪的第二天，Chien 在他和 Danchekker 共用的辦公室裡找到了 Hunt。亨特獨自一人，凝視著牆上的顯示器，上面顯示著他用 VISAR 進行的一些計算的結果。

Danchekker 在他們更大的辦公室裡捲入了與 Thuriens 的討論。桑迪和他在一起，她已經恢復到只感覺到輕微的噁心。

“我一直在想昨天的事情，”錢說。

“我們所有人都沒有想過其他事情，”亨特回答道。他在 Thuriens 提供的一張人形椅子上轉過身來，向後靠了靠。簡一身猩紅色高領東方風褲裝，眼唇染上深色，頭髮高高紮起，顯得利落利落。“那你怎麼看？”

他向另一把椅子示意，但 Chien 坐到桌邊，雙手放在膝上，十指交錯。

“其實我昨天就想到了，不過我想至少放一晚上。”她做了一個簡短的動作，模糊地指出了多機能搬運機所在大樓的方向。“這些差異都發生在機器附近的人身上。當你在 Vranix 的 Thurien 夫婦的問題上與 Danchekker 教授和他的堂兄發生分歧時，你在監測站旁邊的耦合器中；教授和米爾德里德在別處。

你的賬戶是不同的。”

“繼續。”

“我和 Josef Sonnebrandt 的那次愚蠢的爭吵。回過頭來看，我們爭論的事情都與機器運行時周圍發生的事件有關；從來沒有關於它靜止時或我們離開它時發生的任何事情。桑迪和鄧肯沒有這樣的經歷，他們一直都在這棟樓裡。然後昨天，在演示期間，所有異常都發生在機器周圍。Thuriens 一直在比較他們自己對發生過的奇怪事情的回憶，並檢查記錄。它顯示相同的模式。我列了一個清單。”

亨特將一隻腳放在另一隻膝蓋上，一隻手托著下巴，好奇地打量著她。“那你怎麼看？”

“你能不能保證把它歸咎於東方人的怪癖，如果這

聽起來有點瘋狂？”錢問他。

“好吧，我會說我會的，即使這不是真的，”亨特提出。

“多麼英勇。我印象深刻。

“育種等等。你懂英語。”

“不，那是精心培養的英語形象。”

“我拒絕參與政治。那麼 Multiporter 呢？

簡簡單地張開雙手。“這台機器以某種方式影響著周圍的環境。它導致周圍發生的事件不一致。”她猶豫了。“我怎麼能把這個？……昨天當每個人都意見不一時，Danchekker 教授說我們都生活在不同的現實中。我認為他是對的……嗯，從某種意義上說。顯然，那時我們都處於同一個現實中。但我們談論的過去是不同的。”

她疑惑地看了亨特一會兒。他做了一個請她繼續的手勢。“我們習慣於思考的正常多重宇宙結構由通往不同未來的分支路徑組成。但也許事情可能並非如此。假設相反……”Chien 停了下來，皺著眉頭對自己說。她似乎不確定如何進行。“我們一直想知道這些‘趨同’是什麼。”

亨特替她說了。“時間軸鏡頭。”正如他所懷疑的那樣：Chien 得出了他從昨天起就一直在護理的相同結論。這個描述似乎是一個很好的術語。

錢的眉毛驚訝地揚了起來。“你是說你也這麼認為？”

“他們可以走到一起，而不是分散，”亨特說。“這就是我的另一個自我試圖告訴我的。在他的宇宙中，他們發現在取得任何真正進展之前，這是最重要的事情。很容易看出原因。不是現在的一個點導致多個不同的未來，而是相反：一個由不同過去到達那裡的人、記憶，甚至是物理對象組成的現在。你怎麼能帶著那種會產生的精神錯亂到任何地方呢？我昨天也想到了它的要點。但我想在向任何人提及之前仔細考慮一下，就像你所做的那樣。”

“你有沒有開始解釋它？”錢問。

亨特朝他身後的牆壁揮了揮手，一半寫滿了張量微分和 M 波傳播方程。“出於好奇，我一直要求 VISAR 調查一些猜測。這需要 Eesyan 和他的人才能真正有所作為。我只是想感覺在把它告訴他們之前我已經知道我在說什麼了。但它開始產生一種奇怪的感覺。如果這是正確的詞的話。畢竟，收斂只是時間線偏離正常方向的一種特例。那就是

跨多元宇宙傳播是。這就是 Multiporter 的設計目的。”

“但你剛才說，我們永遠不會有那種  
它可能產生的混亂。任何複雜的設備怎麼可能工作？”

簡做了個無奈的手勢。“你認為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止它嗎？”

亨特想了想，然後咧嘴一笑。“嗯，必須有，不是嗎？”他回答。“他們讓繼電器  
在另一個宇宙中工作。但你我不打算在此時此地解決這個問題。來吧。我認為是時候把它帶  
給其他人了。”

\*\*\*

事實證明，幾乎所有人都在想類似的事情。但與亨特和錢一樣，結論似乎非同尋常，以至於他們在冒險對事實作出任何一般性陳述之前，都曾私下互相試探以尋求某種道義支持。

當 Hunt 說服 Eesyan 將所有團隊成員召集到塔樓並提出他和 Chien 討論過的論點時，幾乎沒有人感到驚訝或異議。甚至來自 Danchekker。總的來說，總算有人鬆了一口氣，因為他們要么自己得出了類似的懷疑，要么被其他人駁回了。

Thuriens 的幾個獨立小組，彼此不認識，正在與 VISAR 合作，試圖以與 Hunt 相同的方式奠定數學處理的基礎。Duncan 和 Sonnebrandt 構想了等效的“M 場質量”的想法，以類似於物理質量使愛因斯坦時空彎曲的方式產生曲率多元宇宙空間。

Danchekker 和 Sandy 一直在想，這種效應是否是 Multiporter 以 Danchekker 認為生物體能夠做到的方式改變量子概率的結果。他們都在使用 VISAR 來測試和幫助發展他們的理論，但 VISAR 沒有說任何話來提醒任何人注意其他人的工作。它的操作指令禁止在沒有被要求的情況下告知個人的活動。

但既然辯論是普遍的，VISAR 能夠構建共識的圖形描述，顯示必須合併的事件序列。

令人震驚的是，它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他們所有人現在的現實  
共享和生活必須包括來自至少四個不同過去宇宙的個人。

圖1。

在鄧肯記憶中的“A”宇宙中，他在前一天晚上從桑迪那裡拿到了柯的親筆簽名簿。如果他頭腦中的電氣和化學模式不足以證明它的真實性，那麼無可否認，這本書本身就是他的書。但也有另一個宇宙，

“B”，其中他忘記收集這本書，所以桑迪在第二天早上把它和她給 Eesyan 的筆記一起交給了 Danchekker。

Danchekker 顯然是在到達研究所後的某個時候遇到了 Hunt，並和他一起去了 Multiporter 大樓。不可能與那個特定的 Danchekker 核實，因為他似乎已經不在了，但是宇宙 “B” 中的 Eesyan 和 Chien 都看到他們一起到達了。存在於當前現實中的 Danchekker 因忘記拿起筆記而進入 “C” 宇宙，然後在前往 Quelsang 的途中想起了它們並返回。由於桑迪證明了這一點，她必須也來自 “C” 宇宙。最後，Danchekker 的一個宇宙 “D” 變體忘記了筆記，

直到他到達 Quelsang 之後才想起它們，並離開返回華爾道夫。這是亨特記得的序列，因此亨特也來自 “D” 宇宙。終止的線條代表進入其他現實的延續。

好像這一切還不夠混亂，亨特發現它還有一個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方面。如果機器的運行導致了時間線的局部收斂，那麼 Danchekker “C” 是有道理的

桑迪 “C” 應該同意，因為他們都沒有靠近它  
那天早上。因此，他們所在的當前宇宙是 “真正的” 宇宙

“C” 以及與之衝突的一切都是來自其他地方的入侵。這顯然包括亨特本人，他起源於 “D”。就像那些不 “屬於”的簽名簿的外來副本一樣，他是從某個不同的現實來到這裡的，這個不同的現實擁有自己獨特的歷史，這些歷史塑造了他現在的樣子。他不是他現在所處的這個現實的產物。然而，沒有任何中斷的感覺來標記他的回憶的進展。他問自己，為什麼會在這裡，就像他意識到自己的一個細微不同的版本會分叉去體驗不同的未來一樣？唯一的線索是找到他的處境或環境的一些細節，這些細節與他記憶中的印記相衝突。他苦苦尋找這樣的矛盾，卻一無所獲。

將機器的影響限制在它緊鄰的事件上意味著在大多數情況下，趨同涉及相對較新的微不足道的差異。任何物質的過去，連同他記得的生活和他長大的歷史，

保持不變。隨著項目中的其他人逐漸吸收了同樣的信息，主要問題來了，他們如何進一步推進事情？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怎麼能相信機器及其附近的任何東西都能安全可靠地工作呢？找到消除或至少控制這種影響的方法成為當務之急。

亨特的另一個自我在地球上的中繼最初出現證明了這是可能的。

## 第十六章

Frenua Showm 的家及其背景可以想像為瓦格納式的漸強管弦樂隊和合唱團提供了靈感，在小調中響起恐怖和壯麗的聲音。它不是大多數人族認為的“房子”那樣的單一結構，而是由許多相互連接的單元組成，分佈在突出的岩石峭壁上，俯瞰著令人嘆為觀止的 Thurien 墜落景象峽谷和近乎垂直的懸崖直達遠處參差不齊的山峰堡壘。用“別墅”來形容它可能更合適。

雖然沒有兩個部分處於同一高度，從一個移動到另一個由於作為大多數 Thurien 結構的一部分的內置 g 線系統，它快速而輕鬆。兩者之間的空間提供了充滿 Thurien 植物群和綠色植物的岩石水花園的和諧和弦，包括一個由天然岩石形式支撐的水池，加熱到在其表面產生一絲蒸汽，並由層疊的瀑布供給。

米爾德麗德還不知道這是否是 Thurien 的普遍特徵，但似乎 Showm 將她生活的不同方面分開和分開，就好像每個方面都在她的意識中有自己專屬的隔間一樣，無論她願意分配給它什麼時間，它都可以在那裡享受她的全部注意力。當她從事與她在卡拉扎政府中擔任大使職務相關的任務時，她不知疲倦地專心工作，不容分心。當她轉向她所追求的興趣來表達她的創作本能時，她的創作本能包括根據現已揭露的 Jevlenese 騙局編寫地球歷史的修訂版，到創作出由神經組成的思想音樂，這些音樂直接作用於情感，就像聲音一樣清晰從感官上看，卡拉扎和政治與她的思想相去甚遠，就像大多數此類事務所涉及的星系一樣。

當她的思想尋求安靜和沈思的時光時，所有 Thuriens 都認為這是有意義的存在所必需的，即使不是它的重點，她也完全退縮到自己身上，就好像其餘的都不存在。

她的住所將自己分開以反映這些相同的功能。

米爾德麗德發現自己在想，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用程序種植的有機物、金屬陶瓷複合材料和光活性水晶象徵性地描繪了 Frenua 的生活。

他們現在所處的位置，米爾德麗德被認為是沉思者的居所和放鬆的 Frenua。這是佈局的最高點，兩個鷹巢

寬敞的房間位於甲板後方，突出於海角下方的深淵，房屋已融入其中。包圍甲板的外殼在透明度和色調上可以隨地方變化，以承擔窗戶和牆壁功能的任意組合。此刻天氣基本晴朗，可以一覽無餘地看到下面兩邊分叉的兩個巨大峽谷，每個峽谷都承載著巨大瀑布系統的一部分水流，它們從面朝的山壁上傾瀉而下，一定有幾英里遠遠方，在一團永久的薄霧中，被太陽的角度染成淡淡的橙色。米爾德麗德想，唯一缺少的是盤旋在山峰之間的飛龍，以及不可思議地緊貼天際線的托爾金式城堡。

他們坐在結構最邊緣的地板較低區域，坐在一個新月形的隔間裡，隔間裡有超大的 Ganymean 座位，面朝深淵。

這讓米爾德麗德想起了她曾經坐過的直升飛機，當他們第一次坐下時，她也產生了同樣的輕度眩暈反應。她什麼也沒說，但想到如果 Thurien 工程師能夠在幾天內將他們全部安全地從地球上帶走，並以無形的方式將能量從銀河系的一部分傳送到另一部分，那麼他們的建築應該會保留在原地。這頓飯是一道清淡但美味的湯，與扁豆沒什麼不同，接著是意大利面狀底料上的混合蔬菜，隱約讓人想起乳蛋餅，還有一道甜點是加蜂蜜醬的冰鎮水果布丁。最後他們選擇了精選的奶酪和麵包，配以一種甜而濃郁的淡綠色 Thurien 混合物，米爾德麗德在喝了第二杯後發現自己感到輕微的頭暈，其中含有一種功能性的酒精分子替代品。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些科學家對此大驚小怪，”

米爾德里德說。“我的意思是，這件事關於宇宙變得混亂，人們不同意過去是什麼。不是很明顯它總是發生嗎？難道你沒有發現自己在聽那些否認他們說過一些你聽得一清二楚的話的人嗎？或者在一個你看過十幾次的地方，發現有什麼東西正盯著你的臉，但它不在那裡？”

Showm 微笑著切下盤子裡的一小塊食物。Mildred 現在可以讀懂 Ganymean 的表情了。她從容自在，完全不像米爾德里德在 Thurios 的政府中心和他們白天打交道時認識的那種生硬、務實的 Frenua。代替專業形象的束腰外衣，她穿著一件寬鬆的深藍色緞面刺繡長袍。米爾德麗德想知道她是否為房子的每個部分和居住在其中的個性設計了不同的著裝風格。“你的意思是它恰好

你也是？”

“不是對每個人都這樣嗎？”米爾德里德說。

“我不確定。即使我認為有，我也不會這麼說。這可能會讓你認為我們和地球人一樣爭論不休。”米爾德麗德高興地注意到，弗魯納現在可以舒服地感覺到的溫和嘲笑不會冒犯她。

“我仍然不明白這種 Thurien 的能力是如何達成協議的似乎適合每個人的作品，”米爾德里德承認道。“也許你說的對。

也許你必須是 Ganymean 才能理解它 …… 或者感覺它，相反，你說，不是嗎？你將這個系統描述為一個自願的君主制。在地球上這不可能發生。你永遠不會得到共識。絕對如你所說。  
我一直在想。一切最終都通過某種形式的戰爭解決，無論是偽裝還是其他方式。我們被告知這是不可避免的。主流意識形態認為競爭驅動一切。但 Thuriens 對此提出了反駁。”

“一種適合那些認為生活沒有意義的人的意識形態取得了這樣的成功，”Showm 評論道。“它的影響將是塑造一個支持和保護少數富豪的社會，而不是促進普遍繁榮和福祉。你不這麼認為嗎？

米爾德麗德努力選擇她腦海中立即出現的方向之一想馬上進去。“這應該是產生動力的原因。.

. 好吧，那當然是真的。但這不可能是全部，不是嗎？  
必須有更深……更遠……的東西。”

“它來自內部，”Showm 回答了未問及的問題。“你看，反之亦然。我無法理解將一生奉獻給在無關緊要的比賽中超越他人的滿足感。它會影響或打動什麼樣的人？各個年齡段的青少年，你曾經告訴過我。我同意。但被賦予權力的青少年會造成無法估量的傷害。”

“那麼是什麼激勵了 Thuriens？”米爾德里德問道。這離她想要更深入探索的事情之一越來越近了。“你大部分時間都在 Thurios 或旅行中度過，承擔著可怕的責任。其他人建造星際飛船和能量轉換系統，或者用來自其他世界的景觀裝飾建築物。為什麼？獎勵是什麼？他們的努力得到了什麼回報？……

他們的生計並不依賴於此。他們將永遠有飯吃，有地方住，因為這裡的其他人繼續生產這些東西。

但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沒有什麼可以阻止他們。”  
“我不明白。”

Showm 說得好像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她檢查了自己並

想了想。“想想你剛才說的話。你問如果一個人的生計不依賴於此，為什麼他會做這樣的事情。那是什麼意思？他們的生存手段必須受到控制和限制，然後他們才會參與這場地球認為是存在的終極意義的競爭狂熱？換句話說，他們必須由需要誘導，如果失敗，則由暴力強迫。什麼樣的獎勵需要那個？一個必須被強迫的有機體能否以符合其本性的方式生活？當然不是。它生病了，它反叛了。難怪地球上那麼多醫院和監獄……。

Thuriens 知道，他們的本性是建設、創造和幫助他人實現能夠為他們的生活帶來滿足感的事物，而不是以犧牲他們為代價來獲利。每個人都有自己天生要貢獻的東西。發現它是他們的獎勵。真正的獎勵。Thuriens 必須受到武力才能不尋求它。”

Showm 停頓了一下，仔細地看著 Mildred 幾秒鐘。但米爾德麗德思緒萬千，無法理清頭緒，無法立即做出回應。

她凝視著峽谷盡頭的瀑布，在它們緩慢而無盡的威嚴中翻滾。她想，這樣的觀念在地球上並非完全未知。舊的修道院僧團和他們的住持已經接受了他們自己的 Calazars 的首要地位，並努力為社區的繁榮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為他們提供衣食。難道最適合 Thurien 社會秩序的模型是一座擴大到星際維度的修道院嗎？想到這裡，她微微一笑。

“你覺得什麼有趣？”秀姆問道。

“也許並不是所有的地球人在他們的哲學上都如此陌生。你應該去見見 Xyen Chien，他和 Christian 一行人在一起。”

“中國科學家？”

“是的。她在很多方面都像你。她說，隨著世界走出青春期走向成熟，世界必鬚髮生變化。我想你和她會和睦相處。

你們會互相理解的。”

一個帶圓頂蓋的盤子從他們身後的上方悄無聲息地滑落，懸停在桌子的盡頭。蓋子打開，露出一個罐子，裡面裝著淡紅色的熱飲料、兩個高腳杯、一些輔助盤子和碗，以及一盤看起來像糖果的東西。

Mildred 幫 Showm 把東西擺在桌子上，然後把他們用完的東西放上去。盤子自己合上離開了。Showm 自始至終出奇地保持沉默。

“現在輪到我了，”米爾德里德說。“你在想什麼？”

“這叫做 ule。小杯是試用小樣，混合配料

適合你的口味。彩色薄片從酸到甜不等，糖漿增加了口感和柔滑度。當你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時，你可以在高腳杯中再次混合。”

米爾德里德做出了一些選擇並嘗試了結果。它又甜又辣，回味悠長，迴盪在大教堂裡。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她邊說邊開始混音一個更大的版本。

Showm 無需使用樣品杯即可自行選擇。“我在想你說的進入成熟期。有一個人類世……地球正在走出它的青春期，界很久以前就會經歷那個階段。是的，它們的根源在於地球的掠奪性叢林，我們的祖先遺棄了它們，讓它們因基因受損的生物格格不入而滅亡。

但他們並沒有滅亡。別無選擇，只能按照他們所處環境的規則行事，他們勇敢地面對每一個挑戰，並從中倖存下來。他們最終以某種方式統治了那個世界，儘管你聽過我說過所有這些話，但仍然是激動人心的。” Showm 說的當然是月球人，它是從古代 Ganymean 運到密涅瓦的陸生靈長類動物進化而來的。她繼續說道，“但他們克服了我的祖先強加給他們的限制，並在 Ganymean 發展到相同水平所用時間的一小部分時間內發展了一種合作技術文化。這是驚人的。你明白我在說什麼嗎，米爾德里德？這種人族與逆境作鬥爭、拒絕接受失敗的衝動，如果被馴服並針對阻礙生命和意識與精神成長的真正障礙，而不是相互對抗，它可能會證明是一種比任何事情都更強大的力量我們都遇到過

……  
我們對銀河系的探索。”

“我聽到克里斯蒂安正是按照這些思路談論的，”米爾德里德說。她希望這不會變成 Thurien 因 Minerva 的毀滅而內疚。她是把他們帶到上面的人嗎？她想不起來了。是時候在他們變得病態之前改變話題了，她決定。

Showm 啜了一口她的烏爾，試了試，然後又加了一滴糖漿並攪拌。

米爾德里德問她。“私事呢？你有家人嗎？”

“孩子們，你是說？”

“是的。”

“哦，的確如此。這些天我有一個兒子在遙遠的世界，在當地人中工作。他們在那裡很原始。還有兩個女兒。一個人在音樂天賦上遠遠超過我。小的在圖里奧斯，養育了自己的家庭。”

“那麼，他們的父親？……你們還在一起嗎？”米爾德麗德沒有聽說過這裡有其他人。

“那是我們完成並實現的生活階段。但是來了  
當我們被要求做其他事情的時候。他現在正在尋找內在的自我。

但我們仍然是生活中的伙伴。你呢？”  
米爾德麗德來回揮了揮手。“哦……年輕時的一些調情  
年。但我真的不認為它適合我，你知道的。我喜歡獨處，有自己的想法，也喜歡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做事的自由。我不認為我遇到過一個男人，我最終沒有因為開車而分心。你知道嗎，我最終來到 Thurien 的唯一原因是因為 Christian 想除掉我？”

“不。怎麼可能？”

米爾德麗德講述了這個故事，看到它讓弗魯努阿咯咯地笑，她鬆了一口氣  
至少，搖晃著，發出有趣的咯咯聲，她認為這是 Ganymean 的咯咯笑聲。然後遠離她威脅的  
向下滑到 Minerva 上方。Mildred 的腦海裡突然閃過一個念頭，如果 Eesyan、Christian 和  
Victor 讓他們的機器運轉起來，那麼也許他們可以以某種方式回到那裡並改變已經發生的事情。  
但她不想讓芙蕾娜再次提起那個話題。“你打算讓我聽聽你創作的一些音樂嗎？”她反問道。

## 第十七章

絕大多數情況下，正是人類行為的短期反覆無常產生了當地時間線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將被體驗為不相容事件的衝突。但考慮到效果僅限於局部區域，因此即使是複雜的物理設備也有望始終如一地發揮作用。雖然它的存在和運行中涉及的無數量子躍遷將繼續定義它們自己的現實，但它確實在理論上是離散的，在周圍環境的直接位置和最近的過去中，它們加起來的可能性是任何可辨別的宏觀層面的不同是遙不可及的。

Eesyan 因此得出結論，指示的行動方案是將Quelsang的一切都擱置，並將工作轉移到可以遠程指揮的地方。事實上，已經在設計中的按比例放大的 MP2 Multiporter 就是為了做到這一點，但出於不同的原因：如果平行實驗中的一個相當大的物體恰好在固體物質中物質化，則保護研究人員免受災難性後果的影響。但是當 Eesyan 在 Terrans 辦公室的討論過程中以一種假定這樣的決定與商定的一樣好的方式實事求是地提到前景時，他吃驚地發現他們認為沒有真正需要完全停止Quelsang計劃。

“為什麼？”是亨特簡單的反駁。亨特的助手也在場；還有德國人和來自中國的女科學家。

這似乎是顯而易見的。Eesyan做了個無奈的手勢。“嗯……你們都看到了它可以在自己周圍製造的那種混亂。怎麼可能進行任何有意義的工作呢？我們從其他現實中得到了兩個額外版本的簽名簿。假設它們是你或我的複製品，或者其他任何人？”他向亨特示意。“你在這個房間裡與之交談的 Danchekker 教授現在在另一個宇宙中。如果這次沒有另一個人代替他怎麼辦？

“所以現在我們開始更好地理解它，”亨特說。

Sonnebrandt 進來，“我們可以降低操作功率，以將會聚區的核心保持在室內。這將消除出現您所說的任何重大差異的風險。也許會有一些輕微的邊緣效應，是的。”

“可能在小事上存在分歧，”錢說。“但我們現在不會互相指責了。”她停了下來，看到 Eesyan 正在重新調整

他的觀點只是經過一些努力，然後繼續說道，“Danchekker 教授的堂兄甚至認為它一直在發生，這是量子漲落的結果，但它需要這種規模的東西才能引起我們的注意。我認為她可能說得有道理。”

他們等了。“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可以了解更多關於它的信息？”鄧肯問道。

Eesyan 措手不及。他理所當然地認為，差異會產生分歧，而分歧意味著衝突，而圖里恩斯竭力避免這種情況。但人族卻以此為生。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挑戰。

他們不認為這種情況是應該害怕和避免的不團結的根源，而是一種需要研究的誘人和有趣的好奇心。Eesyan 推遲做出承諾並離開去與 Calazar 協商。

“我發現有時候像我們這樣的古老種族可以使用一些讓人想起年輕時驅動它的精神，”Calazar 回應道。“我們的祖先能夠按照他們發現的方式來應對宇宙，而不會因為他們內心的恐懼而投射出防禦措施。當場合需要時，他們能夠大膽地構思計劃，相比之下，人類最著名的英雄事蹟顯得蒼白無力。我認為我們現在應該牢記這一傳統。”

結果是將有兩個研究跨多重宇宙傳播的設施。Quelsang 研究所的原始試驗系統將繼續進行微觀實驗以探索物理學，特別是進一步研究亨特稱之為“時間軸透鏡”的奇怪現象。與此同時，建設將在太空中遠程進行更大、更強大的 MP2 項目之前進行，以處理附近其他宇宙可能不喜歡在其實驗室之一的地板下實現的物體。兩者相得益彰。

選擇忍受時間線趨同的特點可能是了解更多影響的最快速徑，而更大規模的項目提供了設計一些對抗它的方法的最有效手段。由於 Calazar 已經參與其中，並且現在個人對最新的發展很感興趣，所以 MP2 的完成被賦予了最高優先級。

儘管人族無法為實際的世界做出太多貢獻建設中，亨特很好奇地看到一些正在進行的 Thurien 空間工程。他有一種感覺，這將與他發現自己不時參與的 UNSA 項目大不相同。

\*\*\*

在太空中遠程定位更高功率系統的最初原因一直是為了防止物體從

在其他平行現實中進行相應的實驗。利用地球物理學家長期熟悉的事實消除了發生這種情況的風險：沒有兩個量子系統可以以完全相同的狀態存在。系統的“狀態”由一組適當的“量子數”定義。“在普通地圖上，沒有兩點可以有相同的坐標。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將是同一點。以類似的方式，對於兩個作為宇宙中唯一實體存在的量子系統，它們必須至少在指定它們的一個數字（“量子坐標”）上不同。MP2 位於距 Thurien 數十萬英里處。儘管按照典型的 Thurien 規模處理事情，這仍然是在他們自己的後院，但統計計算表明這足以達到目的。

這個位置是從更大半徑範圍內的整個體積中存在的大量可能性中隨機選擇的。允許的坐標之間的間隔使得可用的可能性將安全地相距很遠。是的，其他並行系統可能會使用不同的方法。但是，可能的發送宇宙的近乎無限被發送的物體可能到達的可能宇宙的近無限所平衡，並且 VISAR 執行的一些神秘的統計計算給出了在它結束時碰撞的概率大致相同因為在整個規定的空間體積內隨機選擇的兩個位置恰好重合。

亨特沒有必要親自去那裡旅行，因為 VISAR 可以產生無法區分的模擬，但似乎人族要么不同意 Thuriens 對代理人平等的態度，要么他們還沒有開發它。在體驗了 MP2 正在進行的工作的一些虛擬預覽後，由於它不是在銀河系的某個遙遠的地方進行的，亨特決定他想去那裡。他不能確切地指出原因；似乎不知何故，從地球遠道而來卻仍然被限制在同一個星球上。鄧肯、約瑟夫和錢也有同感。當他們向 Eesyan 提到這件事時，Thurien 的性格就是這樣，他安排了手頭的安排來滿足他們的願望。第二天，一艘飛船出現在蘇里奧斯海岸沿線的太空基地，將他們運送到 MP2 的所在地。

\*\*\*

如果地球人的願望是體驗“身臨其境”的現實，那麼 Thurien 的反應非常接近於給予他們那種感覺。他們所處的有利位置沒有任何通過窗戶或在某種封閉結構內的屏幕上觀看操作會引起的距離效應。亨特告訴過

Eesyan 他們想要“在那裡”，而這正是他們得到的。當船到達項目時，他們通過一個連接的 g 場“隧道”被傳送到一個房間大小的平台，平台上配有座椅，裡面有各種各樣的房屋、隔間和奇怪的設備，所有這些都被低矮的欄杆包圍鐵路，但在視覺上向周圍廣闊的空間開放。根據 VISAR 的描述，該飛行器 缺少一個更好的術語 創造了一種強度與行星相當的局部引力，但具有突然的截止距離，限制了它的範圍。因此，它為乘員提供了正常的體重，而一個力和過濾外殼保持了可呼吸的氣氛，並屏蔽了輻射和粒子危害。於是，他們溫暖、舒適，卻只穿著日常的衣服，無語地環顧四周，看著星空光譜中各種顏色的恆星，幽靈般的星雲，四面八方、上下左右的五光十色的光芒，似乎近到觸手可及或無限遙遠。

透視像線立方體的光學解釋一樣自發地移動。沒有他們熟悉的標準來設定大小或距離的比例。儘管他有多年從月球到木星的經驗，以及他之前參與的 Ganymean 和 Thurien 冒險，但亨特以前從未體驗過如此直接的空間體驗。這是令人陶醉的，一種完全沉浸其中的感覺 就像一個一生都在潛水艇內部看過海洋的人，這是第一次游泳。孩子們和更年輕的 Ganymeans 在 Shapieron 奇怪的流放期間出生，除了船上的生命之外不知道其他存在，當他們最終到達地球時出現在行星表面後，他們試圖描述類似的印象。……當然永遠不要放棄驚喜，VISAR。”鄧肯是“你第一個發言。

“我們努力取悅。”這句話現在已經很熟悉了。

“這輛奇異的仙境游覽車，你不是專為我們打造的嗎？”索內布蘭特問道。

Eesyan 回答說，他實際上並不在場，而是通過 Thurios 的 avco 聯繫進來的。“實際上，這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定期維護平台，我們用它來對船隻和結構進行外部作業。外殼可以根據周圍的輪廓模製，讓船員自由自在。我們認為它正好適合這份工作。你覺得怎麼樣？”

“令人印象深刻，”Sonnebrandt 說。

“好的。好吧，我現在要退出了，”Eesyan 說。“祝您光臨。走著瞧，你會在適當的時候回到圖里恩這裡。”

當他們正在觀看奇觀並講話時，該平台已經

靠近他們看到的 MP2 結構，它現在已經佔據了一側的視野。錢靜靜地研究著。在亨特的估計中，它大約有一個城市街區那麼大，它的形狀大致是球形的核心，外部線條流動以融合成大約二十個對稱排列的突起的形狀。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可與投影儀相媲美的會聚系統的末端。Quelsang 小型原型機上的那些。兩個較大的梨形葉片從球體的相對兩側延伸，同樣由曲線組成，融入一般的身體，而不是構成典型的 Terran 太空工程的圓柱體和四四方方的模塊。即使是純粹的科學實驗努力，Thuriens 似乎也無法避免將一些藝術和美學融入他們的創作中。在波瓣之間形成“赤道”的球體區域仍然不完整，波瓣本身和一些投影儀的極端也是如此。

建築周圍散佈著各種各樣的設備、物體和機器，它們懸掛在太空中以執行無法識別的功能或移動以執行各種任務。大多數都集中在一個白色的、毫無特色的駝峰周圍，它有五十英尺或更多英尺寬，坐落在該結構未完工的赤道帶的一部分上。簡瞥了亨特一眼。“這是一個組裝加工區，不是嗎？”她說。這是亨特說過他特別想看到的東西。

“我們為你挑選了一個好時機，”VISAR 插話道。“這個階段現在才剛剛完成。”

Thuriens 並沒有像 Terrans 那樣通過螺栓將零件連接在一起來建造東西。確實如此，其方式自維多利亞時代的工廠時代以來幾乎沒有變化。

他們通過更接近自然創造有機體的方式的方法從內部培育它們。白色的駝峰實際上是由流體組成的，受到類似於維護平台周圍的重力場殼的約束。

該流體包含各種溶解形式的材料供應，以及數萬億個納米組裝器的數量，這些納米組裝器被編程為提取所需的元素並將它們以每個點所需的精確方式整合到生長結構中。在這方面，這個過程類似於有機細胞分化，在這個過程中，發育中的胚胎細胞能夠激活它們共同 DNA 程序的正確部分，從而變成骨骼、血液、肌肉或任何其他特定細胞總體規劃注定成為。就在他們注視的過程中，駝峰內的液體變得混濁不堪，似乎進入了某種攪動狀態。它看起來像一台洗衣機進入漂洗週期。

這對 Sonnebrandt 來說是新的，在回答他的問題時，Duncan 概述了這個想法。 Sonnebrandt 邊聽邊點點頭，但隨即皺起眉頭。“每個裝配工都必須確切地知道在這裡才能完成正確的工作，”他說。

“你說它就像生物細胞。但是細胞可以感知它們在生長的有機體中的相對位置，並知道哪些功能應該開啟，哪些功能應該抑制。”

“他們使用化學濃度和電梯度之類的東西，”  
錢投入。

“是的，我就是這個意思。但在 Duncan 剛剛描述的內容中，似乎沒有任何內容可以起到與位置信息相關的物理細胞矩陣的作用。  
那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鄧肯看向亨特，後者對圖里恩的賬目研究得更多。“這很整潔，”

亨特對索內布蘭特說。“該設計被編碼為坐標運算符，在整個建築體積中定義了一個高密度駐留 g 波模式。實際上，它在每一點都將其轉化為獨特的信號。無論他們身在何處，裝配工都會解碼相應的信號，然後告訴他們該做什麼。”

“太棒了。” Sonnebrandt 疑惑地搖了搖頭。“計算這樣的函數必須涉及什麼？”

“甚至都不要考慮嘗試。你需要像 VISAR 這樣的東西來做這件事。”  
在施工過程中，收容殼突然關閉，因為  
進程終止。液體在幾秒鐘內散開消失在太空中，露出一層閃閃發光的新牆壁、甲板和結構構件，準備安裝。

“瞧，”VISAR 評論道，聽起來就事論事。  
錢用一種被逗樂的、略帶苦笑的表情看著亨特。“你喜歡這種東西，不是嗎？”她說。  
“它讓你著迷。正如你所說，整潔。亨特不知道如何回答。“至少是原創的。你必須動手

對他們來說，”他最後說道。

“你學生時代也是這樣嗎？這就是美國人所說的書呆子嗎？”  
“不是維克，”鄧肯附和道。那些流行的類型之一。書呆子在這方面有問題。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轉向書呆子的東西。”

“我不太確定，”亨特說。“我想說的是相反的情況。如果它發生了。但不值得花費你所流行就足夠了，一定要繼續努力。……有的有太多的東西比較有意思花掉吧

在。不管怎樣，所有關於必須一直受到所有人歡迎的事情都是美國學生的痴迷。”他聳聳肩，回頭看向簡。“你不是說好嗎？你所在地區的孩子是什麼樣的？”

但他隨後發現錢並沒有在聽。她已經轉過頭，再次凝視著眼前的建築，那眼神在百萬里之外。“駐波，”亨特等了幾秒鐘後，她低聲說。

“嗯？”他回來了。

“駐波。”她轉過頭，專注於他。“定義分佈在空間體積中的結構。這就是停止測試對象的方法！它作為縱向 M 波函數傳播。如果我們投射一個乾涉函數來創建一個與正常橫向解共振的駐波，它將把它鎖定在目標宇宙中。它會迫使物體在那裡具體化。”

Chien不必詳細說明。其他人頓時明白了她的意思。這聽起來很有道理。他們暫時忘記了所有關於 MP2 的構建方法，然後將提案提交給 VISAR。從理論上講，這台機器找不到任何缺陷。但只有實驗才能給出最終結論。“你能再幫我連接到 Eesyan 嗎？”亨特問道。

“他現在正在開會，”VISAR 警告說。Thuriens 幾乎就要拒絕了。亨特知道，就此事提出壓力將違反正常協議。但這太令人興奮了

在。

“我會冒險，”他說。“道歉，但告訴他我堅持。”

短暫的延遲後，Eesyan 出現在 Hunt 視野中的一個窗口中。“是的，維克？”他承認。雖然 Eesyan 的舉止保持禮貌，但 VISAR 在其語音重建中註入了明確無誤的低調，表示這最好是好的。Hunt 盡可能簡短地總結了所講的內容，並詢問了 Eesyan 的意見。Eesyan 似乎沉默了很久。

有那麼一刻，亨特擔心他真的以一種他沒有準備好的方式冒犯了 Thurien 的感情。然後他從 Thurien 的臉上看出他大錯特錯了。這很好。Eesyan 正在他的腦海中專注地思考其中的含義，與他一直在處理的任何其他事務相去甚遠。然後 VISAR 再次讓亨特通過。

“我剛剛接到來自地球 comnet 鏈接的來電。”

地球？可能是格雷格考德威爾。這必須是緊急的事情。

“當然，把它接通，”Hunt 在等待 Eesyan 的反應時心不在焉地說。

但出現在 VISAR 窗口的那張臉是陌生的：肉肉的，

渾圓的，臉上帶著不屈不撓的表情。“博士。打獵？”它詢問。

“呃……是的。”

“博士。戈達德大學高級科學部的 Victor Hunt？”

“是的。這是誰？”

“波爾克中尉，FBI，調查處，金融和欺詐部門。我亨特博士，你認識杰拉爾德桑泰羅。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它來得正是時候。“現在不行，VISAR，”亨特咕噥道。“切斷鍊接。告訴他有技術故障之類的。”

“我沒有技術障礙。”

“好吧，想辦法擺脫他。這只是一些愚蠢的官僚主義。

我們正處於物理學重大突破的邊緣。”

波爾克消失了，短暫的停頓。“好吧，你脫身了，”維薩爾

說。“我在 comnet 中偽造了一條消息，說 Terran 末日正在問題。我可以請你不要養成這個習慣嗎？我要考慮名譽。”

“我會記住的，”亨特保證道。與此同時，他看到伊斯安正在等待他的注意。

“這很有道理，”Thurien 說。“這麼多，我想不通為什麼以前不明顯。是的，Vic，我認為 Xyen 女士和你們其他人正在做某事。必須這樣。”

## 第十八章

Frenua Showm 獨自坐在房子裡她稱之為鷹巢的部分，凝視著懸崖、山脊和遠處的山峰。峽谷盡頭的瀑布在夕陽的照耀下染成了橙色，正被行進的陰影慢慢吞噬。多亞里斯 (Doyaris) 的新月，圖里恩 (Thurien) 的兩顆衛星之一，明亮地懸掛在上方，等待掌管夜晚。

這是 Showm 從職責和日常事務的世界中退出的時代之一，將她的注意力轉向她的思想和身體所服務的這個存在，探索它的思想和感受。這種能力在人族中是很少見的，少數知道自己本性和靈魂的人是不被其他人理解的。他們的衝動和他們攻擊一切的強迫性暴力，或者他們自己被他人攻擊，驅使他們過著注意力永久外化的生活。也許這是隨著種族的成熟而在自己的時代發展起來的另一種品質。

由於她對地球歷史的研究，她對人族和他們的本性思考了很多。生命有它的季節，就像一年，當一個人自然而然地結束時，是時候不要沉迷於對過去的錯誤依戀，而是要與下一個和諧相處。Showm 的生活現在正值秋天，是將養分還給土壤的季節，在此過程中積累的智慧和經驗使回饋早先階段需要藉用的東西成為可能。春天是創造的季節，夏天是孕育生命、孕育生命的季節。對於 Thurien 人來說，體驗生命和成長、創造和建設的精神愉悅是宇宙必須提供的最寶貴的獎賞。它是存在的原因，使它成為可能是宇宙存在的原因。宇宙是一片等待被賦予生命的沙漠。

儘管這種畸變在他們漫長的歷史中並非完全未知物種，故意殺死一個有智慧的生物的想法是大多數 Thuriens 能夠想到的最可惡的事情。

他們相信，以一種類似於觀察到的宇宙的方式是構成多元宇宙的整體的一個無限小顆粒，因此多元宇宙本身只是一個無比龐大的事物的一個方面。在這個領域中居住著真正的靈魂，與思想、感覺的心臟相連。它繼續存在，而它所創造的人格面具來來去去，每一個人格面具都是在靈魂需要治癒和成長的情況下形成的。

儘管角色可能會被丟棄，但他們的經歷所擁有的東西

所揭示和教導的內容會被保留和吸收，就像為某些遊戲臨時製作的角色一樣。

儘管人格面具的死亡，當它到來時，被視為僅僅是另一個季節的結束，但切斷靈魂的聯繫將扼殺其本質的成長。

更重要的是，人物角色的短暫生命充當了培養有助於靈魂更高生命的品質的托兒所，如理解力、創造力、溫柔和同情心。但是，殺戮和破壞的行為，甚至是沉思，都會喚起所有恰恰相反的情緒和麻木不仁。肇事者被貶低和畸形，以遠遠超過對受害者所做的任何憤怒的方式侵犯自我的內在本性。對 Thurien 來說，它代表著最終的否定，拒絕宇宙的所有意義，以及它存在的任何理由。難怪，Showm 想，在這個世界淪為他們創造的無意識物質，而他們自己淪為無目的的偶然事件時，大多數 Terrans 知道沒有比積累金錢或渴望控制思想更高的抱負和其他人的生活。

她知道親密的愛和母性的溫柔，友誼的紐帶，能夠幫助他人在生活中找到幸福的特權，創造和成就的樂趣，對那些使她成為可能的人的欽佩和感激之情。在意義重大的時刻，當存在的輝煌和宇宙所代表的意義被揭示時，她在明亮的眼睛和狂喜的面孔中看到了聖人啟發年輕人的思想；殖民飛船脫離軌道前往新世界；在臨近旅程終點時，在老人分享夢想和回憶的交流中；在覆蓋著森林、山脈和海洋的世界中。這些是宇宙存在的目的，符合它的本性，使它有生命。生命和宇宙產生了靈魂所聽到的音樂。生長的一切都是它的一種表達。

她仍然有不安的夜晚和寒冷的時刻，對某些人的恐懼  
她在對地球的研究中學到的東西：孩子們被強行束縛在大屠殺的邪教組織中；工業致力於死亡，城市的毀滅，整個文化的根除。她讀過軍隊被嗜血的慾望所俘虜的故事，像害蟲一樣獵殺手無寸鐵的無辜者，並將他們砍成碎片；在倒塌的建築物下燃燒和尖叫的家庭；人們挨餓，人們溺水，人們被趕出家園進入雪中死亡。所有這一切都是有計劃的，深思熟慮的，被某些方面或其他方面慶祝為英勇和光榮。 Showm 看過錄音

飛機向已經變成冒煙的瓦礫的茫然驚恐的倖存者投擲炸彈；載滿人類的船隻和車輛被焚化、撕成碎片、炸成碎片；人們像冰雹中的蘆葦葉一樣四處逃竄。她已經麻木地盯著屍體的照片，這些照片奇形怪狀，令人反胃：燒焦、撕裂、肢解、開膛破肚；在溝渠中扭曲，在鐵絲網中纏繞，在泥漿中被壓碎，在堆中腐爛。她看到悲慘的遊行隊伍把那些曾經是丈夫和兒子、兄弟和情人、懷揣夢想的年輕人帶回了殘缺的肢體、失明的、殘廢的、精神錯亂的殘骸。有一次，她曾向 VISAR 尋求有關此類事情的指導。VISAR 無法提供任何服務。

所以她哭了。能夠思考和感受的人怎麼能做出這樣的事情呢？他們怎麼會相信這些謊言？

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統領的人怎麼能宣揚這樣的謊言？不僅僅是為了實現渺小的野心或實施他們的征服計劃，而是在人類鬥爭、密謀、結盟和背叛的每一個領域，讓每個人都反對所有人，每個人都是威脅或對手，以獲得相對於另一個人的優勢。他們彼此打交道的整個哲學不僅基於而且還推崇和頌揚自我追求和剝削、壓迫、貪婪、殘忍以及奴役弱者為強者服務，所有這些都在無情的金錢計算中合理化了公認的營利功效是衡量個人意義或價值的唯一標準。

米爾德麗德曾形容這些領導人是最壞的小偷和無賴，並沒有聽他們的話。但米爾德麗德是個例外，她聽天由命地過著沒有發言權的少數人的私生活。在 Thuriens 中，最看重領導力的品質是溫和的成熟度和由此產生的無私同情心。

政府辦公室或做出負責任決定的權力被視為為人民服務的特權機會。濫用這樣的地位謀取私利，或脅迫不願接受社區共同生活所必需的基本限制的人，將是最令人髮指的罪行。說從未發生過這樣的違規行為是不真實的，但這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  
只有地球人才能創造這樣的神話，即無意識、無方向的物質可以將自己組織成能夠交流情感和思想的生物體，或者宇宙以難以想像的暴力從無到有開始了。他們將自己的內在本性投射到他們所看到的事物中，然後說服自己他們所看到的是外在的現實。Thuriens 知道指導生命的程序並非起源於行星，

儘管行星系統是程序的集合站，但在整個星系的條件使之成為可能的令人眼花繚亂的方式中，程序找到了表達方式。種子是由宇宙風帶來的。

它們從哪裡來、它們是如何產生的、由什麼機構產生的以及出於什麼目的是 Thurien 科學尋求解答的主要謎團，也是推動它們擴張的必要條件之一。有證據表明，在銀河系的正中心，以及其他星系的核心區域，模糊的雲層和不斷增加的恆星濃度背後存在著奇怪的條件。但是 Thuriens 還沒有滲透到足夠遠的地方來了解更多。

他們的冷漠和停滯時期，當他們獲得永生並且因此幾乎沒有其他對永恆重要的東西時，他們付出了很多代價。要從夢想中獲得靈感並踏上實現夢想的征程，就需要不斷煥發青春活力。正是這種認識促使圖里安人回歸老路，接受自然和四季。

人類的暴力是他們化妝中不可避免的缺陷嗎？或者它是一個對某種無法抑制的東西的扭曲，可以用來將它能夠摧毀的同樣強烈的能量引導到建設性的目的？

也許是因為他們獨特的起源於古老的 Ganymean 基因操作，但 Thuriens 在任何地方都沒有遇到過與他們相比的東西。從面對不可能的困難似乎毫無希望的開端到悲劇最終降臨密涅瓦之前，祖先的月球文明出現和發展的速度是驚人的，嘲笑加尼米亞人的經歷。這本身就超過了他們所擁有的所有其他種族遇到以來。Eesyan 曾報告說，儘管 Hunt 和他的團隊的科學背景較年輕且技術基礎有限，但他們已經對該項目產生了重大影響。兩種文化完全成熟並結合起來會產生什麼影響？

Showm 的思緒又回到了她在同一個地方與 Mildred 的談話。如果 Jevelenese 逃亡者的入侵沒有改變 Lunarians 的路線，那麼這種情況可能很久以前就會發生。在此之前，月球人一直在為遷移到地球的目標而合作。難道人族後來病態的不穩定根本不是他們人性的先天，而是他們所經歷的創傷的產物？災難性的戰爭粉碎了他們世世代代建立的希望，最終導致他們的世界毀滅；最後一支被困在月球沙漠上的小樂隊的經歷；當他們被運送到地球時，他們重新燃起了重新開始的希望，但在捕獲孤兒月球所引發的抽搐中再次被摧毀。除了被殘酷對待的生物，他們還能變成什麼？

自我保護是生存的第一本能？他們還能產生什麼其他的人生哲學和宇宙觀？

這種想法一直困擾著肖姆。也許她太苛刻了  
在她對人類的判斷中。這一點很重要，因為 Thuriens 最終接受的關於地球人為何如此的答案將決定他們最終決定如何處理地球。自從耶夫林人的計劃和陰謀暴露以來，圖里恩人之間的爭論一直在私下進行。

Showm 感到一陣興奮在她內心深處翻騰，因為幾天來一直在形成的想法終於具體化了。或許，如此重要的事情，已經沒有必要再靠爭論和揣測了。Eesyan 的科學家們正在討論發送儀器包，以從他們在 MP2 建造的設施中探索和採樣多元宇宙。另一個宇宙已經將聯繫亨特的通訊設備運回了地球。Broghulio 的 Jevlenese 船隻實際上已經返回了 Lunarian Minerva。

做到這一點的技術就在那裡。當這個問題可以通過觀察客觀地解決時，為什麼還要厭倦辯論到筋疲力盡的程度呢？他們可以向那裡發送偵察探測器並找出答案！現在看來，他們有能力了，不去努力，對人類來說是不公平的。

Showm 無法忍受這樣的想法。人類已經從 Ganymeans 那裡遭受了足夠多的不公正待遇。

小時候，Showm 聽過很久以前他們的種族來自這個世界的故事，以及繼承它並摧毀它的野蠻人。這是 Thurien 父母告訴孩子的標準、簡化的票價。直到現在，她才開始意識到這些圖像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她一生所持的態度。她對這種認識的解釋是，她的經歷所服務的靈魂，在多元宇宙之外的領域，已經學到了一些有價值和重要的東西。

## 第十九章

在人族看來 ,Thuriens 在多大程度上用傳感器 “連接”他們的城市和其他環境 ,為他們的現實模擬提供真實的輸入 ,這似乎複雜得令人費解 。即使是人煙稀少的地區 ,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根本無人居住的地區 ,也受到衛星和其他手段的廣泛監視 ,以便能夠通過插值對當地場景和條件進行合理的重建 。似乎地球上每一位設計師、項目規劃師和項目經理首先要考慮的平衡成本與收益的規定 ,在 Thuriens 決定做什麼和如何做的任何過程中都沒有發揮任何作用 。要么 ,要么 “成本”和 “收益”的概念與他們在地球上所做的完全不同 。

甚至行星和其他棲息地周圍的空間空隙 ,以及行星系統內的常規交通車道 ,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監控 ,這會讓地球人覺得毫無意義 。然而 ,這意味著一個由成像拾取器和其他可能發現任何異常事件的探測器組成的網絡已經分佈在受 MP2 實驗影響的體積中 。VISAR 估計 ,至少有一名來自不同現實的入侵者出現在該空間區域某處的可能性大致相等 。監視系統已準備好相應地進行監視 。

它發生在 MP2 準備首次嘗試運輸相當大且更複雜的測試對象時 。Hunt 在 Quelsang 的塔樓裡 ,正在研究已經提出的關於應該發送的物體種類的建議 ,這時 VISAR 通過宣布傳感器掃描處理器覆蓋了遠方大約十萬英里的區域Thurien 報告的異常情況與突然出現的不該存在的事物一致 。分析儀在該位置捕獲的圖像的回放顯示似乎是某種儀器包 : 一個包含天線和其他工程部件的開放式框架 ,整個尺寸與普通直立椅子差不多 。它只持續了 11 秒多一點 ,然後就分手了 。但不是在分裂的意義上 ; 它更多 ,只是逐漸消失 變得模糊 ,然後消失得無影無踪 。這正是科學家們一直希望的 。他們甚至懶得聚在一起 ,興奮地暫停了他們碰巧在不同地方做的其他事情 ,檢查探測器記錄的信息 ,看看能從中得到什麼 。

很明顯 ,它起源於 Thurien ,儘管從未有過任何疑問

關於那個。有些設備具有可識別的功能，有些則比較模糊。一些光學和其他成像儀被識別出來，正忙著掃描周圍的環境。其中一個附件建議使用 Thurien 重力轉發器，用於中繼到 h 空間。

“左端的星團看起來像是本地行星頻譜的天線陣列，”另一位 Thurien 評論道，這次是在研究所。

“設計不熟悉，但尺寸檢查，”VISAR 表示同意。

“是我的眼睛在開玩笑，還是畫在側面的 UNSA 徽章大約在坐標 1.2 和 3.7 處？Sonnebrandt 在 Quelsang 的另一棟大樓裡問道。

“我一點也不會感到驚訝。這是我可以想像維克所做的事情，”Danchekker 說。亨特隔著隔開的兩張桌子痛苦地看了他一眼。

“讓我看看我是否可以增強它，”VISAR 說。“這可能只是光的把戲。”

VISAR 還報告說，已經通過許多標準的 Thurien 通信信號波段接收到傳輸。但是他們被弄亂了，並且無視所有提取任何有意義的東西的努力。儘管如此，這還是令人鼓舞的。

與為該項目的近期目標可能要求的任何東西一樣奇怪的證據至少是現實的。

最重要的是，如果該設備能夠從它到達的地方，隨之而來的是它還必須擁有一種將其發現送回原處的方法。否則，收集任何東西的意義何在？這意味著即使在科學家們現在所處的階段，他們也應該接近實現跨多重宇宙的交流，亨特的另一個自我最初的短暫訪問已經證明這是可能的。

該裝置只停留了幾秒鐘，這表明儘管發送它的自己的版本似乎已經解決了讓運輸物體停止的問題，但他們仍無法穩定它。Chien 已經提出了一種停止方法，Thurien 專家們一致認為這聽起來很有希望，因此幸運的話，他們不會落後太多。

裝置消失時的散佈方式與  
它被鎖定為失去連貫性的駐波模式的想法。  
VISAR

已經在分析衰變曲線，希望從中得到更多會學到的。從目前可以確定的情況來看，在科學家們看來，他們的方向是正確的。這增強了他們更加積極地推進實施類似文書的信心

他們自己的包，他們恰好正在研究。

但考慮到這些平行存在領域的奇特本質，它可能  
真的不是一個奇怪的巧合。

\*\*\*

亨特和其他人離開前一周，在歐文的退休晚宴上，已經公開宣布了來自另一個宇宙的人工製品的首次造訪，以及隨後亨特和他自己的另一個版本之間的對話。在整個歷史上沒有可與之相比的先例，它只能是對媒體和娛樂業、出版界以及從超市小報和談話節目到最傑出的會議記錄的整個科學辯論的天賜之物機構。

來自地球的消息是，多重宇宙物理學的整個主題和實際上無限的“孿生”現實的含義已經成為抓住大眾想像力的最新轟動。“查理”的發現現在已經過時了；隨後關於據稱已滅絕的 Ganymean 種族的猜測在他們非常真實和活躍地出現時就消失了；而最近曝光的計算機進化的 Ents 世界已經開始疲軟。

英國情景喜劇《對不起，那是隔壁的宇宙》正在咆哮  
隨著收視率的上升，許多遊戲已經被沖出，不同終端的玩家在彼此的現實中跳來跳去。

曾激發暢銷惡搞歌曲的老歌名包括“歡迎來到我的 World”、“Don't Blame Me”和“Out of Nowhere”，而綠野仙踪的翻拍正在製作中，時間軸扭曲取代了龍捲風，並為經典線扭曲提供了線索：“這不是我們的堪薩斯州，托托。”

公眾不可避免地充滿了誤解，一旦形成並開始流通，通過不加批判的重複獲得了自己的生命。最常見的一個是宇宙在關鍵時刻“分裂”的舊概念的復興，“關鍵”通常被認為是從人類事務的角度來判斷的。物理學的基本過程應該對捲心菜種植者或國王的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做出反應，這顯然對普及者來說沒有障礙，其中一些人毫不猶豫地用標題為“你的擲硬幣如何改變宇宙”，甚至是一本書的決策指南，講述如何以犧牲其他宇宙中的其他自我為代價來獲得更好的生活。而且，當然，某種形式的多重宇宙現象成為心靈感應、心靈傳動、通靈幻覺、探訪、鬼魂的最新解釋，以及對不明飛行物、可互換地理的各種“三角”之謎和清單的新解釋的基礎的

肯尼迪國際機場的常見嫌疑人

暗殺一路回到金字塔的建造者。

Hunt 保持平靜地遠離這一切，混合著樂趣和絕望……直到 VISAR 接到了 Caldwell 在戈壁灘的敵對聯繫，他的電話說來自利福摩羅的一家電影公司已

“你在開玩笑，”這幾乎不是亨特在傳達信息時的原始反應。

“是啊，好像我沒有什麼比給其他星系的忙碌科學家打電話惡作劇更好的事了。他是認真的。無論如何，格蘭諾拉麥片農場裡的任何人都是認真的。他的名字叫阿蒂·斯特朗。來自 Premier Production Studios。”

“公務員事務局？……你確定這不是開玩笑？”

“這甚至不是四月一日，維克。”

“嗯。好的。他說的是什麼電影？”

“我怎麼會知道？你會發現的唯一方法就是給他打電話問問。”

“大概吧……”亨特意識到他試圖拖延時間

更連貫地組織他的思想。“哦，是的，在我們討論的時候，你知道聯邦調查局的波爾克中尉嗎？”

“是的。他也想抓住你。你是怎麼知道他的？”

“他試著在這裡打電話給我。他是怎麼得到訪問代碼的？”

“嗯，他們是聯邦調查局。”

“那不是你嗎？”

“不。我們只是告訴他你不在城裡。格雷格認為你也有更好的事情要做。”

“知道是怎麼回事嗎？”

“你還記得給你在雷德芬峽谷的鄰居關於德克薩斯州 Formaflex 的投資建議嗎？”

“傑瑞·桑泰羅？對，對。怎麼樣？”

“你是從出現在這裡的另一個版本的你那裡得到的，對吧？”

“那就對了。一段時間以來，傑里一直在煩我關於投資的事情。我認為這可能會讓他開心。所以？”

“好吧，似乎你的另一個自我知道在我們生活的這個宇宙中仍然不供一般消費的信息。比如，非法的？這就是 Polk 的意思。他想知道你從哪裡弄來的。”

亨特盯著米茨說話的視野中的窗戶。

“而已？我們正處於開啟新宇宙的邊緣

會讓所有星系的殖民化看起來就像在你自己的背上露營

院子裡，他想談談店主經濟學和簿記？”

“我告訴過你格雷格認為你有更好的事情要做。”

“格雷格永遠不會讓我們失望。聽著，如果你從這個人那裡聽到更多，我覺得你會的，在我想出如何處理它之前阻止他，好嗎？”

“會做。那裡的其他一切如何？表妹米爾德麗德把克里斯逼瘋了嗎？

“非常好。我們有另一個物體實現。我已經發送了一份報告。

事實上，你會感到驚訝。事實證明，米爾德麗德很受歡迎  
圖里安斯。她可能是我們可以選擇派遣的最好的大使。

克里斯也不太相信。但他沒有抱怨。”

“哇！聽起來很迷人。我等不及你告訴我這一切了。但  
現在我得走了。我會留意你在奧斯卡名單上的名字。”

“不要屏住呼吸。很快再和你說話，Mitzi。向格雷格問好。  
小心。”

亨特靠在椅子上，盯著牆上的屏幕看了一兩分鐘，屏幕上顯示的是 VISAR 退相干分析的一些結果，這些結果疊加在某處外星海底場景的背景上。早些時候在他辦公桌旁的 Danchekker 在 Hunt 說話時離開了辦公室，暫時讓他一個人呆著。一時衝動，他再次啟動了 VISAR。

“你有 Premier Productions 的 Arty Strang 的電話號碼嗎？”

“當然。”

“那邊幾點了？”

“差不多下午三點，星期二。”

“看看你能不能幫我撫養他，好嗎？”

也許他們想到的是某種科學紀錄片，亨特反映。他不得不承認，主持這樣的活動與常規的日常工作大不相同。即使他自己這麼說，他也認為自己可以比他親眼目睹的許多被高估的名人做得更好。考慮到在內容和陳述方面的一些發言權，他在 UNSA 的職位肯定會給他一些談判的籌碼。這可能對糾正世界淹沒在其中的一些胡說八道大有幫助。

一個窗口出現了，在他中間形成了一個大塊頭男人的俯視圖  
大約三十多歲，粉紅色的膚色和長及領口的金髮，身穿亮黃色夾克，翻領翻過紅色襯衫領子，戴著墨鏡。亨特改變了他的視野，把周圍的牆作為背景。“博士。打獵！”臉上露出橡膠般的笑容。

“不少於。”

“極好的！”

“我在戈達德的辦公室說你試圖聯繫我。”

“那就對了。”斯特朗的形象疑惑地凝視了一會兒。“只是為了確保我弄清楚了這一點。現在，就在我們說話的時候，你是在外星上跟我說話，對吧？”

“Thuriens 的家鄉星，在二十光年之外，”Hunt 證實道。

“難以置信的！你知道，他們曾經告訴我們這永遠不會發生。我從不相信。他們說了太多的事情，現在他們每天都在發生，甚至沒有人注意到。但這一切都存在於很久以前的老電影中。你見過一個叫做 Starward Imperative 的嗎？凱文貝蘭在他進入所有怪人之前處於最佳狀態。那是瑪莎·厄爾第一次受到關注的地方。”

“我不能說我做到了……”亨特等了一會兒，然後冒險說：“我，啊，有人告訴我你有某種提議。”

“這就是你吧？不是你的這些在其他宇宙或其他宇宙中進進出出的替身嗎？”

“什麼？……”Hunt 把手放在額頭上。一個人是如何處理這個的之類的事情？“我不確定我……”

矮胖的五官再次扭曲成笑容。“只是開個玩笑。但更多的是真的不是笑話。這就是我們想要拍這部電影的目的。”

“什麼是？”

“你！你的故事。我的意思是，來吧，你不知道你現在是個大人物嗎？定期參加演出；所有雜誌中的碎片。所有這些都與每個人都感興趣，孩子們都為之瘋狂的東西有關：月球上的木乃伊；真正的星際飛船和外星人；電腦裡面的人。現在這個最新的！……

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尖叫聲。它打敗了我為什麼還沒有人做到這一點。這將是多年的重磅炸彈。”

“嗯，這是一個有趣的想法，我想……”

“相信我。我知道生意。它擁有所有的潛力。但要真正讓它飛起來，我們要給它一些額外的東西，明白我的意思嗎？我們希望你參與其中，扮演你自己。”

亨特搖搖頭，好像要清除它。斯特朗舉起一隻手防止中斷。

“我們已經想好了角度。當 Ganymean 出現時，一些關於我們的人在 Ganymede 擁有所有軍隊的 Jev 台詞是炸藥。而且它已經放在一起了。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將它編織進去。”他說的是 Jevlenese 提供給 Thuriens 的虛假監控賬戶。這已經快瘋了。“我們有幾個作家

開始製作一些讓他們變得非常偏執的動作場景。但直到他們意識到我們只是在保護自己，而在這背後，地球人真的很好。然後行動走到了一起。它也需要更多的性愛。我們想給你一個真正耀眼的伙伴，在一些好的火爆場景中工作。也許有人喜歡 Kelly Heyne。

聽起來不錯嗎？她扮演 Danchekker。我們讓它成為一個女性角色。平衡是完美的，而且有機會”

亨特搖搖頭。“不。我很受寵若驚，但我不認為這是我喜歡的台詞。”

斯特朗以和解的姿態伸出雙掌。“好吧，我覺得可能是這樣。但我們仍然有興趣讓您擔任顧問。我的意思是，我們要確保一切都正確，對吧？”

亨特差點窒息。“真的……再次感謝，但我確實有足夠多的事情要做。”

“他們給你多少錢？”斯特蘭問道。

“足夠度過難關了。”

“不管是什麼，我們都會加倍。”

“你好像不明白，我不需要。我沒有時間利用它，”亨特說。

斯特朗不得不停下來想一想。他的劇本顯然不允許對於這樣的可能性。“你是什麼意思？怎麼會有人不需要呢？”他終於問道。“這就是它的全部，不是嗎？”

“是嗎？到底是怎麼回事？

斯特朗似乎一時不知所措，好像有人要他解釋明顯的。他做了個鬼臉，簡單地舉起雙手。“一切……品。蠟球。我的意思是，這是讓你得到你想要的東西的東西，對吧？”

作

“不，Arty，你弄反了。它唯一的用途是買垃圾我不需要。不必浪費時間讓我得到我想要的東西。”

“我不明白。那應該有什麼樣的意義？

亨特做出要回答的樣子，然後改變了主意，疲倦地搖了搖頭。

“算了，”他回答。“它可能只是在這裡呆了一段時間。可能是我開始像外星人一樣思考。”

## 第二十章

米爾德里德在華爾道夫酒店與亨特和丹切克一起吃早餐。其他人還沒有露面。她很高興自己一直堅持自己的決心，找到自己的出路，而不是讓克里斯蒂安分心，成為他的負擔。同時，沒有理由在社交上將自己排斥在外。

“我聽說你的機器在那里工作 MP2，或者你怎麼稱呼它……。

太感謝了。哦，看起來很好吃！那是什麼樣的麵包？”她最後的話是針對那個把菜端上桌的圖里恩姑娘說的。雖然服務機器人和漂浮在空中的盤子像 Frenua Showm 家裡的那樣很普遍，但不乏想要為 Terrans 提供服務的志願者。

顯然，親自侍候客人是圖里恩的一項古老習俗，象徵著崇高的榮譽，令人欣慰。但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情況下，這是一種與地球上的外星人會面的方式，這種方式已經廣為人知。Thuriens 失去了任何隱含的角色或地位的概念。

“它叫做 deldran，由甜穀物和水果塊製成，輕輕烤。果醬是用來塗在上面的。非常高興開始新的一天。”

“那聞起來像真正的咖啡。”

“這是。這裡的餐飲經理訂了一張從地球來的最後一艘船上的東西清單。”

“非常感激。一定要傳遞下去，”Danchekker 說。

“我們努力取悅。”

“你一直在和 VISAR 說話，”亨特打趣道，然後就在他這麼說的時候，想起他正在聽的是 VISAR 的翻譯。“我們應該怎麼稱呼你？”他要求離開這個話題。

“伊瑟爾。我有一部分時間住在城市裡，還有一個叫做 Borsekon 的世界。地表全是冰雪、海洋和山脈。我們獨自在那裡進行長途旅行，一次與 VISAR 斷開連接數天。你真的，完全“在那裡”。孤獨是非常精神的。”

“學校呢？”丹切克問道。Mildred 猜測 Ithel 的年齡似乎是一個合理的問題。“你是在這裡，在 Thuriens 處理這個問題，還是由兩者分開處理？”伊塞爾似乎沒有聽懂這個問題。

“年輕人去哪裡學習，”Danchekker 說。“讓他們為生活做好準備。”

伊塞爾不確定地笑了笑。“生活是它自己的準備，”她回答，但似乎還沒有真正理解。米爾德麗德觀察到，不管是怎麼灌輸的，年輕的圖里恩斯似乎天生就有禮貌。

與地球上某些地方已成為令人沮喪的常態的情況不同，他們沒有將禮貌與順從混為一談，也沒有將自信等同於令人討厭和粗魯。Thurien 教育系統是 Mildred 要調查的長長清單上的另一個項目。事實上，這是她今天的首要議程。

“如果可以的話，我想和你談談，伊瑟爾，”她說。“當你有空的時候。關於將我帶到這裡的工作，我認為你可以幫助解決很多問題。你想成為一本在地球上被廣泛閱讀的書嗎？”

“真的？當然！”

“我該怎麼做才能取得聯繫？問問 VISAR？”

“是的。”

“那我就這麼辦。非常感謝你。”

“我的特權。”

伊塞爾走了。Danchekker 好奇地戳了戳看起來像奶酪煎蛋的準備工作，其中混合了某種切碎的紅色蔬菜，上面覆蓋著清澈的肉汁。亨特回答了米爾德里德先前的問題。

“MP2 正在工作，但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令人興奮的報告。是的，我們正在將物體送入其他宇宙，這些宇宙比奎爾桑機器處理的分子和晶體薄片的斑點更大、更複雜。”

“我的話，”米爾德里德說。“這只是表明你對令人興奮的事情的想法惡化的速度有多快。幾個月前，如果你能這麼說，你會在房間裡蹦來跳去地大喊大叫。”

亨特抬起一隻手承認並繼續說：“但我們不知道他們在哪裡結束。或者即使他們在任何地方結束。他們可能會繼續前進，直到波函數分散。”

不管那是什麼意思。“我認為 Chien 想出了阻止他們的方法，”Mildred 說，至少設法解釋了這麼多。

“我們是這麼認為的，”亨特同意道。“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辦法確定。Thurien 已經完成了一些測試，包括將物體從 Thurien 周圍移動到那裡，甚至通過 h 空間移動到其他恆星系統。在那些情況下，當然，它似乎有效。但這一切都還在這個宇宙中。當你橫向穿過 MV 時，它並不能證明它有效。”

“在宇宙之間水平移動，”米爾德里德說。

“你來了，”Danchekker 告訴她。

Hunt 繼續說道，“我們能夠找到答案的唯一方法是發送能夠返回通信的東西。但我們仍然沒有克服時間線圍繞投影儀聚集在一起並混淆的問題。這意味著您從中返回的任何消息都是不同輸入的組合，所有輸入都被打亂了。完全不連貫。你無法從中得到任何意義。現在很清楚我自己的另一個版本在一開始試圖告訴我們什麼。融合是我們必須解決的大問題。”

米爾德麗德邊攪拌咖啡邊想著這件事。“但他們必須有解決了它 在他來自的另一個宇宙中。因為你們在交流。”

“確切地。那是令人惱火的部分。我確定他會告訴我們如何，但是我們失去了聯繫。如果我們在他們這裡的區域有一組 Thurien 傳感器和探測器，我們可能就有很好的機會弄清楚他們是如何做到的。”

“這聽起來有點像調收音機，”米爾德里德說。“你知道的，你同時從所有這些電台得到信號，而且你必須以某種方式只挑出你想要的那個。我從來沒有真正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

嗯，是的，我知道你在“調整電路”。但是，這是什麼意思？”

“關閉，”亨特同意。“但在這種情況下，你更多的是一直從一個頻道跳到另一個頻道，而不是讓它們同時出現。如果你能找到某種方法只鎖定一個，那可能會奏效。但究竟是什麼，你鎖定了嗎？據我們所知，這將涉及識別特定宇宙獨有的某種量子特徵。VISAR 已經研究了一段時間的排列，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成功。即使按照 Thurien 的標準，計算也很可怕。”

但這對他來說是一件棘手的事情，經過深思熟慮，她決定在他們單獨相處時更巧妙地提出這個問題。所以他們用剩下的飯時間談論了Thurien的社會習俗和關於奇怪的時間線收斂效應的最新故事。然後，Hunt 和 Danchekker 離開去收集他們當天需要的東西。Mildred 等著和 Ithel 多說幾句，然後從用餐區前往大樓後方的空間，那裡是裝有全神經虛擬旅行耦合器的隔間。她本可以使用她房間裡的那個，但這些更近。

當她的思想進入一個巨大的內部空虛時，那種從現實中溜走的感覺現在已經很熟悉了。她曾向 VISAR 詢問是否可以安排她參觀 Thurien “學校”。

米爾德麗德發現自己站在門外，旁邊可能是一條河或一條河  
入海口，四周環繞著一個雜亂無章的小鎮。房子很華麗

五顏六色，混合了各種風格，與她見過的一些東西相比，規模適中，簡單而實用。她覺得這是一個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太大變化的老城區。陡峭的樹木覆蓋的山丘被山谷鑿成，聳立在房屋後面。天空晴朗，有幾朵雲，空氣溫暖，足以帶來一絲森林的氣味。米爾德麗德正站在水邊的院子裡，被一排建築物的柵欄隔開。在其中一個的上部，一些 Thuriens 坐在外面的甲板上，窗戶前是通向內部的窗戶。

院子裡有幾個靠水的棚子，後面還有一棟樓，看起來很複雜的東西有起重機和滑車，還有一個小碼頭。米爾德麗德可以看到大約十幾個 Thurien 兒童和兩個成年人在碼頭周圍忙碌。他們正在造一艘船。

“哦……。”米爾德麗德再次環顧四周，好像要檢查一下方位。她知道了到現在為止，如果她不小心踩到繩子或其他東西，她就會絆倒並感覺到翻滾。當然不會真的傷到自己或弄壞任何東西。她的聲音帶著懷疑的語氣，足以提示 VISAR。

“你響了？”

“是的，呃，這一切都很好，VISAR，但也許我還不夠清楚。

我想看的是一所學校。你知道，孩子們在那裡學習他們在社區中生活所必須知道的基本知識。”

“是的，我知道。這就是他們學習的方式。或者它可能正在佈置一個花園並照料它使事物生長；翻新劇院並為其創作戲劇；用古老的方法用手和工具製造機器；探索體育或舞蹈藝術；學習處理動物……。

這取決於他們對什麼感興趣或認為他們可以做什麼。這就是他們發現的地方。”

“難道沒有任何他們都必須經歷的標準化過程才能符合嗎？”當她聽到自己用這些詞時，她意識到她的某些部分已經在期待回應。

“不是真的，”VISAR 回答道。“我們不是在尋求整合。目的是發現和培養差異。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Thuriens 認為這是有原因的。它使每個人都變得無價。他們有句話說，如果任何兩個人都是一樣的，那麼其中一個人就沒有必要了。”

米爾德麗德看到一個圖里安人離開了他的指控，正在做他的穿過雜亂無章的船部件、材料和工作台。

自然地，他“在這裡”，而不是通過其他地方的另一個神經耦合器連接。這會使造船變得困難。米爾德麗德現在已經非常了解這個系統，可以猜測 VISAR 已經通過他的 avco 磁盤在視覺上疊加了她，Thuriens 很少沒有。協議要求 VISAR 宣布米爾德麗德“在場”。

“Armu Egrigol，”VISAR 介紹道。

Egrigol 是 Midred 遇到過的最小的成年 Thuriens 之一，測量大約六英尺。他還擁有最淺的皇冠之一，沙黃色，皮膚從紫色到深紅色不等，與藍黑色和灰色的正常色調形成鮮明對比。他帶著燦爛的笑容向她打招呼，顯然在等她。VISAR 向他介紹了米爾德里德抵達後的最新印象和問題。Egrigol 點點頭，似乎被逗樂了，顯然已經做好了準備。米爾德麗德懷疑 VISAR 事先給他做了某種簡報。他花了很短的時間解釋他們在做什麼，並指出了細節。船完工後，他們打算沿著海岸航行，然後出海去一個聽起來離得很遠的島嶼。米爾德麗德對圖里恩的一些孩子看起來如此年輕而感到震驚。但似乎並不缺乏熱情。

到目前為止，他們要么全神貫注，沒有注意到他已經搬走了，要么是在跟稀薄的空氣說話，或者這太平常了，不值得引起注意。無論哪種方式，他們都沒有表現出任何跡象證明她自己的存在，儘管他們戴著無處不在的 avco 磁盤。

Mildred 對此提出質疑，VISAR 確認她的形像沒有被餵給他們呢。

“我想如果我讓你窺探一下，他們會原諒我們的，”Egrigol 笑著說。“我想讓你看到他們自然地工作了一段時間。如果他們知道有觀眾，他們就會開始炫耀。人族的孩子都一樣嗎？”

“可能更糟，”米爾德里德說。“但是當你過來的時候我剛開始問，在他們學習這樣的東西之前，他們必須具備的基本技能是什麼？諸如能夠讀寫，進行基本計算之類的事情……。

這些就是我所認為的“學校”。但是 VISAR 說你沒有那樣的東西。真的是這樣嗎？”

“你需要地球上的學校來教孩子們走路和說話，打開他們的眼睛，知道他們看到了什麼物體嗎？”埃格里戈爾問道。

“但那些是自然的本能，”米爾德里德反對道。

“是的。對來自創造和做有價值的工作的內心滿足的渴望也是如此。我們都想盡可能地用自己的眼光和他人的評價來衡量。你所說的技能是你成為你能成為的人所必須知道的。當他們明白這一點時，他們就會學習它們。”

“但是他們在哪裡學的呢？”

埃格里戈聳聳肩。“在家裡，從他們的朋友那裡……許多有這種傾向的人自學。當他們準備好時，每個人都會找到正確的方法。它必須來自內部。”

他一邊說著，一邊回頭看了一眼。米爾德麗德順著他的目光看去，她開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這一切。不遠處，一個女孩把另外兩個人叫過來，指著其中一個男孩在長凳上做的事情。“看看科拉爾如何切割這些關節！”這是真誠的讚美。

沒有嫉妒或貶低。米爾德麗德意識到，他們正在學習生活必須提供的最重要的一課是他們都需要彼此。

“Kolar 起步較晚，”Egrigol 評論道。“他一開始在計算一些尺寸時遇到了麻煩。我們在一些基礎知識上幫助了他。”他又聳了聳肩。“然後他從某個地方撿起其餘的……。

但無論如何，我們是時候介紹你了，你不覺得嗎？”

Egrigol 呼籲引起注意，並宣布他有一個驚喜，也有一個溫和的道歉。“其中一個地球人來這裡是為了更多地了解 Thuriens，並打算在她回來後寫一本關於我們的書，她實際上就在這裡，想打個招呼。她叫米爾德麗德。”片刻之後，當 VISAR 將她帶到舞台上時，所有的目光都轉向了她。

起初他們很敬畏，也沒什麼保留。但隨著他們的壓抑感消退，他們開始變得好奇，然後變得健談，最後渴望向她展示他們可以做的事情。這不是一個脫離成年現實而存在的人造世界，它按照自己發明的標準和措施生活，而這些標準和措施在外面毫無意義。成年人是他們都需要獲得的技能方面公認的專家，尊重是自然的結果。米爾德麗德發現，她處在那些被愛、有安全感、對自己越來越有信心並且充滿活力地去體驗即將到來的被稱為生活的冒險的年輕人中間。

但這並不陌生，她意識到。因為她以前見過。她在地球上遇到過每個國家的幼兒園都見過這種情況。她在亞馬遜河源頭村莊的孩子們的眼中看到了這一點；納米比亞的沙漠邊緣部落；克羅地亞的農民家庭。“快來看看，約翰尼可以倒立了！”“查諾給我的。她自己做的！”

“班努提今天釣了三條魚！”“Juliusz，教我怎麼騎馬也。”

真正的原因是他們的信心來自對以下方面的了解  
他們可以做的事情，而不是僅僅知道如何說話。由此產生了各種形式的虛偽和妄想。

就在那時，米爾德麗德開始意識到一些她一直都知道的事情，但出於某種原因，她以前從未能夠對自己清楚地表達出來。

這就是他們的本性：慷慨；同情和同理心；幫助他人成功；在陪伴中找到面對世界的安全感。一直都是。就他們自己而言，他們對仇恨或恐懼、不信任和背叛一無所知。

這些東西必須由成年人教給他們。克服嬰兒期的自私和破壞性，為充實的生活做準備，是青年人應做的事。但在地球上，自私和破壞性被理想化為美德。

地球有落後的東西。它壓制了生命尋求成熟的自發表達，反而教人回歸嬰兒期。然後它通過製造文化神話來扭曲現實以適應它所相信的科學。就像所有被迫違背其本性而生活的有機體一樣，國家、帝國或整個文化通過殺戮來尋求生命，通過破壞來尋求財富，通過相互掠奪來尋求安全，它們會反抗、生病並最終死亡。整個地球的歷史都證明了這一點。

\*\*\*

“你早上去哪兒了？” Frenua Showm 問道。他們約好在 Borsekon “見面”，這是 Ithel 在華爾道夫早餐時談到的冰雪世界。米爾德麗德想看看。她和肖姆站在懸崖頂上，懸崖頂上是被孤零零的峭壁打斷的巨大白色斜坡，一直延伸到一條岩石山脊線，在淡藍色的天空中顯得格外突出。下面，迷宮般的水道在島嶼之間交織，奇妙的漂浮冰雕延伸到霧氣中。VISAR 向空氣中注入了足夠的冷量，使模擬感覺真實。因為其他任何事情都會讓人感覺不對勁，所以他們穿著帶兜帽的棉衣。

“我回到了我忘記的時代，”米爾德里德說。“地球上的大多數人都忘記了它。”她等待回應，但 Showm 讓她詳細說明。

“我對 Thurien 教育很感興趣，我要求 VISAR 安排我參觀一所學校……”米爾德麗德不確定她想怎麼說。她仍在與一連串相互競爭的想法搏鬥。

“實際上，我確實聽說過這件事，”肖姆說。“他們正在造一艘船。Armu Egrigol 很高興。我希望他們能在你的書中找到一席之地。”

米爾德麗德沉默了很久。四面八方都是絕對的寂靜。

“但那不是我看到的，”她最後說。

“你看見什麼了？”

…… 我會告訴你我看到了什麼。我看到沒有坐在裡面的年輕人。“我看到爭吵和被訓斥以了解他們的位置，他們什麼時候可以說話，以及他們被允許相信什麼。他們沒有被教導要仇恨或鄙視，或者他們比誰優越，他們必須服從誰。他們不是在學習承認和服從權威，而是準備接受權威，這個權威會在他們的餘生中剝削他們，並命令他們相信這是自然的。我看到了可以自由成長為他們可能成為的一切的思想……也許是第一次。”

這次輪到肖姆沉默了，才回答。最終，

她嘆了口氣。她呼出的氣在空氣中化作白色的水蒸氣。“我們以前就這樣談過。

這些不是統治地球的價值觀。像你這樣的人族太少了誰可以像你一樣感受和思考。”

米爾德里德搖了搖頭。“不。他們是大多數。但他們是沉默的、看不見的：窮人、飢餓者、手無寸鐵的人、受壓迫的人。也許這些是你完全沒有概念的東西，芙蕾娜。日復一日從早到晚勞作，到最後所要表現出來的，怎麼會想到明星呢？那些甚至無法想像如何擺脫沉重的債務或對貧困的恐懼的人如何發現他們的內在自我？每天早上他們都可能被拖出家門，投入監獄，他們怎麼能造船呢？”

“但為什麼他們看不到你看到的東西呢？”秀姆問道。

“因為他們被他們信任的人欺騙了。他們相信那些謊言讓他們互相敵對。”米爾德里德轉過頭。她的眼中充滿了希望。“但現在情況可能正在改變。隨著 Jevlenese 影響力在整個歷史中的暴露，統治地球的許多邪惡已經被根除。現在我們已經與 Thurien 取得聯繫，地球可能終於睜開眼睛了。Thurien 可以教地球人如何拒絕謊言。”

米爾德麗德早就料到肖姆會很高興聽到這樣的話。他們畢竟，只不過是 Showm 自己在不同場合表達過的東西的提煉。

但出於某種原因，Showm 突然轉過身去，顯得異常不安。

## 第二十一章

鄧肯·瓦特 (Duncan Watt) 將其命名為“傳送帶”。Thuriens 將一系列探測設備從 MP2 站發射到多元宇宙中，每個都被投射為駐波函數的一個組成部分，理論上應該會導致它在某個地方的另一個現實中實現。每個探測器都擁有某種變體的通信發射器，設置為發回識別碼，以確認它至少作為一個連貫的、可識別的物體繼續存在於“某處”。這個信號是從探測器發現自己處於構成多元宇宙的現實集合中的任何地方發出的。科學家們稱之為“M空間”的領域，由位於MP2。然而，由於該設備在其附近產生的時間線透鏡效應，即時處理的傳入傳輸部分來自不同版本的探測器，由其他現實中存在的不同版本的 MP2 發射。由於它們都是為了傳輸自己獨特的識別代碼而設計的，因此無法理解它們由此產生的混亂。

演習的主要目的是為 VISAR 提供數據以嘗試 Hunt 向 Mildred 描述的構造是特定現實獨有的“量子簽名”。如果可以定義這樣的功能，希望是 MP2 可能能夠“鎖定”到其中一條會聚時間線，只選擇與給定簽名相關聯的宇宙。這將在接收到連貫的、可解碼的信號時得到證明，而不是目前來自不同宇宙的信號的擾亂。

通過傳送帶發送的探測器就是這樣 簡單的信號  
信標。與從另一條路過來後短暫瞥見的儀器包不同，他們在這個階段沒有攜帶探測器和傳感器來了解他們到達的地方。一心一意。當時所有科學家感興趣的是能夠確定探測器已經到達某個地方。其餘的可以稍後再說。

\*\*\*

亨特對這一切的認識已經趨於抽象  
沉浸在試圖遵循 Thurien 數學的過程中。一天下午，當 Hunt 在華爾道夫酒店的房間裡使用神經耦合器時，VISAR 突然上線時，它的更明顯的含義被帶回家，休息一下，在 Thurien 周圍進行一些虛擬觀光。“約瑟夫讓我打斷。

剛剛發生了一些事情，他認為你應該參與其中。”

“什麼？”

“已檢測到另一名入侵者。離 Gistar 很遠，離 Thurien 不遠。目前只有少數遠程讀數。

我正在通過 h 空間移動更多探測器，以便更仔細地觀察它。”

“好，你也帶我過去。”

亨特一直在基地周圍蔓延的郊區和公園裡凝視的塔樓城市消失了，他發現自己坐在一個玻璃封閉的觀察室裡，眺望著太空。這個房間實際上並不存在；VISAR 知道，即使是在虛空中沒有封閉和保護的幻覺也會讓生物感到不安全，因此決定建立比維護平台更堅固的東西。

已經實體化的物體現在由一個毫無特色的白色橢圓形代表，在黑色背景下顯得格外醒目，看起來有一隻雞蛋那麼大。傳感器顯然仍在收集細節。

Hunt 站起來，走到虛擬酒吧的一張凳子旁，這是 VISAR 貼心地沿著一面牆提供的，在那裡他給自己倒了一杯虛擬飲料。

當然，他不必倒它。他本可以要求 VISAR 簡單地生產它。但省略它會使熟悉的儀式顯得不完整。

完美地誘導了愛爾蘭威士忌溫暖他的味覺的光滑，醇厚的感覺。並且無需擔心負面的後遺症。這仍然讓他感到驚訝。有那麼一會兒，他忍不住想加一根虛擬香煙，然後又把它打消了。想到 VISAR 可能的諷刺評論，如果他屈服了，就足以肯定他的決心。

“它比以前的設備表現出更高的穩定性，”VISAR 報導說。

“周圍 h 空間流形中的應力梯度和能量分佈與駐波模式一致。”當有利位置關閉時，補丁擴大並開始分解成可辨別的結構。

“信封尺寸約為 10 英尺乘 6 英尺，深 8 英尺。

你現在離它五十英尺遠。平坦的底座，兩側有寶塔朝外。這與我們之前看到的非常不同。它沒有那麼多樂器。更多的是為了交流。我們正在拾取強烈的 h 共振。它試圖進入 Thurien 星際網格並引起我們的注意。我認為這是成功的。”一個滑稽的場景在圖里恩其他地方的 Eesyan 科學家的臨時視窗中閃過，他們瘋狂地爭先恐後地爭先恐後地到達終端或神經耦合器。

亨特從吧台上站起來，端著酒杯走到觀察窗前。

片刻之後，Eesyan 出現了，站在幾英尺遠的地方。亨特意識到

VISAR 發明的這個看台將把其他所有人 “帶到”神經耦合到系統中的人（當然，是信息傳給了他們）以及也想參加活動的人。像往常一樣，VISAR 的預期早於他。

“我假設你收到了 VISAR 的最新消息，”Hunt 說，轉過頭來確認 Eesyan 的存在。“它以 h 波段發射。這次穩了聽起來好像我們正在做正確的事情。Chien 的駐波想法似乎是正確的方法。”

Eesyan 沒有回答。Hunt 仍然全神貫注於研究外面的物體，他花了一兩分鐘才意識到 Thurien 只是站著奇怪地盯著他看。他轉身完全面對對方。

Eesyan 似乎被什麼壓倒了，說不出話來。亨特在那裡意識到有點奇怪。不久前他才和 Eesyan 談過話；Eesyan 那時穿著不同。而他的皇冠紋理，Thuriens 定期修剪，就像 Terrans 理髮一樣，更加飽滿。他疑惑地環顧四周，然後終於開口了，聲音幾乎就像是耳語。“這裡真的有？”當另一個 Eesyan 出現在他們身後的地板區域時，Hunt 仍在試圖弄明白它。至少，這個看起來“正確”。

然後 VISAR 進來了，有點晚了。“對不起。我這裡有很多事情要處理。這似乎是安放他的最佳位置。那裡的繼電器正在以虛擬旅行協議進行通信。它們必須在另一端進行神經耦合。”

另一個 Thurien 出現了，坐在其中一個座位上。Danchekker 彈出現在吧台後面不協調的地方。VISAR 的一個異想天開的接觸。它顯然沒有時間按照慣例發佈公告。兩個伊斯揚人對視了一眼。第二個到達的主動。“好吧，歡迎來到我們的世界，正如我相信一首人族歌曲所說的那樣。祝賀你。你顯然領先於我們。你現在是幾號？”

亨特不得不抽出時間來一步一步地提醒自己發生了什麼事。這一切都沒有真正發生。這一切都在他的腦海裡。他躺在 Thurios 市華爾道夫酒店房間的躺椅上。位於 Gistar 系統某處的設備通過 h 空間中繼到 Thurien，正在將 Thurien 虛擬現實網絡連接到另一個宇宙的網絡。VISAR 正在匯集來自那個宇宙的傳輸，以及亨特和第二個 Eesyan 所在的這個宇宙中的傳輸。

“啊，維克。”亨特回頭看了看。Danchekker 從吧台後面走出來，咖啡和果汁已被添加到選擇中。“看來我們進步了。”

亨特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因為他不知道這個丹切克屬於哪個宇宙。“嗨，克里斯。你在哪個隊？在家還是在外？”

“什麼？”Danchekker 顯然還沒有意識到這種情況。他來了走近些，然後意識到和亨特在一起的兩個圖里安人都是伊斯亞人，然後停了下來。“天啊！”

Hunt 正要向 VISAR 建議它應該讓它們變成不同的顏色或其他東西，這時另一個 Danchekker 填補了第一個剛剛離開的酒吧後面的空間。第一個轉身好像要被攻擊一樣，兩個人目瞪口呆地看著對方。更多的 Thuriens 出現在房間周圍，還有 Josef Sonnebrandt、Sandy Holmes 和兩本 Duncan Watt。他們之間的喋喋不休越來越多，因為那些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有所了解的人試圖在其他人身上提供線索。人群增長的速度超出了亨特的追蹤範圍，與此同時，房間也巧妙地擴大了以容納他們。他在其他宇宙中的另一個自我肯定不會遠離這樣的東西，他告訴自己，並環顧四周。果不其然，另一個亨特正從座位區對面走過來，正咧著嘴笑。“我看你先找到了酒吧，”他說。“什麼事，愛爾蘭人？VISAR 離這個宇宙有多近？”

“哦，我想你會發現它符合標準。”即使在亨特短暫的經歷之後，在地球上的快樂時光裡，這是不可思議的。

“毫無疑問。但今天我想我會滿足於喝啤酒。”一個玻璃杯親切地出現在客隊亨特的手中。“乾杯。”他嚥了嚥，讚許地點點頭，似乎要說些什麼。但隨後，他皺起眉頭，疑惑地看著正在專心交談的兩個 Eesyan 人中的另一個。

“怎麼了？”屬於這裡的亨特問道。“不記得哪個是你的？”

另一個亨特忽略了這種輕率。“我不明白這個。”他又看了一遍搖了搖頭。“他們都不是。”

“這太荒謬了！”Danchekker 的聲音從後面傳來，高過其他人。兩個亨特轉身。現在有四個 Danchekkers，都憤怒地瞪著其他人，好像他們沒有權利在那裡。然後其中一個消失了。另一個似乎立即改變了位置幾英尺。

亨特困惑地回過頭去看他的另一個自己。“到底是什麼……”但他是在對著稀薄的空氣說話。“他去哪兒了？”他要求，用精神提示提示 VISAR。

“他從 MP2 的數據流中消失了。我只注射通過的東西。”

一名伊斯亞人也失踪了；亨特不知所措

哪個。

一個亨特飛快地出現在吧台旁，然後又消失了，留下三個鄧肯·瓦特困惑地盯著看。然後是四個，然後又是三個，然後又回來了到兩個。

房間另一邊的一個新獵人正在被一個看起來像第一個獵人轉世的丹切克人襲擊。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 Thuriens 身上。整個房間就像一座瘋人院，人影時隱時現，隨意地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有些人不連貫地打手勢和爭論。

VISAR 通過了。“我知道這可能不是最好的時機，Vic，但我又讓 Polk 中尉接通了，而且……”

“我以前從未讓計算機對自己執行不可能的生物行為，VISAR，但是……”

“是的先生！我會處理的。”

亨特轉過身，再次凝視著懸掛在太空中的繼電器，VISAR 提到的數據流就來自那裡。

語無倫次……

在他身後，雜亂的聲音切入切出，匯成毫無意義的喧嘩。然後它就消失了。

他回到了華爾道夫酒店的躺椅上，周圍突然安靜下來。

他躺了好幾秒鐘，細細品味著這種感覺。這就像從一個瘋狂的夢想。但是已經開始形成的想法仍然存在。

VISAR 將其他人的圖像注入耦合到系統中的用戶的感知中，並通過圖像相關的個人大腦中的語言和運動中心監控的活動來動畫化。

因此，用戶看到和聽到其他地方的其他用戶認為他們是什麼做和說。在這種情況下的不同之處在於，VISAR 為每個與情境耦合的用戶（例如亨特）創建的部分感知體驗不是來自這個宇宙中的常規 Thurien 虛擬網絡，而是通過中繼來自另一個宇宙的裝置。要么

“宇宙。”

中繼設備必須擁有某種返回其起源宇宙的通信通道。實現這個宇宙中的科學家們仍在努力的目標。該頻道將終止於某種多端口投影儀：另一個宇宙的 MP2 或同等設備。但是那個 Multiporter 把不同時間線代表的過去搞混了。所以中繼所在宇宙的科學家們還沒有解決收斂問題。

那麼為什麼亨特會突然這樣被切斷？據他所知，生成合成圖像的工作與 VISAR 的工作沒有什麼不同

通常會。輸入的來源不應該有任何區別  
從。一旦中繼實現，到它的鏈接將像與 Thurien h-net 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樣發  
揮作用。澄清了這麼多之後，他打電話給 VISAR 進行檢查。

“我以為你沒有技術障礙。”

“我不。但是你做的實驗顯然有問題

生物形式在另一端進行。他們拔掉了插頭。”

“你是說那個裝置沒有不穩定和崩潰？”

“不，他們似乎解決了這個問題。這不是分散模式。

整個事情不是突然出現的，就好像它被關掉了一樣。

事情有點失控了，大家都很迷茫，看來還是結束節目比較好。反正現在外面也沒什麼可看的了。”

“你也許是對的。但我還沒喝完呢。”

“情侶回來。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亨特坐起來，擺動雙腿，打哈欠，伸伸懶腰。“不，我認為  
在這樣的一集之後，我可以使用真實的鏡頭。樓下還有人往那邊走嗎？”

“鄧肯、約瑟夫、桑迪……看來大部分人的想法都是一樣的。是  
警告，雖然。這讓 Chris Danchekker 開始了。”

“哦，我想我已經習慣了。”

是的，融合是最重要的問題。在他們破解之前，其他一切都無關緊要。亨特的另一個自我曾試圖傳遞正確的建議，從一開始就這樣。鑑於此，誰發送了造成最近混亂的設備，卻在收斂問題顯然仍未解決的情況下為其安裝了通信功能，這似乎很奇怪。亨特只能假設不同宇宙的居民會找到以不同方式行事的理由。或者，當然，他所在的特定團隊總是有可能及時找出原因。

其他人已經在酒吧區，包括幾個 Thuriens，正在進行激烈的辯論。亨特走近時，他能聽到丹切克在其他人中的抗議聲。他想知道在多元宇宙中是否還有其他現實，其中的居民沒有謹慎到遠程操作他們的 MP2，將時間線效應限制在神經耦合器信息流中，而不是實際的身體。如果有，那麼他剛剛目睹的那種混亂可能是真實的，而不僅僅是虛擬體驗。任何人會如何處理他們宇宙中的四個 Danchekkers，其中三個被放逐並且無法返回？不想想。

## 第二十二章

Frenua Showm 在 “Feyarvon”與 Calazar 會面，這是他遠離 Thurios 的正式撤退地。他與 Showm 的 “鷹巢城”相對應，在那裡他退出了 Thurien 的世界及其事務。它的房間和畫廊圍繞著一個中央穹頂而建，花園和樹林的梯田在外面被一個封閉的拱廊所包圍。整個形成了一個漂浮在圖里恩雲頂之間的浮島。Showm 身著紫色長袍和頭飾，象徵著她的正式角色。同樣，卡拉扎也穿著他的金色束腰外衣和綠色斗篷。按照長期的習慣，這意味著他們的交易是在他們所代表的兩個辦公室之間進行的，而不是在個人之間。Thuriens 能夠在必要時分離這些功能。私人利益和偏好在公共利益管理中沒有立足之地。

他們沿著外圍上方的護牆緩步前行  
一側是拱廊、花叢和微型果樹，另一側是消失在雲層中的無底峽谷。“我必須說，這種三思而後行的想法是我對所有人的最後期望，”卡拉扎說。“在不信任人類方面，你一直是最頑固的人之一。當我們最終發現 Jevlenese 的欺騙時，我會相信你是我們所有人中最不驚訝的人。

而且你一直認為，人族不僅僅是耶夫林人滲透的特工的心甘情願的學生，他們讓他們互相敵對。

你為這段歷史所研究的一切難道不是你正在堅持的嗎？在某一時刻，你們都認為他們是無望的，並立即採取收容措施。聽到你聽起來好像你現在可能會變得軟弱，這很奇怪。”

是的，這是真的。Calazar 的最後一句話提到了 Thuriens 的一項措施一直在準備抵禦被誇大的耶夫林人描述的人類永不滿足的征服慾望。以反暴力應對暴力威脅不是圖里恩的方式，也不是圖里恩的本性。

根據他們在需要時設計的龐大計劃，例如圍繞燃燒殆盡的恆星建造工程網絡，或跨越銀河系相當大一部分的配電網，他們的反應是開始建造巨大的 g-曲速引擎將被定位在一個配置中，以創建一個不可逾越的變形時空外殼，封閉和隔離整個太陽系。Thuriens 會做到的。正如 Ganymean 歷史上的一些先前情節

證明，使他們能夠將職業生活與個人因素分開的能力使他們完全有能力在需要更高的考慮時將情緒放在一邊。

“我承認，”Showm 回答道。“我不知道你自己研究了多少 Terran 歷史，Calazar 有宏大而激動人心的章節，但記錄下來的大部分內容，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幾千年來，是……”她搖了搖頭，尋找一個詞，“可怕。即使考慮到 Jevlenese 的曲解，我得出的結論是人類狀況中存在一些固有的錯誤 Terrans，Jevlenese，所有這些。某種與生俱來且無法治癒的東西，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密涅瓦進行的生物實驗中涉及的遺傳學。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我們有責任保護我們自己和其他依賴我們的種族免受它的侵害。它不能被允許闖入銀河系。但是他們畢竟是有情眾生，我們滅不了他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耶夫林人一直在欺騙我們推進他們自己的議程，但它誘導我們設計的解決方案是正確的。除了它還不夠遠。我也會收容雅典娜。”雅典娜是耶夫倫及其伴星的恆星。

“是的，我記得。那麼是什麼讓你再次思考？他們最近似乎取得了進展？”畢竟是地球人，尤其是那些與無法抑制的亨特博士有關聯的人，他們在有關蓋尼米斯的事件中扮演瞭如此重要的角色。他們竭盡全力將 Shapieron 號從 Jevlenese 崩潰的陰謀中拯救出來，並與 Thurien 取得了聯繫，正是他們首先喚醒了 Thuriens 一家，讓他們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

Showm 很容易接受 Calazar 無意中提供的合理化解釋。但這樣做就意味著欺騙他。在以正式官方身份行使職責時，說出或暗示任何事實都是不可想像的。地球以前曾經歷過充滿希望和明顯進步的時期，只是再次倒退，有時甚至比以前更糟。他們在 18 世紀末和 19 世紀的歐洲文化實際上已經編造了一套他們所謂的“文明”戰爭法典，以至於到那個時期結束時，一些樂觀的評論員認真地相信戰爭和壓迫的結束是人類事務的工具在視線之內……。

但隨後的世紀見證了有史以來最野蠻和最具破壞性的兩場戰爭，以大規模生產方式為藍本的大規模殺戮和大規模毀滅性工業的完善，以及地球上所見過的一些最兇殘和專制的政權。就連曾經被譽為世界冠軍的美國

個人自由和法治暫時淪為掠奪手無寸鐵、資源豐富的小國。現在流行指責耶夫林人並說時代結束了。 Showm 很想這麼想，但她本性謹慎的一面戰勝了一廂情願的想法。

不，她不能假裝自己被說服了。

有什麼方法可以解釋是什麼導致她的看法發生了變化，並迫使她重新審視她以前從未質疑過的思維習慣，是在聽一個孤獨的人族女人說話。她沒有什麼影響力，沒有影響力，被她的堂兄所容忍，被她的同胞親切但貶低地視為有點古怪？ Showm 最後回答說：“我們屬於這樣一種文化，在這種文化中，為所有人的福祉服務的工作本身在道德上是令人滿意的。它給了我們價值感。通過他人的損失或損害來謀取個人利益是不可理解的。在一個以這種倫理為生的世界裡，真理成為規則，正義自然而然。很自然地，我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Thuriens 對不公正可能導致的殘暴和痛苦一無所知。我沒有，直到我開始深入研究地球的故事，看到當不公正不僅成為常態，而且成為那些有權施加它的人的區別標誌時會發生什麼。被嫉妒和效仿……。

我不想讓我們冒犯下不公正行為的風險，Calazar。”

他們來到胸牆的盡頭，進入一個小圓頂，標誌著一個圍牆上的角度。裡面有一個座位，牆上的瓷磚馬賽克設計很有趣，還有一個 g 井一直延伸到下面的拱形修道院。

他們出現在遠處的持續流動中。 Calazar 停下來欣賞下面的花園，其中一名工作人員正在清理通往房子的階梯式草坪底部的魚塘邊緣。秀姆讓他有時間思考她說的話。到目前為止，他似乎沒有任何疑問或異議。當他們再次開始移動時，她又繼續了。

“我相信人類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無法根除的缺陷。現在我發現我不能再那麼肯定了。他們經歷了我們的祖先從未經歷過的災難和創傷。我現在懷疑曾經存在並且應該開花的其他東西可能已經被摧毀了。一些高貴而宏偉的東西，有可能超越我們已經成為的一切，就像他們忍受他們所擁有的東西的能力一樣，超出了我們的想像。但它仍然存在。我從他們的堅韌、他們的決心、他們在宇宙可能給他們帶來的最嚴重災難之後總是回來重建的方式中看到了它的一瞥，並且拒絕屈服於每個 Thurien 都知道不可能的困難。如果是這樣，那麼也許可以消除損害。當我們將他們作為原始原始人留在密涅瓦上時，我們就拋棄了他們。我們

在密涅瓦被摧毀後，將他們遺棄在地球的野蠻之中。他們被剝奪了成長為他們本可以成為的人的權利，就像密涅瓦一樣。讓我們不要再拋棄他們了，Calazar。這一次，讓我們表現出我們之前未能做到的耐心和指導。我們欠他們的。不是與宇宙其他部分隔絕的懲罰。”

“深奧的話語，確實如此，Frenua，”Calazar評論道，雙手合十在他的背後，越過雲層瞥了一眼。

“我一直在做一些深刻的思考。”

Calazar又低頭看了一會兒，測量著自己的腳步。“但我們現在不是在談論隔離他們。這可以追溯到我們在耶夫林人的欺騙下勞作的時候。”

“壓力源仍然存在於建築中心，數以千計。

他們是可憎的。令我們感到羞恥的是，我們曾經可以設想這樣的行為，更不用說開始實施了。我們違背了自己的本性，讓自己被耶夫林人腐蝕了。”

“它們現在只不過是一種預防措施……”

秀姆堅定地搖了搖頭。“不，卡拉薩爾。他們代表的更多。他們的存在表明我們已經屈服於我們在耶夫林人和地球人中所譴責的同樣的權力傲慢：強加我們意志的權利；把武力的優越等同於美德的優越。為了讓我們保持對自己的忠誠，他們必須被摧毀。”

Calazar皺著眉頭，做了一個懇求的手勢，就像一個不願解釋本該顯而易見的事情的人一樣。“但你自己說過，你不能確定。人類問題可能無法糾正，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他們的起源。你想讓我做什麼，芙蘿娜？你，你自己對我們決定採取開放政策向地球人提供我們的知識有最強烈的疑慮。你說這只會讓他們製造出更可怕、更強大的武器。你現在是說我們應該讓他們擁有這種能力，但如果我們最擔心的事情被證明，就拿走我們保護自己的一種方式

真的？

你想要在銀河系釋放這樣的武器嗎？”

“不，當然不。但剩下的一種在底層建立在懷疑和不信任基礎上的關係。毒害它的是不確定性。如果我們確實知道原因是無望的，我們就可以通過現在繼續實施遏制選項來避免遲早會不可避免的幻滅，並且至少在知道別無選擇時感到安慰。

“但是，如果我們知道我們正在應對一種後天習得的疾病，我們就可以積極地致力於以樂觀為基礎的未來。這

很可能被證明是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不需要我們必須保密的逃避選擇，它的存在本身就貶低了我們。人族稱之為“燃燒你的船隻”。這是一個很好的短語。它像徵著繼續前進的決心和承諾，沒有選擇能夠再次倒退的選擇。”

“它也可以被解釋為表示可證明的魯莽行為，”Calazar 指出。“當你的行星被侵占、掠奪、掠奪、炸毀，誰知道從這裡到太陽再到 Callantares 的路上還有什麼其他東西時，你就可以斷定你做出了錯誤的猜測，這會有點晚了。不是嗎？

你的船不見了，一座火山剛剛在你面前噴發。你是什麼那怎麼辦？卡拉扎伸出雙手。“我們不能確定。所以我們盡量謹慎。我們正在給人類帶來懷疑的好處，是的，我同意我們欠他們的。但如果我們錯了，我們有保險。我們至少欠自己這麼多。”

“所有這些都是無可爭辯的，前提是已經晉級了支持它，”Showm 承認道。“但前提是無效的。有一種方法可以讓我們確定。”她停下來，強迫卡拉扎也照做，直接面對她。

Calazar 的面部表情變得無法理解。“如何。有什麼辦法？你在說什麼？”

“多元宇宙項目，”肖姆說。“它所指向的，如果成功，就是能夠聯繫到其他存在的或者曾經存在的領域！我認為它會成功。我們已經知道，有可能到達古代密涅瓦時代。” Showm 堅定地看著 Calazar。她這輩子從來沒有這麼嚴肅過。“在 Broghuilio 和 Jevlenese 到來之前，Lunarians 是什麼樣子的？據推測，他們勤勞合作，但沒有人確切知道。事實上，他們是一連串改變他們的事件的開始嗎？或者這只是一個寓言，他們是否已經表現出耶夫林人只是利用的特徵？你的論點假定我們必須盡可能地嘗試和猜測。但也許我們很快就會擁有確定的方法。”

## 第二十三章

格雷格考德威爾再次在家庭方面遇到麻煩。他的妻子梅夫說，她在兩週前告訴他，莎朗·塞克斯頓 (Sharon Theakston) 的婚禮將於 5 月 15 日舉行，那時他還沒有安排在賓夕法尼亞州度過週末的假期。他確信他沒有聽說過這件事。 Maeve 堅持說他已經向她保證他不會（再次）忘記。他不記得有任何這樣的事實。早餐時的戰線是不屈不撓的。她曾說過，他一定處於每個人都在談論的其他現實之一。

突然，考德威爾明白了亨特在這些關於“透鏡效應”和時間線聚集在一起而不是分開的報導中所表達的意思。

與一些來訪的巴西人共進午餐後，他走出高級科學大樓頂層的電梯，然後慢條斯理地回到他的辦公室時，他仍在腦海中反覆思考這個問題。 Mitzi 正在為 Sandy Holmes 代表 Danchekker 送回的微型 Thurien 岩石花園裡的植物澆水。顯然，Danchekker 不相信 Mulling 女士會在他們回來之前用必要的愛和關懷照料它。“好吧，至少他們沒有變成在建築物周圍跑來跑去吃人的怪物，”

考德威爾評論說，檢查了五顏六色的葉子、花朵和仙人掌般的裂片。

“他們似乎在這裡茁壯成長。弗朗西斯說這是因為地球有更多的二氧化碳。肥料。”

“三十年前，他們對此感到恐慌。”

“好吧，如果他們不因為某些事情讓我們恐慌，生活就不會正常。

“哦，你有客人。”米茲點了點頭，示意了內室的方向。考德威爾走了一步，然後停了下来。

“不是那個 FBI 的人，是嗎？”

“不，不是那樣的。這是克里斯的表妹米爾德麗德，正在快速返回。我帶她去吃午飯。她有一些動人的故事。我等不及要看這本書了。”

考德威爾繼續說下去。米爾德麗德正坐在與他的辦公桌呈 T 字形的會議桌旁，身穿錫色長裙，正在閱讀文件夾中的一些文件。她的帽子、一個裝滿文件夾和看起來像是購物物品的袋子，以及一個同樣裝滿東西的錢包停在兩邊的椅子上。“出色地！”考德威爾進來時驚呼道。

抱歉讓你久等了。但我想 Mitzi 一直在照顧你。”

“她很棒。我希望一切都好……我只是這樣路過，沒有通知。我一直在到處奔波，真的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會這樣。我知道像你這樣的人一定總是忙得不可開交。”

“想都別想。你在這附近是家人。”考德威爾走到辦公桌後面坐下。幸運的是，她選擇了一個好日子。

“我甚至不知道你在銀河系的這個地方。你啊，一定繞開。Mitzi 說這只是一次快速訪問。”

“幾天。有一艘船離開，為一些人帶來一些 Thuriens。他們想在這裡設立某種文化使命之類的東西，而我搭便車了。他們真的很樂於助人。這與從歐洲跳上飛機沒什麼不同。”

“是的，我知道。在南美洲。使命。我剛剛和一些與之相關的人共進午餐。”考德威爾將目光轉向她旁邊椅子上的包。“所以今天是某人的生日嗎？”

“不好了。只是一些我列出的東西，我想我會在有機會的時候拿起它們。我本可以安排以某種方式發送它們，但有時您習慣的方式最終會更快。這些計算機程序可能非常令人困惑。尤其是當它們是自動的時，而且它們認為它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想要什麼。似乎每次他們假設任何事情時，一切都會出錯。我特別警惕任何自稱為“智能”的東西。如果可以的話，它們總是我停用的第一件事。你知道他們做的第一件事絕對是愚蠢的。而且從來沒有任何方法可以告訴他們閉嘴，不要假設任何事情，並且完全按照我告訴你的去做。雖然說了這麼多，但我想我們正在努力獲得我們自己的東西，比如 VISAR；或者也可以擴展 VISAR 來管理這裡的事情。這只能是對我們現有的很多東西的改進。”

Caldwell 已經再次聽到 Danchekker 的一些哀嘆。  
也許她只回來幾天就好了。否則，這可能會持續到下一個冰河時代的黎明。

“哦，天哪，”米爾德麗德說，要么是從他的臉上或肢體語言上看出了什麼，要么是某種心靈感應在起作用。“我知道。克里斯蒂安告訴我。我確實有時會喋喋不休。”

“一點也不。這可能是回家的感覺的一部分。

儘管您似乎正在充分利用那裡的一切。我聽說你和 Frenua Showm 相處得很好。”

“是的……”米爾德麗德的態度變得更加嚴肅。“其實就是在那

考德威爾先生，我希望與您交談的聯繫。無論如何，在這方面有點……”

“ 格雷格 很好。我說你在這裡是家人。”

“哦謝謝…。”她似乎在猶豫。考德威爾等待著。“事實上，這是我回來的主要原因。是的，我知道你在戈達德有一些 Thurien 神經耦合器的東西，可以讓你像在瞬間一樣好。但是，通過它們的一切都由 VISAR 處理，你看。甚至打電話都需要 VISAR 來連接它……哦，我不知道，h-，M-physical，virtual，無論它是所有這些空間中的哪個。畢竟，它是一種外星智能，是為服務於外星目的而建造的。你怎麼知道你說的話可能會在哪裡結束？我想談的是非常機密的。”

.....

考德威爾揚起眉毛，盡量讓自己看起來莊重得體。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緩慢的下午。事實上，Thuriens 一直保證 VISAR 處理的所有通信流量都享有嚴格的隱私，根據他對他們的經驗，他傾向於相信這一點。但他現在不打算就此展開毫無意義的辯論。“我在聽，”他說，攤開手掌。

米爾德麗德深吸一口氣，皺起眉頭，似乎不確定要追尋幾條線索中的哪一條。“我知道這只是幾個月的事情，但我已經發現了很多關於 Thuriens 的事情。這就是我去那裡的原因，畢竟……”

她抬起頭。“但我不想跑題，告訴你你已經知道的事情。你從一開始就參與了他們。為了確保我們說的是同一種語言，在描述它們時，腦海中最突出的形容詞是什麼？”

考德威爾撓了撓眉頭，不得不考慮。這不是他習慣的處理方式。米爾德麗德有她自己的方式，在適合她的時候撥開穀殼，他不得不承認。“哦，我猜……‘高級’；

仁慈；“非暴力”；‘誠實，’”他提議道。“而且，我想你可以必要時說‘堅決’；‘合理的’；‘實際的’。”

“是的，重要的是最後幾個。我一直在學習更多的事情之一是他們的歷史，從早期的 Ganymean 時代一直追溯到。正如你所說，他們在與彼此打交道時以及在與他們遷移後遇到的所有其他種族打交道時完全沒有攻擊性。他們的天性使他們無能為力。但他們也不止一次地表明，當他們的生存或生活方式受到威脅時，他們可以無情地有效地保護自己。我是故意使用‘無情’這個詞的。”

毫無疑問，她指的是諸如淨化地球計劃之類的事件

掠食者為殖民做準備，殖民已經流產，但仍然讓 Thuriens 感到內疚，最近他們封鎖太陽系的令人興奮的計劃。“我對相關案例很熟悉，”考德威爾說，點點頭讓她不要有任何需要解釋的感覺。

他用手指敲著桌子。米爾德麗德盯著他們看了一兩秒鐘，然後說：“當你把這兩種品質放在一起時，我發現它會驅使人們得出一個相當清醒但不可避免的結論。地球的戰爭歷史和所有其他類型的暴力對他們來說是完全可憎的。然而，他們已經看到這種侵略性使我們能夠以多快的速度推進我們認為是我們的利益。他們可以毫不懷疑，在目前的情況下，儘管 Jevlenese 竭盡全力阻止地球擴張到整個太陽系，並且現在吸收了 Thurien 技術，我們有可能實現他們所憎惡的一切在他們自己的世界系統中，但具有前所未有的破壞性。”

現在她已經引起了考德威爾的興趣。這不是新的。他曾在自己的腦海中多次思考同一個問題，並與亨特、丹切克和其他人討論過。這是 UNSA 高管之間經常爭論的話題。

“繼續，”他說。

她嘆了口氣。“Thuriens 可能是仁慈的、耐心的、富有同情心的，並且所有其他聖人，但他們也是政治現實主義者。他們永遠不會讓自己冒這樣的風險。如果它開始看起來像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威脅，他們就不可能坐在那裡讓它發生。”

考德威爾開始迅速改變他對米爾德麗德的印象。他有  
自從與 Jevlenese 的偽戰爭以及導致戰爭的事件以來，一直試圖將這一點傳達給一  
些職業外交官和所謂的國際事務專業人士。這與 Hunt 和 Danchekker 等人的見解有關，誰  
從一開始就參與了 Ganymeans。米爾德麗德在大約四個月的時間裡自己解決了這個問題。  
“你知道他們會做什麼嗎？”他問。

自然而然，這是第一個想到的希望。但她搖了搖頭。

“我不知道。但是從事情發生的方式來看，一旦他們  
決定一個行動方案是必要的，他們全力以赴。不會有任何半生不熟的東西。”

同樣，考德威爾只能同意。他等待某種結論  
出現了，但似乎就是這樣。他再次提醒自己，這是他每天都在忍受的事情。對米爾德  
里德來說，這是一個新的啟示。他尋求一種方式來承認該消息保證了她

在二十光年之外交付。“這一切都非常有趣，”他告訴她。

“你顯然已經考慮了很多。所以我很好奇。你對我們應該做什麼有什麼具體的想法嗎？”

米爾德里德似乎有點驚訝，好像這樣的問題不需要問。“嗯……”她抬起一隻手，一時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我的意思是，像你這樣的人與各地政府的人交談，不是嗎，諸如此類的事情？我有點假設，如果他們充分了解 Thurien 的性質以及在他們認為具有威脅性的發展事件中的可能處置，那麼……”她在空中做了微小的圓周運動，“好吧，那麼他們就會能夠以適當謹慎的方式決定他們的政策或他們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

考德威爾不得不咬住嘴唇不讓自己笑出來。哦，但願世界就是這麼簡單！要想避免被稱為歷史的災難的進程，只要有人告訴被自己天才的錯覺迷住了的領導人和醉心於權力的征服者，在做任何魯莽的事情之前，先為自己著想，為他人著想。“他們最近幾年似乎做得更好，”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說法。

“這就像任何涉及很多人和巨大變化的事情。它只能以自己的速度移動。我們只能忍耐和堅持。你走一英里的方式就是一直把一隻腳放在另一隻腳的前面。一座城市是一塊磚砌成的。”它並沒有真正說很多，但聽起來好像確實如此。考德威爾可能擅長處理這樣的事情。

“但是你指出的事情很重要。你是對的。他們必須受到非常嚴肅的對待。”

米爾德里德似乎鬆了一口氣。“那麼，我可以接受，你會確保將它們運送到最有好處的地方嗎？”她說。“我不想看到我們與 Thuriens 陷入某種可怕的麻煩，並且不得不認為這可能是因為我去過那裡並且了解了我所擁有的，然後沒有引起那些人的注意能夠將其發揮到最佳狀態。”

“您放心。”考德威爾沉聲道。

\*\*\*

然而，考德威爾無法從他的腦海中輕易地駁回他們的談話頭腦。這迫使他把自己知道但一直推到後面的事情帶到光明中去審視。也許他一直在允許自己在後來的讚譽和資歷中變得軟弱。太多的高爾夫、婚禮和正式晚宴。他從來不相信地球上所有的麻煩都可以歸咎於耶夫林人。太多人以耶夫林人干涉人類事務的揭露為藉口，為自己、他們的國家、他們的信仰、或他們的意識形態開脫罪責和罪責。

責任，就好像他們從未參與過每一頁歷史上都在呼喚贖罪的罪行；或者，如果現在無法贖罪，至少可以吸取一些教訓，以免將來重蹈覆轍。不乏願意參與這項工作並渴望分享戰利品的本土人才。看到這些本能再次掌權的肯定方法是讓地球麻痺自己，扮演無辜受害者的角色，並相信它沒有什麼可以學習的，因此也沒有什麼需要改變的。

歐文在退休前不止一次地表達了對他在與全球各地負責人打交道時引起他注意的一些事情的擔憂。當整個世界都在自我陶醉而媒體陶醉於以外星人為中心的聳人聽聞的狂歡時，舊仇恨繼續惡化、動盪暗流和統治野心的熟悉的隆隆聲在世界上仍然非常活躍。當然，官方故事激發了公眾對未來的樂觀精神和樂觀精神，是領導層重生，收起斧頭，即將以新的方式重新認識黃金時代，而外部力量曾阻礙了這一進程。但這種令人陶醉的語氣總是讓考德威爾覺得有些不真實。什麼樣的力量可能在這一切的背後等待時機，在評估重新繪製的遊戲板並極大地提高賭注時明顯表現出最好的行為，這代表了獲得全新外星技術政權的機會？已經有一些項目公開出現在黨派媒體和全球網絡的更直言不諱的地方，將地球人比作征服美洲的微小但兇猛的樂隊，並聲稱地球的“時刻”正在臨近，它的命運“就在那裡”。

那句老話再次在他腦海中閃過，唯一需要的就是邪惡的勝利是好人無所作為。除了餐桌上的談話和同意很多有同樣感覺的人之外，他一直在做什麼？他問自己。簡短的回答是，“不多。”和其他人一樣，當他誠實地審視事實時，他會尋找其他事情讓自己忙起來，一直以一種模糊的方式假設“某事”會發生，但從未有意識地具體化。

在過去，這從來不是他的方式。他沒有接管 Navcomms 和通過等待“事情”“發生”，將其打造成為聯合國太空軍中最大、最具活力的部門。事情不只是發生了。人們讓他們發生了。一位同事曾經問過他，早在UNSA成立之初，他是否真的認為一些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有奉獻精神的人可以改變世界。考德威爾回答說：“他們是唯一曾經

有。”實際上，這不是他自己的台詞；他從很久以前就把它當作一位女人類學家或其他人的名言。但這是一件好事，他不認為她會介意他偷了它。他以前的自己還在身邊，現在在他的腦海裡說話，問他打算怎麼辦。

那天晚上他還在家裡糾結這個問題，漏掉了一半  
就在事情開始解凍的時候，梅夫說的話給家庭場景帶來了新的霜降。到晚上結束時，他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取消他的高爾夫球場，以彌補和安撫他的良心。

第二天早上，一瓶白蘭地送給他，一束玫瑰花送給他  
梅芙，來自米爾德里德。它使早餐恢復到正常的溫暖和陽光充足的狀態，並在他消極的沉思之後增強了他對人性的信心。但米爾德麗德從來不屬於他一開始就懷疑其本性的那部分人性。

\*\*\*

到第二天，在腦海中反覆隱喻地繞著這個主題探索所有可能性和角度後，他對自己感到滿意，儘管米爾德麗德的簡單建議很古怪，但並沒有包含任何他本應認出的隱藏鑰匙。在世界權力走廊上進行某種道德講座之旅不太可能取得任何值得注意的成果，除非將其送入流言蜚語工廠，即壓力終於傳到了考德威爾，並且可能 - 當然，以所有應有的禮貌完成，並且在他溺愛的歲月裡，他所需要的榮譽讓他失去了工作。即使他確實在這裡和那裡得到了一些認真和同情的關注，利益衝突是如此複雜，其背後的真正動機如此謹慎，以至於他可能設法激發的任何倡議都會在它之前很久就被撤銷和官僚主義的阻撓沖淡寒冷在全球範圍內發展成為任何協調和有效的事物。他應該知道，在協調現代最大的國際企業之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太空臂的誕生並能夠發揮作用，正是因為它背後的所有金融和政治力量都從中受益。當他們認為自己被要求放棄擴張和多元化以及普遍超越競爭對手的機會時，他們不太可能表現出同樣的協調行動能力，而這些機會曾激勵過他們。

考德威爾不會改變人性或它塑造世界的方式；至少，不會很快。等式中唯一的另一個因素是 Thurien 的性格，他們將人類視為有暴力傾向的外星人。如果他們的傾向可以被遏制和改變方向，他們就會被慷慨地接納；

但如果也……誰知道什麼？從表面上看，考德威爾看不出他能沒有做太多改變的話。它需要某種東西來拉近他們之間在情感和心理上的距離，從而減少“陌生感”；這使人類成為“家人”，就像他在他的 UNSA 部門接受米爾德麗德一樣。

密涅瓦毀滅後，圖里恩斯展示了他們的能力，潛在的意願是建立如此密切的聯繫，就像他們帶回了月球人的蘭比亞元素，並試圖將他們融入他們的文明。後來成為耶夫林人。但是，由於 JEVEX 內部出現的超現實計算符號世界的 Ents 入侵，這一嘗試受到了損害。Cerians 應他們自己的要求，在被運送到地球後一直留在他們自己的太陽系中，成為祖先的 Terrans。從那以後的分離產生了一種疏離感，這種疏離感是現在表面上友好關係的基礎。

所需要的是一些統一的事件或經驗，這些事件或經驗會壓倒所有其他考慮，一些在 Thuriens 和人類的思想中足夠重要的事情將他們的兩個種族結合在一起，擁有共同的未來，具有 Thuriens 能夠做到的那種親和力為耶夫林人展示。但是什麼？

然後亨特傳來消息說 Eesyan 的 Thurien 科學家小組認為他們已經破解了時間線收斂問題。如果是這樣，那就意味著他們即將從多元宇宙的其他部分獲得連貫的信息。考德威爾在他的辦公室里呆了幾個小時，研究隨後的報告並思考其含義。慢慢地，他的腦海中形成了一個幻象，那時分隔他們的鴻溝現在並不存在；一個時代，Ganymean、Terrans、Lunarians、Jevlenese 的不同歷史都聚集在一個很久以前就存在的世界上。

考慮夠了，他決定了。是時候放縱他的直覺了繞過系統。古老的愛爾蘭格言“懺悔比許可更容易”浮現在腦海中。老格雷格·考德威爾再次投入行動的溫暖、振奮的感覺湧上心頭。他把手伸到桌邊的控制台，輸入代碼以訪問高級科學部的頻道，進入 Thurien 網絡。幾秒鐘後，VISAR 的聲音響起。

“格雷格考德威爾。你好，好久不見。”

“是的，好吧，你沒有一棟樓裡擠滿了人，也沒有一個家庭可以經營。”

“嘗試幾十個恆星系統。”

“好吧，你有我。但很高興再次交談。”

“同樣地。我能為你做什麼？”

“你能告訴我 Calazar 是如何修復的嗎？我需要和他談談。我想通過虛擬系統面對面交流，而不僅僅是打電話。”

“你什麼時候想到的？”

“什麼時候適合他。我現在有空。”

“等一下。”

考德威爾心不在焉地敲著手指，想像著另一顆星上的一台電腦正在打斷正在做某事的外星人。它仍然顯得不可思議。男孩，如果愛因斯坦教會弄錯了那個。

然後，“Calazar 說‘嗨，很高興收到你的來信。’”事實證明，他現在已經耦合到系統中了。如果是為了生意，把它變成 Thurios 的政府中心怎麼樣？”

“美好的。給我兩分鐘。”

卡德威爾起身走到外面的辦公室。米茨出差去了。他繼續穿過走廊，來到安裝神經耦合器的房間。他時不時地想過要不要在他的辦公室裡放一個，但還沒有下定決心。給遊客留下深刻印象的噱頭不是他的風格，它最好用在它所在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他躺下來，感覺總是在看牙醫。片刻之後，他站在一間裝飾明亮的房間裡，房間裡有大理石牆壁、豐富的家具、地板和窗簾，從窗戶可以看到塔樓和高聳的拱門。Calazar 坐在一張矮桌前的沙發上，矮桌周圍還有其他幾個座位。

“你的時機非常好。我只是趕上了一些閱讀。”這外星人站起來，指著其中一個座位。“請加入我。”

不，他不應該再想“外星人”了，考德威爾提醒自己。這就是整個訪問的目的。

## 第二十四章

VISAR 放棄了通過生成特定宇宙獨有的“量子簽名”來解決收斂問題的嘗試，通過這種方法可以有效地鎖定其他宇宙。儘管這個概念聽起來不錯，但事實證明，定義穩定區域所需的信息量會隨著區域的大小呈指數級增長。這意味著除了證明原理之外沒有什麼價值的瑣碎實驗之外，實現能夠支持任何有價值的實際操作體積所需的計算量迅速上升到無窮大，甚至對 VISAR 這樣的東西的能力造成負擔。Thurien 的數學家們抱有希望，他們可能會找到某種形式的捷徑或算法，使問題變得易於處理，但他們首先承認，到目前為止，他們還不清楚他們在尋找什麼，以及尋找解決方案（如果存在的話）很可能需要數年時間。

這一突破來自一個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向，根本沒有涉及數學家或高等理論家，而是涉及太空推進工程師。Thurien 航天器由 Shapieron 中使用的一種先進驅動形式運行，可以追溯到 Ganymean Minerva 的早期，這艘船被運載在扭曲時空的傳播“氣泡”中。現代 Thurien 飛船從穿過 h 空間的星際電網中汲取能量，而 Shapieron 使用自己的船載發電機。Eesyan 的一些小組一直在研究維持駐波的相干性的單獨問題，駐波定義了一個投射到多元宇宙中的物體，因此停止了它。該方法有效，但不穩定。在從幾分之一秒到一分鐘左右的短暫存在之後，波會破裂。不是直接觀察到的，而是根據對來自其他宇宙的物體的觀察推斷出來的，這些物體在這個宇宙中已經這樣做了

—。

Eesyan 的科學家已經聯繫了太空驅動器的設計者，以了解更多關於這個氣泡是如何產生的，他們的想法是可以設計出類似的東西來包含駐波模式，以防止它消散。看起來，當他們研究它時，將該技術應用於 M 空間應該相當簡單。它涉及工程師長期處理過的同一類型波的縱向形式。但是當在 Quelsang 進行初步實驗以研究 M 空間氣泡的產生時，一個完全

觀察到意想不到的結果。

一個 M 空間氣泡顯然保持了時間線的收斂，將它們限制在內部。即使 Eesyan 批准將機器的功率謹慎地增加到之前在傳輸室外發生收斂的水平，也沒有檢測到任何東西。測試表明效果仍然存在，但被限制在位於腔室中央的氣泡內。在外面，具有不同歷史的事件和物體都在同一時間和地點出現的混亂被消除了。

沒有人十分確定這是怎麼發生的，這無疑會給理論家們提供另一個爭論的領域，這可能會讓他們忙上好幾年。但這並不是第一次，無論是對於 Thuriens 還是對於 Terrrans，一個問題的實際解決方案先於一個優雅的理論出現，解釋了它為什麼有效。

所以收斂問題顯然已經解決了。或者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包含。當氣泡與傳遞波函數結合作為投射到多元宇宙的模式的一部分時，事實證明它確實也實現了限制色散的最初目的。因此，一個被送入另一個宇宙的物體現在可以被誘導留在那裡。

製造氣泡需要大量的能量輸入。Quelsang 實驗中使用的微小測試對象無法攜帶合適的源，甚至 MP2 投射的探測器也無法攜帶，它們仍然不過是緊湊的信號信標。因此，開發的方法是拉伸在投影儀上產生的氣泡，以抑制時間線收斂成細長的細絲，投射的波函數在遠端擴展以包圍測試對象。因此，氣泡採用擴展的啞鈴形式，由兩個包含區域的細絲連接，細絲攜帶能量以維持遠端的表面。當對從 MP2 投射的發射器進行氣泡實驗時，發現燈絲還充當信號發回的管道，如果在捕獲的會聚區外截獲信號，則可以連貫地解碼。這些細絲被稱為“臍帶”。

這一切的好處是，一旦物體固化並穩定下來，就不再需要之前為維持模式而輸送的能量，氣泡就可以關閉了。它“真的”存在於那裡，在另一個宇宙中，雖然還沒有辦法測試它，但理論上表明它此後應該能夠獨立地與周圍環境互動並在其中自由移動。

雖然是一個典範的成就，但這一切仍然類似於盲目發射砲彈並知道它已經降落在某個地方。要說哪裡會

需要了解它所處的環境和情況。但至少科學家們現在能夠清楚地解碼任何發回的信息。下一步將是投射出足夠大和足夠複雜的物體，以發送回不僅僅是識別碼的更多信息。

\*\*\*

這有點像似曾相識的顛倒形式。有種以前經歷過這種感覺的怪異感覺，但這次亨特站在了它的另一邊。

他坐在塔樓實驗室裡，周圍環繞著異國情調的設備，再次習慣了他意識到自己已經變得陌生的體驗，看著一個真實存在於他面前的硬屏幕。Thuriens 幾乎從不使用它們。當相同的效果可以更容易地產生並且在觀眾的頭腦中具有更多的多功能性時，構建硬件的意義何在？但對於這些測試，Thurien 的科學家們希望確保準確捕捉到在連接遠端看到和聽到的內容。

六個左右的人或坐或站在房間周圍，等待和好奇地看著Terrans 也在那裡，除了 Danchekker，他正在與一些 Thurien 哲學家會面，討論他仍在發展的意識理論，而 Mildred 則在她的一次城市短途旅行中。該終端與數十萬英里外的 MP2 設施相連，該設施現在配備了自己的內部氣泡發生器以包含會聚效應。由於會聚受到抑制，一小部分研究人員和技術人員已被安置在 MP2，以準備要派遣的儀器的各種配置。然而，從儀器傳回的數據通常會轉發給 Thurien 以進行監測和分析。

VISAR 報告稱，“探測平台正在穩定。”屏幕上，黑色的太空背景中出現了由星星組成的圖像。房間四周傳來竊竊私語聲。儘管屏幕內容是通過 avco 神經複制的，但一些乘客靠近亨特身後。隨著探測器上的儀器掃描周圍的環境，視野掠過。地球從上角出現，顯示大西洋半球，並向中心移動，使月球在一側呈現為四分之三的新月。

“馬上！” Thurien 的聲音在附近某處表示贊同。

“這讓我很想家，”Sonnebrandt 對任何人都不特別說。

VISAR 宣布，但不一定，“目標位置已確認。這是我們想要的地方。可見行星的星域分佈和位置與指定時間範圍一致。

“難以置信的！”千恩喃喃自語。

VISAR 再次：“我們正在接收通訊。處理系統代碼和消息協議。這可能需要幾秒鐘。”

鄧肯：“我原以為我們離這樣的事情還有幾個月的時間。”

桑迪：“這些人很好。”

A Thurien：“你還什麼都沒看到。”

另一個 Thurien：“那是什麼意思？”

“一個地球說我的孩子們接受了。喜歡它？”

VISAR 之前構建量子簽名的努力結果證明

並非完全沒有結果。雖然未能達到最初的目的，但它們所基於的群和集合的邏輯為通過空間和時間坐標“映射”多元宇宙的方法提供了基礎，並引入了一種可以從中導出的“親和力”度量幾乎無限數量的維度，並且隨著宇宙變得越來越“不同”而增長得更少。

它們究竟以何種方式不同，以及變化的速度有多快，只能通過將東西送到不同的地方，試圖弄清它們在那裡發現的東西，並將結果校準到某種規模來確定。

這項任務可能與中世紀村莊街道和農場的製圖師著手繪製世界地圖的任務類似，並且可能需要數年時間才能發展成為一門實用的定量科學，如果不是幾代人的話。但是，就像莎士比亞和字母表或貝多芬和 C 大調的基本轉位一樣，一切都必須從某個地方開始。亨特感到驚訝的是，從構成多元宇宙的所有不可思議的排列和變體中，他們能夠接近這一點。

因為他不只是看著熟悉的地球，他們來自二十光年之外的太空。這是地球一個地球。如果可以相信代表迄今為止所能達到的最好的粗略比例因子的話，就在不到六個月之前。那將是在 Tramline 小組離開之前不久。假設在他們所關注的世界上發生過任何此類性質的事情，或者甚至可能發生這種情況。

但事實上，他們正在接收可識別的通信流量，這意味著至少它不是在 20 世紀的一次偏執狂發作中自爆或從未設法超越風車和馬匹的地球版本。

“倫敦、巴黎、里斯本、波士頓、紐約、里約熱內盧都在他們應該在的地方，看起來很normal，”VISAR 報導說。“我們有月球基地的跡象。同步帶中有很多通信衛星。”他不應該這麼驚訝，真的，亨特想。他們已經設置了他們認為決定親和力的參數非常接近。但即便如此，也已經很了不起了。

“我想你可能要上台了，維克，”鄧肯在對面喊道。

“好吧，我們進入了一個 comnet 主幹波束，”VISAR 告訴他們。 “這是在看好的。庫結構和目錄列表看起來很熟悉。聯合國安全局在那裡  
… 戈達德的高級科學，是的……Victor Hunt 博士，副主任，  
物理。你沒有被卡車撞到。時間校準還不錯：我們在五天內。我們一起去嗎？

沒有理由懷疑，但禮儀需要 Eesyan 來確認。

“繼續。”他是從 Thurius 的某個地方接過來的。

“電話正在接通……”

亨特感到一種奇怪的混合情緒：興奮；還有一點懷疑；一種惡作劇即將來臨的美妙感覺，Thuriens 夫婦似乎並不完全理解，但卻同意了；一絲恐懼帶來的緊張感現在可能仍然一團糟。  
“覺得我會得到安可？”他問鄧肯，鄧肯現在就在幾英尺遠的地方。

然後屏幕上的視圖變為顯示瓦特！亨特身邊的鄧肯愣住了，只能……不是別人，正是鄧肯瞪著眼睛。亨特等待反應。“是的，維克？”有點虎頭蛇尾，亨特不得不承認。然後屏幕上的臉因困惑而打結。“你身後有一個 Thuriens。

這是怎麼回事？”

“等你看看我旁邊的人是誰。”亨特示意離得近的鄧肯移到視野範圍內。鄧肯毀了亨特的表演。他已經閱讀了 Hunt 最初與他自己的另一個自我相遇的記錄，足以將其牢記於心。亨特一直在為他在這個宇宙中的另一個自己保存線路。假設他們找到了他。但鄧肯偷了它！

“我想這一定讓人有點震驚。”

阿爾特-鄧肯茫然地回瞪著他。他似乎找不到任何詞語。

沒有人真的預料到他會。“這需要很多解釋，”

亨特說。“但給你一個提示，想想 Thuriens 現在正在做的工作，如果我的猜測是正確的，那就是解開當 Broghuilio 和他的團隊飛越多元宇宙時發生了什麼。現在我們只說我們在這方面比你們領先一點。明白了嗎？圖像，仍然呆滯的眼睛，設法回應了一個驚愕的點頭。“好的。簡而言之，我們已經將一個中繼器投射到那裡的軌道上，該中繼器已連接到 comnet 並正在轉換為多元宇宙語言。一個數據包應該通過這個進入它的調用來傳輸自己。但是當我們結束時，我希望能夠和我談談：那是‘你的’我。他在嗎？……鄧肯，來吧，振作起來。如果你要處理這種事情，你必須為一些奇怪的事情做好準備。相信我，情況會變得更糟。特別注意談論收斂的部分。維克在附近嗎？

鄧肯終於找回了自己的聲音，“他在 ALS Danchekker 結束了。”……與克里斯

“那你幫我接通好嗎？有一個好人。抱歉，不能再長了。只是出於禮貌打個招呼，真的。”

“是的。當然…。呃，我會幫你接通的。”

“回頭見，”呼叫端鄧肯不自覺地說，然後想  
關於它。“嗯，實際上可能不是。”

在建立一個提供背景信息的文件時，他們比最初亨特所代表的團隊似乎已經做好了更好的準備。但話又說回來，該小組看起來仍在處理穩定性問題，因此他們可能還沒有擔心更細微的問題。

Sandy Holmes 在 Danchekker 的實驗室接聽了 Alien Life Sciences 的電話。

她不確定地盯著屏幕外面一兩秒鐘，猛地轉過頭回頭看了看她的肩膀，然後又看了看屏幕。  
“這是什麼？”她自言自語了一半。“錄音？這是某種笑話嗎？

嘿，伙計們，這是誰？”

“不，不是錄音或笑話。是我，維克，”亨特說。“我在找維克。”

他能讀懂桑迪的心思：圖像在相互作用。他是真實的。她與這個難題搏鬥，放棄了，又轉  
過頭。“克里斯，維克……

過來看看這個。”桑迪在鄧肯身後幾英尺處觀看

只是微笑。她沒有試圖通過重複鄧肯一分鐘前的例程來強行介入。還會有很多次。屏幕上又出現  
了兩張臉：亨特，實事求是；Danchekker 看起來很煩躁，好像他在做某事時被打斷了一樣。“這不  
是錄音，”桑迪告訴他們。“它相互作用。”

“是的，它確實。試試我，”亨特提出。

Danchekker 透過眼鏡快速地眨了幾下眼睛，然後轉向和他在一起的亨特，“這是什麼特技，維克？  
如果它有一點，我恐怕它躲避了我。我們確實有很多事情要做。”

另一名亨特無奈的搖了搖頭。“不，說實話，克里斯，我知道的不比你多。它沒有什麼……”當答案  
自動出現時，他從屏幕上回頭看了看。“它必須是 VISAR 的創作。VISAR，你參與其中了嗎？什麼主  
意？”

“我是，但只是作為電話接線員。這不是創造，”VISAR 的聲音在電路中回答。它用一種顯然  
只有當地人能聽到的聲音問道：“你想讓我告訴他嗎？”

“當然，”亨特說。

“是你。或者你們中的另一個人，就是這樣。我們已連接到您的 comnet 來自 Thurien 的軌道。另一個 Thurien，就是這樣。

亨特幾乎可以聽到他另一個人腦子裡閃過的念頭。“一種多元宇宙版？”影像終於說道。“MV交叉傳播？這是否意味著你已經破解了它？

四周響起歡呼聲和掌聲。VISAR 展示了它正在發送的滿是 Thuriens 和 Terran 的房間的平移視圖的副本。

“非凡的！”Danchekker 有氣無力地說道。

隨後的交流大致遵循了它與鄧肯的台詞，但更詳細了一些。

技術數據包只是作為善意姿態而贈送的禮物。

發送出去的宇宙人，自然是已經掌握了情報，他們並沒有任何好處。這一系列測試的真正目的是訪問地球和 Thurien 的其他版本，而這只是一個開始，VISAR 將提取盡可能多的參考信息來描述探測器所擁有的宇宙抵達 身體特徵；地理；歷史；政治和社會組織；技術；藝術；海關；在可用時間內可以訪問的任何內容。通過將許多此類搜索的結果與投影儀上編程的設置相關聯，人們希望建立一個龐大的數據庫，使“親和力”參數能夠用更日常有意義的術語來解釋。電話聊天真的沒有必要。事實上，大多數計劃的測試都忽略了它。它只會變得重複，而新奇感無疑會很快消失。但與此同時，嘗試一些只是為了看看結果的衝動是不可抗拒的。也許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亨特最初的另一個自我如此健談。

亨特沒有說任何關於傑里·桑泰羅的投資技巧。

看起來他的另一個自己將有足夠多的思考空間關於。此外，他自己也不太確定 Formaflex 業務到底是什麼。

\*\*\*

現在可以確定投影探測器在何時何地出現

至此，這一系列的測試也讓多元宇宙理論的另一個預言得到了驗證。參與其中的每個人都想到了一個有趣的想法，即及時向密切相關的宇宙發送探測器聽起來是僅次於能夠預測未來的最佳選擇。然而，能量平衡方程表明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時間向前發展的事件所代表的不確定性的解決

形成熱力學第二定律，表示為增加的熵。多元宇宙物理學將熵和能量聯繫起來，投射到另一個宇宙需要越來越多的能量，因為目標現實的時間越來越接近發送端的“現在”，當時差變為零時變得無限大。也就是說，似乎存在著無法窺視未來的能量屏障。是否有一天它也會被打破，沒有人願意說甚至猜測。然而，MP2 的測試證實，該限制目前是非常真實的。

誠然，從時光倒流的探測器發出的信號正在穿越多元宇宙並進入他們的未來。但是 MV 方程討論的是定義波函數的投射能量，而不是隨後的信號能量和信息流。在他們的情況下，這是從發送端提供的。